《碧鸡漫志》疏证

江枰 疏证

古代曲学名著疏证

主编 刘崇德 龙建国 田玉琪

全国『十一五』古籍整理重点规划项目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河北省国学传承与发展创新中心协同项目

唐 段安节《乐府杂录》曾献飞 疏证

宋 王灼《碧鸡漫志》江枰 疏证

元 燕南芝庵《唱论》龙建国 疏证

明 徐渭《南词叙录》李俊勇 疏证

明 吕天成《曲品》李晓芹 疏证

明 李开先《词谑》周明鹃 疏证

清 焦循《剧说》龚贤 疏证

近代 王季烈《螾庐曲谈》周期政 疏证

责任编辑 熊 阳
封面设计 影响力文化
美术编辑 张 延
周牧云



《碧鸡漫志》疏证

主　编　刘崇德　龙建国　田玉琪
副主编　孙光军　李俊勇

江枰　疏证

古代曲学名著疏证

全国『十一五』古籍整理重点规划项目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鸡漫志》疏证 / 江枰疏证.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12
（中国古代曲学名著疏证/刘崇德，龙建国，田玉琪主编）
ISBN 978-7-5392-5162-2

Ⅰ.①碧… Ⅱ.①江… Ⅲ.①词（文学）—文学理论—中国—古代②碧鸡漫志—研究 Ⅳ.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2233 号

《碧鸡漫志》疏证
BIJIMANZHISHUZHENG
江枰　疏证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省和平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5162-2
定价：19.5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调换　电话：0791-86705643
投稿邮箱：JXJYCBS@163.com　电话：0791-86705643
网址：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02-2014-323

总　　序

相对于旧体诗文来说，词曲本为技艺之体，乃小道。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即将词曲"附于篇终"，因"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体颇卑，作者弗贵"，虽"未可全斥为俳优"，但"其于文苑，同属附庸"（《四库全书总目》）。此处"技艺"，即"伎艺"，所以写作技艺，乃笔下留有情面。而四库馆臣所以视词曲为"俳优"，盖二者同源于唐曲子，"同源而异流"。曲子本唐开元以来教坊伶人、梨园乐工之能事，所谓曲子词即其伎艺表演之歌辞台词。两宋以来其主流渐为士大夫"诗余"之长短句，以升为"雅词"。而宫廷乐舞之大曲、法曲，以及鼓子词、转踏、唱赚、诸宫调等，或自"九重转出"，或由文人游戏之笔，犹为伎艺表演之体，时人谓之"乐府"。同时又汇入俳谐、戏谑、俚俗之作，与"雅词"对称，遂降之为"曲"。词与曲两者如出昆仑，而派分江河。故曲体即词体，曲学亦词学也。上述所谓乐府伎艺之体，本杂以百戏、合生，自北宋末宣和间又与讲唱话本合流，"层累而降"，而为宋元戏文、杂剧、明清传奇。几百年间风尚屡迁，声腔数变。家弦户诵者，尽教坊梨园之旧声，兴会擅场者，乃书会行院之新本，词山曲海，作者如林。自明嘉靖昆腔曾独擅曲坛，至清乾嘉以后皮黄等板腔体兴，虽艺称梨园，部分花雅，其乐则已异宫调而废曲牌，依然依声填词之昆腔却屈居一隅，其流渐行渐远。则曲体又非词体，曲之自有其词。而亦恰值清乾嘉以后，常州派出，主尊体而倡诗化，于是词渐与诗文合流。后新文化运动起，词之与旧体诗文，一并以"死文学"逐出文坛，传统遂失。其学也成为"古典文学"一部分，犹隔世文学。曲则不仅皮黄一体被称为"国粹"，视为"国剧"，昆曲亦被尊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活着的艺术，其文化传统犹在。尤其是昆腔，其南北曲的十三宫调与

十七宫调，仍然保留着唐燕乐二十八宫调与宋词乐十九宫调的音乐体系；其数千只曲牌，可谓是宋元词曲的遗存。宋词元曲之活体亦尽在于此，故今人治词者不可不治曲也。词学亦曲学也。

现代曲学兴于王国维、吴梅、王季烈三大家，今其学犹传，然也颇支离。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傅惜华先生主编《中国古代戏曲论著集成》，选古代曲史、曲论、谱律等书 48 种，其十册，实为传统曲学之大成。而此选去取之精、校刊之严亦为治学之程式。多年来置之案头，奉为经典，然久憾其未有注疏。今从中选取《乐府杂录》、《碧鸡漫志》、《唱论》、《南词叙录》、《词谑》、《曲品》、《剧说》七种，加以注疏笺证。又从 48 种之外加入王季烈《螾庐曲话》一种，为《集成曲谱》附录本(后又有单行石印本)。此书论曲最为系统，亦治曲之要籍。此套丛书始编于八年前，其立项申报、组织编写皆出自龙建国教授之手，惜其两年前不幸病故。后续工作则由田玉琪教授总其成。今日此书得以出版，诸位青年学者所付心血如愿以偿，全赖江西教育出版社熊阳先生之功，谨以致谢。

刘崇德

2014 年 6 月 8 号于津门止舫斋

前　言

王灼，字晦叔，号颐堂，小溪（今四川遂宁市）人。生于北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卒于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以后[1]。王灼青年时曾饱读诗书，原本希望走传统的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道路。但正当他满怀信心到达汴京准备应考时，发生了靖康之难，那次考试被取消，北宋也随之灭亡。此后王灼主要奔走于江淮、川陕一带的抗金前线，靠为将帅作幕僚为职。他也曾在吴中、成都等地短期寓留。似未再参加过进士考试。后归老家乡遂宁。

王灼一生可谓偃蹇困顿，但他学识广博，著述甚丰。据史志和书录记载，他有《颐堂先生文集》57 卷、《碧鸡漫志》1 卷、《长短句》1 卷、《祭文》1 卷、《周书音训》32 卷、《蔬食谱》、《糖霜谱》7 篇。其中大部今已亡佚，现存完整者仅《碧鸡漫志》和《糖霜谱》，《颐堂先生文集》所剩不足 5 卷，《长短句》为近人朱祖谋辑得 27 首，改名《颐堂词》。另外在《播芳大全》、《永乐大典》等书中保存有十余篇佚文。胡传淮、刘安遇将王灼今存全部著述编为《王灼集校辑》一书，有巴蜀书社 1996 年 9 月版，是今所能见到的王灼的全部文字。

这些文字中，《碧鸡漫志》一书专门探讨了声歌的起源和递变问题，对晚唐至南宋初期的重要词人作了评点，又考索了隋唐以来的部分燕乐乐曲的产生和演变过程。该书体例较完备，评论也颇准确，考证甚为翔实，近年来获得了学人越来越多的重视。尤其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专题论文更是不少，如颜翔林《论〈碧鸡漫志〉的词学思想》（《文学遗产》2003 年第 4 期）、黄世民《王灼〈碧鸡漫志〉的诗词乐关系探微》（《钦州师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 年第 2 期）、谢桃坊《唐宋燕乐歌词的历史考

察——论〈碧鸡漫志〉的主旨及其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4 月版《词学辨》第 34 页)等文章都论述全面,甚有见地。

今天这种对《碧鸡漫志》的重视应该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是我们今天的词学研究更加深入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因该书在当今仍然有其理论价值,而这种价值正在得到更加清楚的发现和认识。

《碧鸡漫志》的理论价值首先体现在它始终没有脱离词是音乐文学的本质属性。对于今天的词学研究来说,这可能是最值得我们借鉴或者说最应该努力的方向。王灼充分认识到词句配乐后的效果:“诗至于动天地,感鬼神,移风俗,何也? 正谓播诸乐歌,有此效耳”。但词又不是只从属于曲调,而是有其独立的地位。因此王灼认为唐宋以来“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的创作程序是“倒置甚矣”,因为古乐府“或由乐定词,或选词配乐,初无常法”,元稹强分彼此实不足取。从全书的结构安排来看,也可以发现王灼重视词曲结合,但二者又各有其独立价值的用心:卷一总论歌曲的源流。而歌曲分为词和曲两部分,所以接着对二者分别加以论述。卷二论歌曲的词。他评论诸家词高下的主要着眼点是词本身的内容和魅力。在探讨各家词风格和先后承传的关系时,也都以词本身为依归。按今天的标准来看这属于从纯文学的角度立论。卷三、四、五论歌曲的乐曲,探索其源头,梳理其流变的经过。其总一分一分的结构是清晰的。与此结构相应的是每部分各有一篇重要文字:卷一的“歌曲所起”,卷二的“各家词短长”和卷三的“霓裳羽衣曲”。另外,王灼在序中称“因旁缘是日歌曲,出所闻见。仍考历世习俗,追思平时论说,信笔以记”,说明书中所论及的一些曲调是现场欣赏演出后再对之加以考寻的,也即他的论述不但紧密结合着音乐,还是立足于当时正在演出的曲目,有活色生鲜的现场材料作依据。

反观我们今天的词学研究,大多只是单纯对歌词文本的研究,其对象和范围是词本身,属于较为狭深的文学研究范畴,很

少能结合其音乐属性。这可以说只相当于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的研究内容。这种状况当然有古谱早已亡佚和无法认读等客观原因,但总是得承认我们被迫脱离其曲调的词学研究是残缺不全并应尽力改变了。所以,《碧鸡漫志》这种紧密结合乐曲来研究词的方法无疑是全面的,应是我们借鉴和努力的方向。

《碧鸡漫志》的词学理论方面值得强调的另一点,是它对东坡词风真正从理论上的提倡和重视。这是和当时歌词创作向东坡词风靠近的倾向相呼应的。可以说王灼对东坡词"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的称赏以及标示"东坡指出向上一路"的论点,和与之同时的胡寅《酒边集序》中对东坡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然乎尘垢之外"(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第212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的倡导,是词坛从理论上转向的重要标志,也为后来辛派词人的崛起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这是对词坛的阳刚之气的呼唤,对慷慨激昂的战歌的欣赏。这也是和靖康之难后歌词创作需要表达和反映时代的潮音的要求相一致的。但王灼并不反对形式的精致工整,认为周邦彦和贺铸的词"语意精新"是为例证。

当然,《碧鸡漫志》的论点也有一些难以获得认同之处,如他对柳永词的激烈批判;认为李清照词无所顾忌,以及因其再嫁而指责她"晚节流荡无归"等。另外,王灼为强调诗最初本为歌也可歌的原貌,极力坚持诗词不分科的主张,也不甚合时宜。因为毕竟诗在当时已经基本脱离音乐而独立了,词代替了这个和音乐相结合的位置,对此现状他似乎无意承认。还有他不时流露出来的今不如古的观点,都颇值得商榷。当然,这些不足之处并不能否定该书的总体价值。

除了其理论方面的贡献,《碧鸡漫志》在文献方面的价值也很值得重视。从词方面来看,只见于本书的词作如李廌的《品令》、黄大舆仅存的《虞美人》词和《更漏子》残句、莫少虚各存一

阕残句的两首《浣溪沙》、宇文虚中的《迎春乐》等，唐圭璋的《全宋词》、《全金元词》都是据本书收录。本书卷2“贺方回石州慢”条，还记录了曾见过的贺铸《石州慢》词的草稿，给读者留下了与后来改定后的词作相比对的机会，从而展示了该词的创作修改过程。这对贺铸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难得的材料。就诗歌而言，晚唐诗人罗隐《上亭驿》一诗一直以来只有残句，全诗保存在《碧鸡漫志》卷5“雨淋铃”一条中，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整理罗隐的全集时才据以收录。

唐宋以来出现了不少笔记杂录性质的著作，王灼在撰写《碧鸡漫志》时有较大量的引录。后来其中一些书或书的部分内容亡佚了，因《碧鸡漫志》的流传而得以保存。如钱熙祚在校刊《乐府杂录》时，“歌”一条中，原本只有韦青、永新、张红红等人的介绍，无骆姓歌者的记载，后据《碧鸡漫志》卷4“何满子”条补入“灵武刺史李灵曜置酒，座客姓骆唱《河满子》……”这部分内容。《脞说》早已亡佚，王灼本书引录达9次，这些材料因而得以保存。杜佑的《理道要诀》，今人也难睹其真容，王灼曾8次引用其中的内容。这些例证已足以说明《碧鸡漫志》一书这方面的价值了。

王灼用了3卷的篇幅考证唐以来可以考见曲名或仍在演出的曲调的来龙去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张、王二家听歌赏舞后，回到寓所而作。说明有些曲调是这两家的家庭乐队曾经演出过的曲目，它们无疑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尽管数量不多，并不能够代表当时整个歌曲创作的整体面貌和水平，但其成果仍不容小视。对此，吴熊和评曰：“王灼的《碧鸡漫志》主要为宋词上溯唐曲之源，是宋人考证词调的专著。其卷3至卷5，详述曲调源流，对《霓裳羽衣曲》等29个曲调（谢桃坊进一步分为32个曲调），逐一溯其得名的缘起，与其渐变为宋词的沿革经过。《碧鸡漫志》的这些乐曲考证，创立了‘词调溯源’这一研究课题，成为宋人词学中的一项专门之学”，“《碧鸡漫志》考证唐宋乐曲之变

的主要方法，可以归纳为：一、辨明曲体；二、辨明宫调；三、辨明词体。《碧鸡漫志》考证词调，尤重在辨明古乐府与今乐府之别，声诗与长短句词之别，唐调与宋调之别。这三点对于考证词曲的源流演变，都很重要”(《唐宋词通论》第414－41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1月版)。所以《钦定词谱》录入王灼考索过的词调时，对王灼的论述多有采录引用。

据岳珍统计，《碧鸡漫志》一书现存的共有14个版本：元陶宗仪《说郛》本、明吴宽丛书堂抄本、明祝允明手抄本、明陶珽重校《说郛》本、明钟人杰、张遂辰《唐宋丛书》本、明天一阁藏手抄本、明汲古阁藏手抄本、清钱曾家藏本、清《古今图书集成》本、清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清文渊阁《四库全书》之《说郛》本、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曹溶《学海类编》本、唐圭璋《词话丛编》本。各本残缺和讹误之处不少。岳珍搜罗到了这些存世的全部版本，一一比对辨析，形成《碧鸡漫志校正》一书。这本书的出版，从文字校勘方面几乎宣告了其它版本价值的终结。无论是对千载前的王灼，还是对千载后的当今读者，都可谓功莫大焉。该书不但校正严谨，很多地方还有精详的辨析，如关于“情性”还是“性情”(8－10页，29－31页)、“郑嵎”还是“郑愚”(57－60页)，都在广征博引的基础上加以论析，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王兆鹏在《词学史料学》一书中介绍《碧鸡漫志》时，即云该书“以岳珍《碧鸡漫志校正》本最完善。”(中华书局2004年5月版，第412页)。

既然这是一个最完善的版本，我们就没有理由不以它作为阅读和研究的首选版本。因此本书采用《碧鸡漫志校正》作底本。但也参考一些常见的版本，如《词话丛编》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罗济平以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的校点本、陶宗仪《说郛》本、陶珽《说郛》本、四库全书本，以及岳珍因其讹误实在太多而弃置不用的《中国戏曲论著集成》本。

在注释时，一般情况都直接采用该书经比堪后确认的原文，

不再引录其校记。但有几种情况例外：一是极个别可以再斟酌之处，需要点明其看法时；二是不同版本文字其文意差别较大时，会提及《校正》的取舍；三是遇到考辨精审之处，会特加引述；四是几种版本某处虽有不同，但皆通，可并存者。这些引录都注明该书的页码，以便读者查对。

"疏证"本义是对古书的补充、校订、考证和阐释。对《碧鸡漫志》的补充、校订和考证的工作至《碧鸡漫志校正》已算集大成，对它的阐释实际上该书也完成了很大一部分。本书所作的工作主要是对《碧鸡漫志》原书中所涉及到的人名、书名加以介绍，对所引用的诗文出处加以查考，并根据需要作适当补充，对一些专门术语作出解释，对部分条目以加案语的方式作进一步的讨论。当然有些无法查考或由于学养非薄不能理解的地方，也存疑待考，不敢强作解人。这些工作无疑会贻笑于大方之家，只是对于希望对原文所引用的内容作进一步了解的普通读者来说，略可省去一些翻检之劳。本书的价值已不过如此，但它对"疏证"者本人而言，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学习和提高的过程，也真诚希望在阅者的批评中获得更多教益。

注释：

① 关于王灼的生卒年有两说：一为生于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1)，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之后，谢桃坊主此说；一为生于北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卒于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以后，岳珍持此说。二说皆是通过考证王灼《颐堂先生文集》卷5《次韵李士举丈除夕》三首其三中"镜里丝丝发，平明六十春"的作年后，再上推59年而得出其生年的。为考这首诗的作年，二说都引用了同书卷3的《次韵李士举丈感春》诗后的自注："宣抚招讨公取德顺，张形势，欲吞全陕，功将成矣。圣主念两国赤子，有诏颁师移屯蜀口。"为考察注中所述史事发生之时，

谢桃坊列举的证据重在“移屯蜀口”一事，认为《次韵李士举丈除夕》作于绍兴九年(1139)除夕，《次韵李士举丈感春》作于绍兴十年(1140)春天；岳珍所列证据既顾及到“奉诏班师”之事，更注意到“取德顺，张形势，欲吞全陕”的大好局面出现的时间，认为《次韵李士举丈感春》作于隆兴元年(1163)春天，《次韵李士举丈除夕》作于是年的除夕。岳珍的结论更有说服力。另外，谢桃坊主张王灼生于1081年的结论与其所写的《姜夔事迹考辨》一文也有冲突。该文认为姜夔生于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而其《王灼事迹考》一文的附记中补充了周密《齐东野语》卷12的一则资料：“姜尧章自叙，言当时俊士有王晦叔等与之交游”。如是，姜夔至小也应在15岁以后方能与当时名辈交游，那时，王灼已是近95岁的高龄了。故不取谢说。（参见谢桃坊《词学辨·王灼事迹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384—386页，第397页；岳珍《碧鸡漫志校正·王灼行年考》，巴蜀书社2000年7月版，第177—181页，第190—193页）

目　录

卷 三

卷 四

碧鸡漫志序

乙丑冬，予客寄成都之碧鸡坊妙胜院[①]。自夏涉秋，与王和先、张齐望所居甚近[②]。皆有声妓，日置酒相乐，予亦往来两家不厌也。尝作诗云：“王家二琼芙蕖妖，张家阿倩海棠魄。露香亭前占秋光，红云岛边弄春色。满城钱痴买娉婷，风卷画楼丝竹声，谁似两家喜看客？新翻歌舞劝飞觥。君不见东州钝汉发半缟，日日醉踏碧鸡三井道”[③]。予每饮归，不敢径卧。客舍无与语，因旁缘是日歌曲，出所闻见。仍考历世习俗，追思平时论说，信笔以记。积百十纸，混群书中，不自收拾。今秋开箧偶得之，残脱逸散，仅存十七[④]。因次比增广成五卷，目曰《碧鸡漫志》。顾将老矣，方悔少年之非。游心淡泊，成此亦安用？但一时醉墨，未忍焚弃耳[⑤]！己巳三月既望，覃思斋序[⑥]。

【疏证】

① 乙丑，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碧鸡坊，东汉李膺《成都记》云：“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曰碧鸡坊。”杜甫《西郊》诗云：“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苏轼《次韵蒋颖叔〈凝祥池〉》诗：“似知金马客，时梦碧鸡坊”；陆游《病中久止酒有怀成都海棠之胜》：“碧鸡坊里海棠时，弥月兼旬醉不知”，《海棠歌》：“碧鸡海棠天下绝，枝枝似染猩猩血”。可见碧鸡坊从中唐至南宋数百年间皆有其地名。大致说来，碧鸡坊在唐时是一个清静去处，唐末曾毁于战火，宋代重建后，其具体地址或有变迁，成为游赏佳处。妙胜院，似为禅院，不详其处。

② 王和先，生平不详。王灼有《王氏碧鸡园六首》咏其园中景物，可见是当地富厚之家。张齐望，生平无考，其身份家境应大致和王和先相类。

③ 该诗题作《戏王和先张齐望》，见《颐堂先生文集》卷 2。四部丛刊本。

④ "今秋"，岳珍辨析上下文后，认为不可能在 3 月 16 日书已告成，却又在同年的秋天才开始整理编订。故此处应改为"去秋"、"昨秋"之类(《碧鸡漫志校正·碧鸡漫志序》"校记"第 2 页，巴蜀书社 2000 年 7 月版)。谢桃坊《王灼事迹考》一文中引用《碧鸡漫志序》时将"今秋"径改为"去秋"，并注曰："原文为'今秋'，末署'己巳三月既望'，显然'今秋'当是'去秋'之误。该稿之修改整理自去年秋天开始，迄于己巳春三月完成。"(见《词学辨》第 390、39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4 月版)；却又在《读〈词话丛编〉札记》一文中认为"今秋"当是"今春"之误(《词学辨》第 469 页)。似"去秋"较合理。

⑤ "一时醉墨"，《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作"平昔残墨"。

⑥ 己巳，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既望，农历十六日。覃思斋，应为王灼的书房名。据此可以推测，王灼此书最后完成于遂宁老家。

【案语】

此序交代了全书开始写作至完稿的具体时间，创作、命名的缘起，以及写作的具体经过。在时间的表述上有致歧义之处，如"自夏涉秋"，究竟是乙丑年的夏秋，还是第二年(丙寅)的夏秋？从上下文语意推测，似指第二年的夏秋。那么，王灼并非从乙丑冬天开始写作此书，而是丙寅(1146)年夏秋间每次去王、张二家欣赏完声妓演唱后回到寓所，才开始动笔的。那么《碧鸡漫志》从"信笔以记"到最后完稿，应是从绍兴十六年(1146)至十九年(1149)。

其中"因旁缘是日歌曲，出所闻见。仍考历世习俗，追思平时论说，信笔以记"数句，说明他后三卷所考证的曲调主要是当时欣赏到的曲目，也证明他书中所论列的唐宋曲调，那时仍然在

传唱。于是他溯其源流，明其变化，并加上平时的感悟和思考，形诸文字。因此此书后3卷是在记录一首首经典歌曲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1.1 歌曲所起

或问歌曲所起，曰：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①。《诗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②。《乐记》曰："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③。故有心则有诗，有诗则有歌，有歌则有声律，有声律则有乐歌。永言，即诗也，非于诗外求歌也。今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倒置甚矣。而士大夫又分诗与乐府作两科。古诗或名曰乐府，谓诗之可歌也。故乐府中有歌有谣，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乐府，特指为诗之流，而以词就音，始名乐府，非古也。舜命夔教胄子，诗歌声律，率有次第④。又语禹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⑤。其君臣赓歌《九功》、《南风》、《卿云》之歌，必声律随具⑥。古者采诗，命太师为乐章，祭祀、宴射、乡饮皆用之。故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⑦。诗至于动天地，感鬼神，移风俗，何也？正谓播诸乐歌，有此效耳。然中世亦有因筦弦金石，造歌以被之，若汉文帝使慎夫人鼓瑟，自倚瑟而歌。汉、魏作三调歌辞，终非古法⑧。

【疏证】

①《舜典》，今本《尚书》篇名，为《虞书》第二篇，第一篇为《尧典》。孔安国《尚书序》称伏生以《舜典》合于《尧典》，故伏生所传《尚书》无《舜典》。伪古文《尚书》出，仍无《舜典》。齐代姚

方兴自称得“曰若稽古帝舜”以下28字，乃割《尧典》“慎徽五典”以下置于后，题为《舜典》。唐孔颖达作《尚书正义》依其说，后世沿用，遂为今通行本。本文所引原文为“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前二句谓诗用言辞表达内心情志，歌则是将这些言辞吟唱出来。永，使声音延长并徐缓地发出。声谓五声：宫、商、角、徵、羽。律谓六律六吕，十二月之音气。后二句谓当依声律以和乐。

②《诗序》，即《诗大序》。《诗经》在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授，后其余三家逐渐消亡，独《毛诗》得以流传。《毛诗》的每章前都有一篇序言，解释此诗的主题，通常称为小序。但第一篇《关雎》前的序不但解释该诗的主题，还概论全书，阐述了诗歌的性质、产生情况及其内容特色和时代的关系等问题，被称为《诗大序》。原文全句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正义·乐记》（卷39）亦云：“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③《乐记》，《礼记》篇名，见《礼记正义》卷37—39。《史记》题作《乐书》。为战国至秦汉间儒家所作。原有二十三篇，戴圣以十一篇辑入《礼记》，其余十二篇亡失。该书论述乐之起源、古乐新乐之区别及其社会作用等，尤其强调乐的政教化俗作用。因为记乐之义，故名。为我国古代音乐理论之代表作。此处所引见《礼记正义》卷38，原文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

④ 舜，传说时代的古帝名，其事见《尚书·尧典》、《史记·五帝纪·虞舜》。夔，传说为舜帝的乐官，和任谏官的龙一起并为夔的二臣。胄子，古帝王和贵族的长子，皆入国学，称胄子。

⑤ 原文见《尚书·虞书·益稷》(《尚书正义》卷5)，五言，即仁、义、礼、智、信，称五德之言。谓欲通过对乐歌谣曲的感受和欣赏，以体察天下是得到治理还是遭到忽怠；以出纳仁义礼智信五德之言，施于人民，以淳化世风民俗。

⑥《九功》，《尚书·虞书·大禹谟》："九功惟叙"。疏曰："养民者使水、火、金、木、土、穀六事惟当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当谐和之。"此处指君臣同唱以这六府三事之功为内容的歌曲。《南风》，《礼记·乐记第十九》云：昔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卿云歌》，古歌名。相传为虞舜所作。其词曰："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见《尚书大传·虞夏》。卿云，亦作"庆云"、"景云"，古人以为祥瑞。

⑦ 原文出自《诗大序》。

⑧ 三调歌辞，汉代乐府相和歌的平调、清调、瑟调的合称，也叫清商三调。南北朝至隋唐，以清、平、侧为三调。谢灵运《会吟行》"三调贮繁音"，《文选》注引沈约《宋书》："第一平调，第二清调，第三瑟调，第四楚调，第五侧调。然今三调，盖清、平、侧也。"参阅《旧唐书·乐志二》、宋沈括《梦溪笔谈·乐律一》。

【案语】

关于音乐的产生，王灼认为生于人心。喜怒哀乐交集于心，必须有恰当的方式抒发出来，而音乐就是表达这些情绪的最自然的方式。从本原意义上寻找音乐的起源，当然无可辩驳。但其他的文艺形式也可以说是源自人心，故这一论点并未从起源的角度揭示出音乐产生的独有特征。

因为新兴燕乐的风行，乐工和词家们"倚声填词"，这时词是歌词，必须和乐演唱，并没有独立的地位。押原韵进行诗歌唱酬

往来本是文人的雅好，所以在同一乐曲下填入新词演唱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过唱和诗歌只是同韵，同一曲牌的词却是同曲调。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一曲多词成为普遍现象。当这个曲调逐渐失传后，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同一词牌的若干首只能诵读的词。它们句数、字数、平仄和押韵的位置都相同。从文学的角度说，它们从音乐的附属地位独立成格律要求更严格的新诗体。从音乐的角度说，它们是已僵死的歌词，规格一致，但却不能再按原调演唱了。

王灼不是对先曲后词的歌曲创作流程表示不满的第一人。早在北宋中期，王安石就对“倚声填词”这个传统提出过疑问。他说：“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赵令畤《侯鲭录》卷七）王灼明确提出应“先制词，后声律”的观点，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至今的歌曲创作，绝大多数是按这样的程序进行的。

王灼这观点来自《礼记·乐记第十九》：“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礼记正义》卷第三十七）

本文值得重视的两句话是：“永言，即诗也，非于诗外求歌也”及“诗至于动天地，感鬼神，移风俗，何也？正谓播诸乐歌，有此效耳”。前句代表作者诗乐同源同体的核心思想，明确反对先乐后词的歌曲创作模式；后句特别强调了诗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感染力，是因为配以声律并加以传唱的缘故，而不是仅仅吟诵的结果。这对今天的歌曲创作仍有指导意义，毕竟一般说来对一首诗词加以朗诵是不如对之恰当配乐后加以歌唱那样感动人心的。

1.2 歌词之变

古人初不定声律，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唐、虞三代以来是也，余波至西汉末始绝[①]。西汉时，今之所谓古乐府者渐兴，晋、魏为盛。隋氏取汉以来乐器歌章古调，并入清乐，余波至李唐始绝[②]。唐中叶虽有古乐府，而播在声律，则尠矣[③]。士大夫作者，不过以诗一体自名耳。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后世风俗益不及古，故相悬耳[④]。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词之变。

【疏证】

① "三代"，现存《碧鸡漫志》诸版本多作"禅代"，独傅增湘所校知不足斋本、天一阁本和汲古阁本作"三"。岳珍辨析云："三代"指尧、舜、禹三位古帝王时代，"禅代"指上古帝王让位于贤者的政治继承制度，以别于后来的世袭制。据上下文意，作者强调的是不同的时间段落里乐歌产生的方式及特征，应以"三代"为妥。本书卷二"《乐章集》浅近卑俗"条有"自唐虞三代以前"之句，作者所著《颐堂先生文集》卷一《荆玉后赋》有"昔在唐虞三代以来"，可以和此处互证。参见岳珍《碧鸡漫志校正》3－4页。

② 清乐，此处为清商乐的简称。清商乐是东晋、南北朝间，承袭汉魏相和诸曲，吸收当代民间音乐发展而成的"俗乐"的总称，简称清商，至隋炀帝时改称清乐，此后成为隋、唐燕乐的一部。《旧唐书·音乐志》云："清乐者，南朝旧乐也。"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胡部乐》云："外国之声，前世自别为四夷乐。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

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可见他也以清乐泛指汉、唐间的俗乐。

③ "尠"，同"鲜"，"尟"的俗字。《说文解字》："尟，是少也"。

④ 悬，悬绝，相去甚远，无所依傍。

【案语】

本段文字将中国数千年之歌词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上古的即兴歌唱、汉魏乐府歌曲、唐宋曲子词。并指出中唐时一些乐府诗已脱离声律而独立，较少被之管弦了。这应是指自杜甫至白居易等人自拟新题写时事的诗歌，以及韩愈、李贺等仍以乐府旧题创作的诗歌。它们主要是供阅读而不是供演唱，所以"播在声律"的很少。

认为唐宋词、汉魏乐府和《诗经》及之前的上古歌谣一脉相承无疑是有见地的看法。

1.3 古者歌工乐工皆非庸人

子语鲁太师乐，知乐深矣①。鲁太师者，亦可语此耶？古者歌工、乐工皆非庸人，故挚适齐，干适楚，缭适蔡，缺适秦，方叔入河，武入汉，阳、襄入海，孔子录之②。八人中，其一又见于《家语》③。孔子学琴于师襄子，襄子曰："吾虽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习"是也④。子贡问师乙："赐宜何歌"⑤？答曰："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⑥。师乙，贱工也，学识乃至此。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⑦。歌之妙不越此矣。今有过钧容班教坊者，问曰："某宜何歌"⑧？必曰："汝宜唱田中行、曹元宠小令"⑨。

【疏证】

① 见《论语·八佾》，原文为："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已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太师，乐官名。

② 见《论语·微子》，原文为："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鲁国在哀公时，礼崩乐坏，乐师们都离开鲁国到别的地方去了。孔子对此事作了记载，王灼认为是古时候乐工皆非平庸之人的证明。

③ 即《孔子家语》，《汉书·艺文志》著录该书27卷，至唐已亡佚。今本10卷、44篇，为三国魏王肃所传。其书杂采秦汉诸书所载孔子的遗文逸事，综合以成篇。后人多疑为王肃伪作。

④ 见《孔子家语》卷八《辨乐解》,原文为:"孔子学琴于师襄子。襄子曰:吾虽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习,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孔子有所缪然思焉。有所□然,高望而远眺,曰:丘迨得其为人矣。黮而黑,颀然长,旷如望羊,掩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为此?"按:师襄为春秋卫国乐官,也称师襄子,和《论语·微子》所记之鲁国负责击磬的襄是两人,《孔子家语》混为一人。王灼此处沿袭其误。

⑤ 此处的对话和下文的引文都出自《礼记·乐记第十九》。子贡,公元前520—前?年。姓端木,名赐,字子贡,一作子赣。春秋卫人,孔子弟子。能言善辩,经商致富。曾任鲁、卫两国丞相。《史记·仲尼弟子传》云:"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可见其纵横捭阖的能力也颇惊人。师乙,不详生平,应是春秋乐工。

⑥"爱者",多本作"慈爱者"。岳珍有详实的辨析(《碧鸡漫志校正》第5—6页)。"爱者宜歌《商》",郑玄注云"爱,或为哀","商,宋诗也"。《辞源》注"商歌,悲凉低音的歌","商声,凄怆的声音"。从"商人识之,故谓之商"推测,商应指宋国地区流行的歌曲。《齐》,齐国地区的歌。《颂》、《大雅》、《小雅》、《风》,《诗经》按内容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诗有十五国风,雅诗分大雅、小雅,颂诗分周颂、鲁颂和商颂。颂诗一般用于庙堂祭祀等比较庄严的场合,《诗序》即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雅诗是周王朝王都的歌。雅旧训为"正",是与"夷俗邪音"不同的正声。《诗序》说雅指王政的所由废兴,而王政有大小,故有《大雅》和《小雅》的区别。后世多以反映王朝的重大措施或事件的诗歌为大雅,并以此为正声。其中《大雅》多西周初年的作品,《小雅》的大部分是西周后期及东周初期贵族宴会的乐歌,小部分是批评当时朝政过失或抒发怨愤的民

间歌谣。风诗为各国的民歌。

⑦《礼记·乐记第十九》关于这段内容的原文为:"子赣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商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礼记正义》卷39)案:郑玄注云此文因错简和衍字等原因,导致自"爱者宜歌商"至"故谓之商"有误,应改为"宽而静、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

⑧ 钧容班,即钧容直,宋时御驾出行时的仪仗乐队。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诏籍禁军中之善乐者,命曰引龙直。他们以骑吹形式在贴近皇帝的车驾前后演奏教坊乐,稍外是鼓吹前部、鼓吹后部。淳化四年(993),根据原禁军单位,改名为钧容直或东西班,也取钧天之意。《都城纪胜》称为"钧容班"。《武林旧事》列于"乾淳教坊乐部"条中,称为"马后乐"。见《宋史·乐志十七》、《宋史·仪卫志》。

⑨ 田中行,北宋中后期词人,擅谐谑。王灼在本书卷二"各家词短长"条云:"田中行极能写人意中事,杂以鄙俚,曲尽要妙,

当在万俟雅言之右。然庄语辄不佳。尝执一扇，书句其上云：'玉蝴蝶恋花心动'。语人曰：'此联三曲名也，有能对者，吾下拜'。北里狭邪间横行者也"。然现存词作很少，《阳春白雪》卷五录其词一首，《金谷遗音》录其一断句。曹元宠，即曹组，北宋后期滑稽词派的代表词人，其词能让"闻者绝倒"，王灼称其为"滑稽无赖之魁"（见本书卷二"各家词短长"条）。他不但其俳谐词脍炙人口、名噪一时，其雅词也合乎音律、工于体物，能化俗为雅，时人模仿取法者众。王灼云"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见本书卷二"东坡指出向上一路"条）。也能文工诗。但在后世影响不大。

【案语】

与其说王灼在肯定古代的歌工乐工，认为他们皆非等闲之辈，还不如说是表达对当代乐坛的不满。因为如师乙这样的贱工也明白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感应用不同风格的音乐，并对旋律舒徐高低变化的要求有如此清晰的把握，而当今钧容班教坊的专业音乐家们只是建议使用流行的俳谐歌曲，而不问其他，显然不如古人了。

1.4 汉初古俗犹在

刘、项皆善作歌，西汉诸帝如武、宣类能之[①]。赵王幽死，诸王负罪死，临绝之音，曲折深迫[②]。广川王通经，好文辞，为诸姬作歌尤奇古[③]。而高祖之戚夫人，燕王旦之华容夫人两歌，又不在诸王下[④]。盖汉初古俗犹在也。东京以来，非无作者[⑤]。大概文采有余，情性不足[⑥]。高欢玉碧之役，士卒死者七万人，惭愤发疾，归使斛律金作《敕勒歌》，其辞略曰："山苍苍，天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⑦]。欢自和之，哀感流涕。金不知书，能发挥自然之妙如此，当时徐、庾辈不能也[⑧]。吾谓西汉后，独《敕勒歌》暨韩退之十《琴操》近古[⑨]。

【疏证】

① 刘、项，刘邦、项羽。相传刘邦作有《大风歌》，项羽作有《虞兮歌》。武，汉武帝刘彻。宣，汉宣帝刘询，汉武帝曾孙，公元前91—前49年在世，在位25年（公元前73—前49年）。他在位时能励精图治，任贤用能，减轻赋税徭役。又逢匈奴因内乱分为南北两支，两单于皆遣子入侍，故外患也少。是西汉较有作为的皇帝之一。《汉书》有纪。

② 赵王，刘友，因谗为吕后所幽囚而死，以民礼葬之，谥曰幽王。其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快中野兮苍天与直。于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见《汉书·高五王传》（卷三十八）。

③ 广川王，即刘去，通《易》、《论语》、《孝经》，好文辞、方技、博奕、倡优。听信宠姬阳成昭信的谗言，惨毒地虐杀侍姬婢女十

余人，并使奴杀害其师父子。后罪泄，徙上庸，道上自杀。本传录他所作歌二首，一为"背尊章，嫖以忽。谋屈奇，起自绝。行周流，自生患。谅非望，今谁怨?"为因昭信谗将害其姬陶望卿时所作。一为"愁莫愁，居无聊。心重结，意不舒。内茀郁，忧哀积，上不见天生何益？日崔隤，时不再。愿弃躯，死无悔。"为因同情被昭信拘锁的其他姬妾而作。两歌有"使美人相和歌之"、"教诸姬歌之"的记录。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卷五十三)

④ 戚夫人，汉高祖妾，赵王刘如意母。因高祖屡欲废太子，立如意，为吕后所深忌。高祖死，戚夫人先是被吕后囚于永巷，并"髡，钳，衣赭衣，令舂"，她"舂且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激怒的吕后想方设法毒死赵王后，再"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如意谥曰隐王。见《史记·吕后纪》、《汉书·外戚列传上》。华容夫人，燕王刘旦知其谋反事将不遂，置酒宴宾客群臣妃妾，歌曰："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华容夫人起舞和曰："发纷纷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两渠间兮君子独安居。"见《汉书·武五子传》。"两"，有的版本作"所"。

⑤ 东京以来，即东汉以来。东汉定都洛阳，在西汉都城长安之东，故有东京之称。

⑥ "情性"，有版本作"性情"。岳珍《碧鸡漫志校正》对之作了详实的辨析，断定应为"情性"。见该书第 8—10 页。

⑦ 高欢，公元 496—547 年，一名贺六浑。北魏大将，拥立孝武帝元修，自任大丞相，后逼帝西投宇文泰，再立孝静帝元善见，北魏由此分东魏、西魏。前后专魏政十六年。其子高洋废东魏建北齐，追尊为献武帝，后主高纬改谥曰神武皇帝。《北齐书》、《北史》皆有纪。玉璧，古城名，今山西西南稷山县南。城周围八十里，四面临深谷。史载高欢于公元 546 年 9 月率军围此城五旬而不拔，损兵七万，又身染重病，于 11 月被迫班师。上表

求解都督中外诸军事之职，获准。为消弭西魏所传被弓箭射伤的谣言，高欢“乃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作《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斛律金，高欢称其“敕勒老公”，“性遒直”，生平无考(见《北齐书·神武下》)。所作《敕勒歌》以其清新自然，向为人所称道，如元好问赞曰：“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遗山集》卷十一《论诗三十首》)前两句他书均作“天苍苍，野茫茫”。

⑧ 徐、庾辈，徐陵、庾信等人。徐陵，公元507—583年，字孝穆，南朝梁陈时著名文人。诗文风格绮艳，与庾信齐名，时称徐庾体。有《徐孝穆集》。庾信，公元513—581年，字子山。先仕南朝梁，擅宫体诗，文章绮丽。后出使西魏，被留置不还。西魏亡，仕北周。虽居高位，但常有乡关之思，故诗文一改在南朝时的绮靡风格，趋于沉郁。杜甫赞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工部诗集》卷七《戏为六绝》)，“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杜工部诗集》卷十五《咏怀古迹五首》)。有《庾开府集》、《庾子山集》，均为后人所辑。

⑨《琴操》，见《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一。《风俗通》云：“凡琴曲，忧愁而作，命之曰操。操者，言困阨穷迫，犹不失其操也。”蔡邕《琴操》：“古琴曲十有二操。”韩愈作有十首，依次为《将归操·孔子之赵，闻杀鸣犊作》：“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将济兮不得其由。涉其浅兮石啮我足，乘其深兮龙入我舟。我济而悔兮将安归尤？归兮！归兮！无与石斗兮，无应龙求。”《猗兰操·孔子伤不逢时作》：“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今天之旋，其曷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贸贸，荠麦之茂。子如不伤，我不尔觏。荠麦之茂，荠麦之有；君子之伤，君子之守。”《龟山操·孔子以季桓子受齐女乐，谏不从，望龟山而作》：“龟之氛兮不能云雨，龟之枿兮不中梁柱，龟之大兮祇以奄鲁，知将隳兮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余归辅。”《越裳操·周公作》：“雨之施物以孳，我何意于彼为。自周之先，其艰其勤。

以有疆宇，私我后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临孔威，敢戏以侮。孰荒于门？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拘幽操·文王羑里作》："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肃肃兮听不闻声。朝不见日出兮夜不见月与星，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呜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岐山操·周公为太王作》："我家于豳，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今狄之人，将土我疆。民为我战，谁使死伤？彼岐有岨，我往独处。尔莫余追，无思我悲。"《履霜操·尹吉甫子无罪为后母谮而见逐，自伤作》："父兮儿寒，母兮儿饥。儿罪当笞，逐儿何为？儿在中野，以宿以处。四无人声，谁与儿语？儿寒何衣？儿饥何食？儿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众儿，有母怜之。独无母怜，儿宁不悲？"《雉朝飞操·牧犊子七十无妻，见雉双飞，感之而作》："雉之飞于朝日，群雌孤雄，意气横出。当东而西，当啄而飞。随飞随啄，群雌粥粥。嗟我虽人，曾不如彼雉鸡。生身七十年，无一妾与妃。"《别鹄操·商陵穆子娶妻五年无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闻之，中夜悲啸，穆子感之而作》："雄鹄衔枝来，雌鹄啄泥归。巢成不生子，大义当乖离。江汉水之大，鹄身鸟之微。更无相逢日，且可绕树相随飞。"《残形操·曾子梦见一狸，不见其首作》："有兽维狸兮我梦得之，其身孔明兮而头不知。吉凶何为兮觉坐而思，巫咸上天兮识者其谁？"

【案语】

王灼一再强调作歌应"近古"，崇尚"古俗"、"奇古"。他所谓"古"的核心是"情性"，而不是文采。考他所推举的刘邦、项羽和汉初诸王诸姬所作歌曲，或慷慨激昂，或悲愤怨怼，或哀惋忧伤，都是有感而发，出自真情，且形式自由，不拘格套。

东汉后之歌曲，他仅肯定《敕勒歌》和《琴操》，或许嫌于武断。但他推许《敕勒歌》的清新天然，认为不知书的斛律金胜过徐陵、庾信这些讲究雕琢的文人，也是他们不能发挥如此的"自然之妙"的缘故。对韩愈的《琴操》，他没有加以论述。从这些作品本身的特征来看，韩愈是代古人所作，本有游戏文字的成分，

不过风格古雅，不拘句式，所表达的情感较能符合古人当时的遭遇，故也得到王灼的称赏。

复古的旗帜在文学史上常被举起，但王灼推崇“古俗”的背后有“情性”的内涵。

1.5 荆轲易水歌

荆轲入秦，燕太子丹及宾客送至易水之上[①]。高渐离击筑，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涕泪[②]。又前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上指冠[③]。轲本非声律得名，乃能变徵换羽于立谈间，而当时左右听者，亦不愦愦也[④]。今人苦心造成一新声，便作几许大知音矣。

【疏证】

① 荆轲，公元前？一公元前227年。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好读书击剑，嗜酒任侠。后至燕，燕人谓之荆卿。感于意气，为燕太子丹所用，受命以进献逃奔燕丹的秦将樊於期首级和燕督亢地图为名至秦，相机挟持或刺杀秦王。及见，荆轲以藏于地图中的匕首行刺，失败被杀。见《史记》卷86《刺客列传》。燕太子丹，公元前？一公元前226年。姬姓，又称燕丹，战国时燕王喜的太子。曾入秦作人质，与秦王嬴政有怨隙，后逃归。因图解除强秦的威胁，燕丹于燕王喜二十八年（前227）派荆轲入秦谋刺秦王，不遂。秦王以此为由发兵攻燕，燕王被迫斩丹欲献，但"秦复进兵攻之"。五年后，秦军俘虏燕王喜，燕国亡。易水，水名，有北、中、南三支，皆发源于河北易县。中易水自定兴县西南入拒马河，现已大部干涸；北易水在定兴西沙河汇入中易水，为今之易水；南易水又名瀑河，经徐水、安新两县流入白洋淀。

② 高渐离，战国燕人，善击筑，与荆轲为友。轲奉派往刺秦王，燕丹等送至易水，渐离击筑，轲和而歌，士皆垂泪。谋刺失败，燕也数年后亡于秦。燕丹及荆轲之客尽皆被逐，渐离易姓名为人庸保。后始皇访得之，熏瞎其目，仍使击筑。渐离以铅置于

筑内，乘隙扑击始皇，不中被杀。见《史记》卷 86《刺客列传》。徵，五声之一。以 C 为宫，在传统的音阶规范中徵为 G，唱名为 sol；变徵，一般是指 $^{\#}$F，与宫音构成增四度，有时也指 F，即清角，与宫音是纯四度的音程关系，唱名为 fa。此处的“变徵之声”，应是指以变徵音为主音，如变徵为 $^{\#}$F，相应的五声音阶则为 $^{\#}$F、$^{\#}$G、$^{\#}$A、$^{\#}$c、$^{\#}$d；如变徵为 F，相应的五声音阶为 F、G、A、c、d。

③ 羽，五声之一。以 C 为宫音，羽即为 A，唱名为 la。瞋目，怒目。发上指冠，头发因愤怒而向上竖立，以致顶起帽子。南宋岳飞《满江红》词有“怒发冲冠”，即用此意。

④ 变徵换羽，由变徵调转为羽调，即旋律从以变徵音为主音转到以羽音为主音，整个旋律进入另一个音域运行，音乐效果也会发生变化。愦愦，糊涂，不能理解。

【案语】

王灼感慨不以音律知名的荆轲都能于立谈之间得心应手地变徵换羽，对音乐可谓运用自如；而当场听众的感情也能随之起伏变化，可谓知音者众。而今人苦心经营方作一新声，就算是精通音乐的大知音了。颇有今不如古的意味。

不过荆轲虽不以声律得名，但他并非不谙音律，《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载“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只是因其刺秦的壮举，善歌之才名常被人忽视了。

1.6 古音古辞亡缺

或问，元次山补伏羲至商十代乐歌，皮袭美补《九夏歌》，是否[①]？曰：名与义存，二子补之无害。或有其名而无其义，有其义而名不可强训，吾未保二子之全得也。次山曰："呜呼，乐声自太古始，百世之后，尽亡古音。乐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后，遂亡古辞"[②]。次山知之晚也。孔子之时，三皇五帝乐歌已不及见，在齐闻《韶》，至三月不知肉味[③]。战国秦火，古器与音辞亡缺无遗。

【疏证】

① 元次山，元结，字次山，公元719－772年，河南人。做过监察御史、道州刺史。在文学上反对六朝骈俪文风，提倡古文，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之一。《新唐书》卷143有传。所补伏羲至商十代乐歌见《唐元次山集》卷一《补乐歌十首》，分别为伏羲氏《网罟》、神农氏《丰年》、轩辕氏《云门》、少昊氏《九渊》、颛顼氏《五茎》、高辛氏《六英》、陶唐氏《咸池》、有虞氏《大韶》、有夏氏《大夏》、有殷氏《大濩》。每首长短不一，皆为带"兮"字的骚体歌词。皮日休，字逸少，后改袭美，公元834？－883？年，唐末著名文人。曾隐居鹿门山，自号鹿门子，又号醉士、酒民，任过太常博士。黄巢军入长安，授日休翰林学士，不久因讥刺被杀。有《皮子文薮》、和陆龟蒙唱和的《松陵唱和诗》等。《九夏歌》见《皮子文薮》卷三，分别为《王夏之歌》、《肆夏之歌》、《昭夏之歌》、《纳夏之歌》、《章夏之歌》、《齐夏之歌》、《族夏之歌》、《祴夏之歌》、《骜夏之歌》。还规定了每首歌所适用的场合，如"王夏之歌者王出入之所奏也"。皆为四言歌词，篇幅从一章至四章不等。除《祴夏之歌》每章为三句外，其余每章都为四句。

② 原文见《补乐歌十首》序:“自伏羲氏至于殷室凡十代,乐歌有其名亡其辞。考之传记,而义或存焉。呜呼!乐声自太古始,百世之后,尽亡古音。呜呼!乐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后,遂亡古辞。今国家追复纯古,列祠往帝。岁时荐享,则必作乐,而无云门、咸池、韶夏之声,故探其名义以补之,诚不足全化金石,反正宫羽,而或存之,犹乙乙冥冥,有纯古之声,岂几乎司乐君子道和焉尔。凡十篇,十有九章。各引其义以序之,命曰补乐歌。”

③ 三皇,传说中远古部落的酋长,初见于《周礼·春官·外史》,但后世所指不一致,有伏羲、神农、黄帝,伏羲、神农、祝融,伏羲、女娲、神农,伏羲、神农、燧人等说法。五帝,传说中的五位首领,其说也不一,有伏羲、神农、黄帝、尧、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少昊、颛顼、高辛、尧、舜等多家说法。孔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之事,见《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韶》,乐曲名,传说为舜所作。《尚书·虞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

【案语】

古音古辞的亡佚不可避免。由于声音记录技术的局限,比较而言,古音的亡佚更为普遍彻底,也即王灼在下一篇“自汉至唐所存之曲”条中所说的“大抵先世乐府,有其名者尚多,其义存者十之三,其始辞存者十不得一,若其音则无传,势使然也”。王灼认为战国时期的战争以及秦始皇的焚书导致古乐器、古音辞损失殆尽。有人根据传说和记载,加以推测和想象,进行补作。王灼有保留地肯定那些能“名与义存”的补作,但补作者毕竟很难“名与义”皆符合远古歌曲的原貌,也不易得到众人的认同。所以即便如元结、皮日休两人的同类作品也未能“全得”。

1.7　自汉至唐所存之曲

汉时雅、郑参用，而郑为多[①]。魏平荆州，获汉雅乐，古曲音辞存者四，曰《鹿鸣》、《驺虞》、《伐檀》、《文王》[②]。而左延年之徒，以新声被宠，复改易音辞，止存《鹿鸣》一曲，晋初亦除之[③]。又汉代短箫铙歌乐曲，三国时存者，有《朱鹭》、《艾如张》、《上之回》、《战城南》、《巫山高》、《将进酒》之类，凡二十二曲[④]。魏、吴称号，始各改其十二曲[⑤]。晋兴，又尽改之，独《玄云》、《钓竿》二曲，名存而已[⑥]。汉代鞞舞，三国时存者，有《殿前生桂树》等五曲，其辞则亡[⑦]。汉代胡角《摩诃兜勒》一曲，张骞得自西域，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魏晋时亦亡[⑧]。晋以来，新曲颇众，隋初尽归清乐[⑨]。至唐武后时，旧曲存者，如《白雪》、《公莫》、《巴渝》、《白纻》、《子夜》、《团扇》、《懊憹》、《石城》、《莫愁》、《杨叛》、《乌夜啼》、《玉树后庭花》等，止六十三曲[⑩]。唐中叶，声辞存者，又止三十七，有声无辞者七，今不复见。唐歌曲比前世益多，声行于今、辞见于今者，皆十之三四，世代差近尔。大抵先世乐府，有其名者尚多，其义存者十之三，其始辞存者十不得一，若其音则无传，势使然也。

【疏证】

① 雅，即雅乐，一般泛指宫廷的祭祀活动和朝会仪礼中所用的音乐。起源于周代，用于郊社、宗庙、宫廷仪礼、射乡以及军事上的大典等。后世祀奉先贤的活动也模仿、应用郊社、宗庙之乐。这些音乐在周代本无统一名称，在春秋、战国期间才开始被称为雅乐或雅颂之声，是从雅、俗的对立，先王之乐和郑卫之音的对立而得名的。“雅颂之声”的称谓起于《诗经》编辑成书之后，也反映了雅乐活动是以诗乐中的雅、颂为主的实际情况。

秦、汉以后的雅乐，大多袭用旧乐，或取旧乐改名、填词，用作本朝的雅乐。隋、唐以后，雅乐与俗乐的区分愈加分明，雅乐的僵化程度也日益严重。另外，士大夫撰写的一些拟古的诗乐，或者符合他们口味的音乐，也往往被称为雅乐或雅音。广义的雅乐，包括宫廷中不带或少带礼仪性质的燕乐。至此，"雅乐"的概念已从乐种的区分引申为风格上的区分。郑，郑声，即典籍中所谓的"郑、卫之音"。原指郑、卫等地区（今河南省新郑、滑县一带）的民间音乐。春秋以来，这种音乐的影响日益扩大，逐渐有取代雅乐的趋势。《论语·阳货》、《荀子·乐论》、《吕氏春秋·本生》、《礼记·乐记》的相关论述中，都把郑、卫之音指斥为有害身心、有害国家的淫乐，对郑声影响的逐渐扩大深表忧虑。后世儒者把凡是与雅乐不同的、源于民间音乐的俗乐统称为郑声。

②《鹿鸣》，古代歌曲、琴曲。词为《诗经·小雅》首篇，为周朝宴乐群臣嘉宾所用。蔡邕《琴赋》、《琴操》均有此曲目。据说汉末杜夔传至魏左延年，晋荀勖用为行礼诗。唐、宋、明、清皆有记载和刊传，但现存者与历史记载之同名曲目有无联系尚待研究。《驺虞》，乐名。《墨子·三辩》记载：武王胜殷，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名《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命名《驺虞》。《诗经·召南》有《驺虞》，所咏为一种义兽。《伐檀》，词见《诗经·魏风》。《诗序》以为刺贪之作，其内容主要表达古代劳动人民对剥削者不劳而食的谴责。《文王》，《诗经·大雅》首篇，歌咏周文王"受命作周"的功德。另有琴曲《文王操》，《韩诗外传》云孔子曾向师襄学奏此曲。

③ 左延年，三国魏音乐家。精通音律，善郑声。明帝太和年间（公元 227－232 年），将杜夔所传雅乐四曲中的《驺虞》、《伐檀》、《文王》等三首作了改编，"更自作声节，其名虽存，而声实异"。《晋书·乐志上》有记载。他还作有乐府诗《秦女休行》、《从军行》等。

④《古今乐录》曰："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字多讹误。一曰

《朱鹭》，二曰《思悲翁》，三曰《艾如张》，四曰《上之回》，五曰《拥离》，六曰《战城南》，七曰《巫山高》，八曰《上陵》，九曰《将进酒》，十曰《君马黄》，十一曰《芳树》，十二曰《有所思》，十三曰《雉子班》，十四曰《圣人出》，十五曰《上邪》，十六曰《临高台》，十七曰《远如期》，十八曰《石留》。又有《务成》、《玄云》、《黄爵》、《钓竿》，亦汉曲也。其辞亡。"（见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十六《汉铙歌十八首》小序引）共二十二曲，应即王灼所指。这些曲目后人多有拟作，但曲辞俱已改变，正可谓"名存而已"。

⑤ 魏、吴称号，魏曹丕称帝在公元220年，年号黄初；吴孙权称帝在公元222年，年号黄武。

⑥《玄云》，汉铙歌名。《古今乐录》曰："《玄云》，言圣皇用人，各尽其材也。"（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十九《玄云》小序引）其辞未详，晋以为鼓吹曲。《钓竿》，古曲名。晋崔豹《古今注·音乐》："钓竿者，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滨，为渔父，其妻思之，每至河滨，为《钓竿》之歌。后司马相如作《钓竿》之诗。今传为古曲。"其后晋武帝受禅，令傅玄制为22篇，陈述功德，仍取"钓竿"旧名。见《晋书·乐志下》。

⑦《古今乐录》曰："《鞞舞》……汉曲五篇：一曰《关东有贤女》，二曰《章和二年中》，三曰《乐久长》，四曰《四方皇》，五曰《殿前生桂树》，并章帝造。"（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三《魏陈思王鼙舞歌》小序引）王灼所云五曲应是指此。

⑧《摩诃兜勒》，汉代西域乐曲。由出使西域的张骞带回长安。事见《晋书·乐志》："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张骞，公元前？一前114年。数次出使西域，汉朝和西域诸国由此有了较为频繁的交流和往来，丝绸之路得以开辟，西域的音乐和葡萄等也传入中原。封博望侯。李延年，公元前？一约前90年之后。汉武帝时乐官，其妹因善舞得幸汉武帝，号李夫人，其兄弟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每为新变声，闻者莫不感动。曾为

司马相如等数十人所撰诗词配曲，作《郊祀歌》十九章。将张骞自西域带回的《摩诃兜勒》改写成汉代最早的横吹曲《新声二十八解》。授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绶，主持乐府。后因李夫人死，李广利降匈奴，其弟奸乱后宫等，遭族诛。

⑨ 清乐，清商乐的简称，是东晋、南北朝间，承袭汉、魏相和诸曲，吸收当代民间音乐，发展而成的“俗乐”之总称。简称清商，隋炀帝时改称清乐，此后成为隋唐燕乐的一部。《旧唐书·音乐志》云“清乐者，南朝旧乐也。”杜佑《通典·乐六》说：“清乐者，九代之遗声。”北宋沈括用来泛指汉、唐间的中原俗乐，他在《梦溪笔谈·乐律一》“胡部乐”条中说“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参见本卷“歌词之变”条注②。

⑩ 杜佑《通典》卷146《乐六·清乐》：“大唐武太后之时犹六十三曲，今其辞存者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明之君》、《铎舞》、《白鸠》、《白纻》、《子夜》、《吴声四时歌》、《前溪》、《阿子歌》、《团扇歌》、《懊侬》、《长史变》、《督护歌》、《读曲歌》、《乌夜啼》、《石城》、《莫愁》、《襄阳》、《西乌夜飞》、《估客》、《杨叛》、《雅歌》、《骁壶》、《常林欢》、《三洲采桑》、《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泛龙舟》等共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时歌》四首，合三十七曲。又七曲有声无辞：《上林》、《凤曲》、《平调》、《清调》、《瑟调》、《平折》、《命啸》等，通前为四十四曲存焉。”《旧唐书》卷29《音乐二》载：“武太后之时犹有六十三曲。今其辞存者惟有《白雪》、《公莫舞》、《巴渝》、《明君》、《凤将雏》、《明之君》、《铎舞》、《白鸠》、《白纻》、《子夜》、《吴声四时歌》、《前溪》、《阿子及欢闻》、《团扇》、《懊憹》、《长史变》、《丁督护》、《读曲》、《乌夜啼》、《石城》、《莫愁》、《襄阳》、《栖乌夜飞》、《估客》、《杨伴》、《雅歌》、《骁壶》、《常林欢》、《三州采桑》、《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泛龙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时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声无辞：《上林》、《凤雏》、《平调》、《清调》、《瑟调》、《平折》、《命啸》，通

前为四十四曲存焉。”显然《旧唐书》的材料来自《通典》，辞存的三十二曲中除部分名称稍异外，误增《凤将雏》一曲，故《旧唐书》所列辞存者实为三十三首。《旧唐书》对每首曲的来历作了考索，可参阅。

【案语】

王灼本文大体清理了汉至唐以来见于史书和乐书的曲调名，揭示了部分汉代古乐逐渐被改编和亡佚的过程。当然，这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时代越远，音声资料总是亡佚得越彻底。王灼认为一首歌曲亡失的顺序是先曲，次词，次义，次名。王灼此处所云的“义”，应是指曲调名包蕴和体现的情感内涵。唐去王灼所生活的北宋未远，所以“唐歌曲比前世益多，声行于今、辞见于今者，皆十之三四”。考察这些流传下来的唐代乐曲，成为王灼本书后三卷的主要任务和内容。

1.8 晋以来歌曲

石崇以《明君曲》教其妾绿珠，曰："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昔为匣中玉，今为粪土英"[①]。绿珠亦自作《懊憹歌》曰："丝布涩难缝"[②]。桓伊侍孝武饮燕，抚弦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③]。熊甫见王敦委任钱凤，将有异图，进说不纳，因告归。临与敦别，歌曰："徂风飙起盖山陵，氛雾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长叹，念别惆怅复会难！"[④]陈安死，陇上歌之曰："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骣骢父马铁锻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骣骢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刘曜闻而悲伤，命乐府歌之[⑤]。晋以来歌曲见于史者，盖如是耳。

【疏证】

① 石崇，公元 249－300 年，字季伦。仕西晋历任散骑常侍、荆州刺史等职。于洛阳附近建金谷园，常邀客宴集。性奢靡，与贵戚王恺、羊琇等以豪奢相尚。和潘岳、陆机、陆云等依附贾太后、贾谧，时号二十四友。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废杀贾后等，专擅朝政，石崇被免官。曾与潘岳劝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图谋赵王，事未发。绿珠，石崇歌妓，善吹笛，深得石崇宠爱。赵王之嬖臣孙秀与崇有宿怨，既贵又向崇求绿珠，不许，秀乃力劝赵王杀崇。甲士上门逮捕石崇时，绿珠跳楼自杀。见《晋书・石崇传》、《世说新语・仇隙》等。石崇原作见《文选》卷 27、《玉台新咏》卷 2 等，辞前皆有序，两处字句略有不同，《文选》所录辞为："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

旌。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珠瓔。行行日已远，乃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陵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愿假飞鸿翼，乘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欢，甘为草秋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杜佑《通典》节录了其中四句，"今为粪上英"作"今为粪土英"。王灼此处引自《通典》，文字一并承袭。传世的《碧鸡漫志》诸本中，也多作"粪土英"。参见岳珍《碧鸡漫志校正》第16页。

② 绿珠，传说原姓梁，生在白州境内的双角山下，姿容绝艳。石崇以真珠十斛得之。绿珠善吹笛，善舞《明君》，妩媚动人，又善解人意。在石崇众多姬妾之中，独得宠爱。后石崇被免职，一向欲据绿珠为己有的孙秀依附正专权的赵王司马伦，向石崇索取绿珠。石崇不给。孙秀大怒，劝赵王伦诛石崇。石崇被逮时，绿珠坠楼自杀。绿珠所作《懊憹歌》见《乐府诗集》卷46《吴声歌曲・懊侬歌十四首》之第一首，辞为："丝布涩难缝，令侬十指穿。黄牛细犊车，游戏出孟津。""涩"，有的版本作"湿"，误。

③ 桓伊，生卒不详，东晋人，字叔夏，小字野王。有将略，历任淮南太守、豫州刺史等职。曾参与著名的淝水之战，因功封永修县侯，进号右军将军。性谦素，"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孝武皇帝晚年昏庸荒逸，听信谗言，对丞相谢安渐有疑隙。桓伊借帝召其宴饮、谢安侍坐之机，唱此歌劝谕皇帝，"声节慷慨，俯仰可观。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见《晋书》卷81《桓宣传》附）。此歌词为曹植所作《怨歌行》的前半部分，见《曹子建集》卷6。

④ 熊甫，生平不详，曾为王敦参军。钱凤，字世仪，王敦的重要谋士，"知敦有不臣之心，因进邪说，遂相朋构，专弄威权，言成祸福。"后敦病死，谋反事败，为周光所杀。王灼所引见《晋书》

卷98《沈充传》，原文为："初，敦参军熊甫见敦委任凤，将有异图，因酒酣，谓敦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佞幸在位，鲜不败业'。敦作色曰：'小人阿谁？'甫无惧容，因此告归。临与敦别，因歌曰：'徂风飙起盖山陵，氛雾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长叹，念别惆怅复会难'。敦知其讽己而不纳。"

⑤ 陈安，初为西晋南阳王司马模帐下都尉，神勇而少谋，后"自称秦州刺史，降于汉，又降于成。"主要活动于陇上（今甘肃天水一带）。势力渐大，"有众十余万，自称大都督、假黄钺大将军、雍凉秦梁四州牧、凉王、以赵募为相国。"与赵主刘曜战，被曜围于陇城。安欲引兵解围，虽率死士突围而出，然陇上诸县俱已降赵，只好南走陕中。曜遣邱平先追败之，遂陷绝境，匿于溪涧。呼延清沿踪寻至，斩杀之。"安善于抚接，吉凶夷险，与众同之。及其死，陇上歌之曰：……曜闻而嘉伤，命乐府歌之。"刘曜，字永明，生年不详，卒于东晋咸和四年(329)，新兴（今山西忻州市）匈奴人。十六国时在刘渊、刘聪所建汉国基础上建立前赵，改元光初（公元318－329）。灭西晋，都于长安。后为后赵石勒大将石堪所擒，不屈被杀，前赵也不久败亡。（见《晋书》卷103《刘曜载纪》）

【案语】

王灼在"自汉至唐所存之曲"中列举了汉至唐的一些曲名，此文则录存了《晋书》、《赵书》、《通典》等史书在交代史事过程中出现的几首歌词，也保存了这些歌词产生的背景。

文末指明是记录"晋以来歌曲见于史者"，而非晋以来的全部歌曲，所以不论是陶宗仪《说郛》本《碧鸡漫志》中此文"晋之歌"的标题还是此处的"晋以来歌曲"，都不太准确。

1.9 唐绝句定为歌曲

唐时古意亦未全丧。《竹枝》、《浪淘沙》、《抛球乐》、《杨柳枝》,乃诗中绝句,而定为歌曲[①]。故李太白《清平调》词三章皆绝句[②]。元、白诸诗,亦为知音者协律作歌。白乐天守杭,元微之赠云:"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辞。"自注云:"乐人高玲珑能歌,歌予数十诗"[③]。乐天亦醉戏诸妓云:"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④]。又《闻歌妓唱前郡守严郎中诗》云:"已留旧政布中和,又付新诗与艳歌"[⑤]。元微之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戏赠云:"轻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禅"[⑥]。沈亚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贺,善撰南北朝乐府故词,其所赋尤多怨郁凄艳之巧。诚以盖古排今,使为词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终亦不备声弦唱"[⑦]。然《唐史》称:李贺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筦[⑧]。又称:李益诗名与贺相埒,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⑨]。又称:元微之诗,往往播乐府[⑩]。旧史亦称:武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被于筦弦[⑪]。又旧说: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诣旗亭饮,梨园伶官亦招妓聚燕[⑫]。三人私约曰:"我辈擅诗名,未定甲乙,试观诸伶讴诗,分优劣。"一伶唱昌龄二绝句云:"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帆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一伶唱适绝句云:"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之涣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诗,终身不敢与子争衡。不然,子等列拜床下。"须臾妓唱:"黄沙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涣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⑬]以此知李唐伶妓,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⑭]。蜀王衍召嘉王宗寿饮宣华苑,命宫人李玉箫歌衍所撰《宫词》云:

“辉辉赫赫浮五云，宣华池上月华春。月华如水映宫殿，有酒不醉真痴人！”[15]五代犹有此风，今亡矣。近世有取陶渊明《归去来》、李太白《把酒问明月》、李长吉《将进酒》、大苏公赤壁前、后赋，协入声律，此暗合其美耳。

【疏证】

①《竹枝》，又名“巴渝曲”、“巴渝词”。本为唐时川东一带民歌，以短笛伴奏，以鼓点为节拍。刘禹锡任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刺史时，认为“其卒章激讦”，但“含思宛转”，于是效屈原作《九歌》的精神，作了两组《竹枝词》，共11首，以供人们传唱。其形制皆为七言绝句，风格清新明快，多咏当地人的爱情和劳作生活，展现当地的风土人情。《钦定词谱》卷1收录《竹枝》2句14字、4句28字体，每句第4字后有和声“竹枝”，第7字后有和声“女儿”。白居易《忆梦得》诗自注云：“梦得(刘禹锡字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白诗见《白氏长庆集》卷56：“齿髮各蹉跎，疏慵与病和。爱花心在否？见酒兴如何？年长风情少，官高俗虑多。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四部丛刊本)可见刘禹锡不仅爱听《竹枝》，自己也能唱。《旧唐书》卷160《刘禹锡传》云民间迎神鼓舞所唱的歌曲“率多禹锡之辞”，证明刘禹锡为《竹枝》等民歌新作的歌词获得了成功，且传播广远。《浪淘沙》，词调名，创自唐白居易、刘禹锡。白居易有词“却到帝都重富贵，请君莫忘浪淘沙。”刘禹锡《浪淘沙词九首》也有“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春风吹浪正淘沙”等句。从其用韵和平仄等形制来看，实即七言绝句。又名“西人宴”、“曲入冥”、“浪淘沙令”、“浪淘沙近”、“卖花声”等。《钦定词谱》收入卷1。《抛毬乐》，唐教坊曲名，又名“莫思归”，刘禹锡有《抛毬乐词二首》，为五言六句的体制，中有“幸有抛球乐，一杯君莫辞”之句。《钦定词谱》卷2有单调30字、33字、40字和双调187字体。《杨柳枝》，又名“杨枝”、“柳枝”、“折杨柳”、“新添声杨柳枝”、“寿杯词”。汉横吹

曲辞，本作《折杨柳》。至隋时始为宫词。唐白居易、刘禹锡等依旧曲翻为新歌。白居易《杨柳枝词》之一有“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句；刘禹锡《杨柳枝词九首》之一也有“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钦定词谱》卷1收入，为七绝的形制。

②《清平调》，又名“清平调引”、“清平调辞”、“清平辞”、“阳关曲”、“缓缓歌”。唐开元中玄宗命李白即兴作《清平调》辞三章，当场入乐演唱，其辞分别为：“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实际上是李白用七绝格律自创的歌词，后沿用为词调。《钦定词谱》收入卷40。

③ 白乐天，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其诗浅显平易，流传甚广。元微之，见后“元微之分诗与乐府作两科”条。高玲珑，余杭歌者。有的版本作“商玲珑”。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高玲珑与谢好好皆为官妓，巧于应对，善歌舞。《白香山诗集·年谱旧本》载：“张君房《脞说》云：高玲珑，余杭歌者。乐天作郡日，赋歌与之云：‘罢胡琴，掩秦瑟，玲珑再拜歌初毕。’末云：‘玲珑玲珑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元微之在越，厚币邀至月余，使尽歌所唱之曲，作诗送行兼寄乐天云：‘休遣玲珑唱我词，我词都是寄君诗。’”元稹该诗见《元氏长庆集》卷22，题为《重赠》：“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词。明朝又向江头别，月落潮平是去时。”（四部丛刊本。）

④《醉戏诸妓》见《白氏长庆集》卷53，全诗为：“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不知明日休官后，逐我东山去是谁？”

⑤ 全诗为“已留旧政布中和，又付新词与艳歌。但是人家有遗爱，就中苏小感恩多。”见《白氏长庆集》卷53。“新词”，王灼引作“新诗”。

⑥ 诗题作《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喜闻韩古调，兼爱近诗篇。玉磬声声彻，金铃个个圆。高疏明月下，细腻早春前。花态繁于绮，闺情软似绵。轻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禅。欲得人人伏，能教面面全。延之苦拘检，摩诘好因缘。七字排居敬，千词敌乐天。殷勤闲太祝，好去老通川。莫漫裁章句，须饶紫禁仙。"见《元氏长庆集》卷 12（四部丛刊本）。

⑦ 见《沈下贤文集》卷 9《序诗送李胶秀才》，原文为"余故友李贺，善撰南北朝乐府故词。其所赋不多，怨郁凄艳之功，诚以盖古排今，使为词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终亦不备声弦唱"（四部丛刊本），文字与王灼所引略有出入。

⑧ 见《新唐书》卷 203《文艺传下·李贺传》。

⑨ 见《新唐书》卷 203《文艺传下·李益传》。

⑩ 见《新唐书》卷 174《元稹传》。

⑪ 见《旧唐书》卷 158《武元衡传》。

⑫ 王昌龄，公元 698—757 年。唐长安人，也有资料记其为太原人、江宁人。字少伯。曾任江宁令等职，因故被贬为龙标尉。安史乱中归里，为刺史闾丘晓所杀。其诗以七绝称胜，风格雄浑，后人推以和李白并称。高适，公元 702？—765 年。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初曾任职下级地方官、幕府书记等，后官至节度史等职。其边塞诗昂扬奋发，"尚质主理"，与岑参并称。王之涣，公元 688—742 年。字季陵，原籍晋阳，后徙绛州（今山西新绛县）。其诗也以边塞题材著称，仅存 6 首，但皆是脍炙人口之作。生平不载于正史，有关材料皆作"王涣之"，后因近人岑仲勉发现唐人靳能所作《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得以纠正这个延续千年的错误。王灼此文也原作"王涣之"，《碧鸡漫志校正》已据改。

⑬ 事见唐薛用弱《集异记》卷 2"王涣之"条，原文较王灼所引更为完整，后人名之为《旗亭画壁》、《旗亭斗诗》等（《集异记》第 11 页，中华书局 1980 年 12 月版）。所录王昌龄的二首绝句

分别题为《芙蓉楼送辛渐》、《长信秋词》，所唱高适的作品为《哭单父梁九少府》之前四句，所录王之涣诗为《凉州词》其一。

⑭“盖常俗也”，多本作“盖常事也”。

⑮ 王衍，公元？—926 年。五代前蜀王建幼子，本名宗衍，字化源。继父位后，唯声色为事，委政于宦者。后唐庄宗于同光三年（公元 925 年）命将入蜀，衍迎降，寻被杀，前蜀亡。宗寿，原为许州民家子，王建录之为子，封嘉王。曾任太子太保奉朝请、武信军节度使等职。对王衍的荒淫无道多有切谏。王衍降后唐后举家被杀，宗寿得脱走。后唐明宗时嘉其忠，任保义军行军司马，并许其殓葬王氏遗骸。得 18 具，葬于长安南三赵村。李玉箫，前蜀宫人，善唱，得王衍宠爱。王衍召宗寿宴饮、以玉箫唱词侑酒之事见《蜀梼杌》卷上、《十国春秋》卷 38、《蜀中广记》卷 4 等处。

【案语】

在词的形成过程中，绝句曾经是齐言诗歌与长短句词之间的过渡形式。随着词的慢慢定型和成熟，谱曲演唱的齐言诗歌就逐渐少起来，诗变为主要专供阅读的文体。王灼认识到这个现象，提出唐绝句为歌词的判断，也即确认部分唐人绝句既为诗，又为歌词的双重身份。随着词体的逐渐成熟和兴盛，长短句代替了齐言体歌词，绝句确定了它们作为只供诵读的诗的面貌。

1.10　元微之分诗与乐府作两科

元微之序《乐府古题》云："操、引、谣、讴、歌、曲、词、调八名，起于郊祭、军宾、吉凶、苦乐之际。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甿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谓之歌、曲、词、调。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词以配乐也。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九名，皆属事而作，虽题号不同，而悉谓之为诗可也。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①。微之分诗与乐府作两科，固不知事始，又不知后世俗变。凡十七名皆诗也。诗即可歌，可被之筦弦也。元以八名者近乐府，故谓由乐以定词；九名者本诸诗，故谓选词以配乐。今乐府古题具在，当时或由乐定词，或选词配乐，初无常法。习俗之变，安能齐一？

【疏证】

① 元微之，元稹，公元779－831年，字微之，唐河南人。元稹是白居易的好友，同倡新乐府，世称元白，诗称元和体。《乐府古题序》，是《元氏长庆集》卷23《乐府》诗的序。该序回顾了魏晋以来的历代诗人对汉乐府诗的继承和发展大致经历的过程：从用古题抒情写事到自创新题，至杜甫已是"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之后的李绅、元稹、白居易等人更是新题乐府诗的积极倡导者和自觉实践者，甚至"不复拟赋古题"。但元稹阅读到当时进士刘猛、李余的古题乐府诗后，认为"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写了和诗并于诗前加序，以阐明"古今歌诗同异之旨"。其中和刘猛的有十首，和李余的有九首。操，琴曲体裁名。刘向《别录》云："君子因雅琴之适，故从容以致思焉。其道闭塞悲愁

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灾害不失其操也。”引，乐曲体裁之一，有序曲之意。谣、讴，多指民歌小调类歌曲。王灼所引与元稹原序个别字句不同，属王灼为行文方便而做的改动。

【案语】

归纳元稹的序，大致有以下几个论点：一、“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词、调”二十四种文艺体裁都是从《诗经》发源而来，“皆诗人六义之余”。其中“操、引、谣、讴、歌、曲、词、调”八类，皆属歌曲，有的是有曲无词的单供演奏的曲子；有曲有词的，其创作程序是先曲后词。而“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九种，则皆是诗歌。如果有人对之谱曲而成为可以演唱的歌曲，其创作程序是先词后曲。二、以“乐府”、“乐录”为题的总集应专收乐歌，所以对于将以上十七类统统归入其中的做法，元稹不赞同，因为他推测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四愁诗》、《七哀诗》等诗歌，未必被之管弦入乐演唱。三、乐府歌曲并非自“汉魏而后始”，因为仲尼、伯牙、卫女等早已有作，故对“刘补阙之《乐府》”只“肇于汉魏”有不同看法。四、反对后世文人“以句读短长为歌、诗之异”的简单作法。五、后人创作乐府歌曲“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而“寓意古题，刺美见事”又不如“即事名篇，无复倚傍”。

大约到中唐时期，人们已经逐渐将按谱填入的歌词和按词谱曲的诗歌都看作乐府了。元稹试图把两者明确分开，以还原各自的本来面目和特色，无疑有一定的意义。但他这种泾渭分明的办法有些绝对，而分类的标准只是看其创作过程是先有曲还是先有词，也偏于简单。所以这种意见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也没能阻挡两者界限越来越模糊的趋势。再说，由于古人在编辑乐歌时大多不录曲谱，只是歌词的合集，因而在后人看来其文本形式的歌词和诗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好“以句读短长为歌、诗之异”了。

王灼晚生元稹三百余年，时移俗变，一切都看得更为清楚，显然更有条件对元稹的论点加以置评。他认为：诗与乐府不必分作两家，皆属诗的范围，而诗实际上都可以谱曲演唱，自然也可都看作乐府。至于先乐后词还是先词后乐并无一定的常法，一些古题乐府也是据具体情况而定的。比较而言，王灼的看法似更为通达。只是他对元稹“固不知事始，又不知后世俗变”的批评有过贬和过苛之嫌。

1.11 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

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战国时，男有秦青、薛谈、王豹、绵驹、瓠梁。女有韩娥[1]。汉高祖《大风歌》，教沛中儿歌之[2]。武帝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歌[3]。汉以来，男有虞公、李延年、朱顾仙、朱子尚、吴安泰、韩法秀[4]；女有丽娟、莫愁、孙琐、陈左、宋容华、王金珠[5]。唐时男有陈不谦、谦子意奴、高玲珑、长孙元忠、侯贵昌、韦青、李龟年、米嘉荣、李衮、何戡、田顺郎、何满、郝三宝、黎可及、柳恭，女有穆氏、方等、念奴、张红红、张好好、金谷里叶、永新娘、御史娘、柳青娘、谢阿蛮、胡二姉、宠妲、盛小丛、樊素、唐有态、李山奴、任智方四女、洞云[6]。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古意尽矣。政和间，李方叔在阳翟，有携善讴老翁过之者[7]。方叔戏作《品令》云："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　　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8]方叔固是沉于习俗，而"语娇声颤"，那得"字如贯珠"，不思甚矣！

【疏证】

① 秦青，战国时秦国歌手，以教唱为业。《列子·汤问》载薛谭（即薛谈）曾向秦青学唱，自以为尽得其技，遂辞归。秦青在为他"饯于郊衢"时，"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显示了更为高超的演唱技艺。薛谈遂恳请留下继续学习，此后再没有主动辞归过。王豹，春秋时卫国著名歌手。《孟子·告子》云："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因他之故，当地人都善歌，说明他还是声乐教育家。绵驹，春秋时齐国歌手。《孟子·告子》："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讴"。瓠梁，也作狐梁，《三国志·蜀·郤正传

·释讥》:"薛烛察宝以飞誉,瓠梁托弦以流声。"《淮南子·齐俗》载:"狐梁之歌,可随也。其所以歌者,不可为也。"韩娥,战国时韩国女歌手,其歌艺超绝,事见《列子·汤问》。

② 《大风歌》,《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讨伐英布回师途经故乡沛地,"悉召父老子弟纵酒……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后名为《大风歌》,常以 120 名青年男子演唱。

③ 见《史记·乐书》:"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硃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

④ 虞公,西汉时山东地区歌手,《艺文类聚》卷 43 引刘向《别录》:"汉兴以来,善雅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哀,盖动梁尘。"王灼沿误作"虞公发"。李延年,汉武帝时乐官,性知音,善歌舞,有《郊祀歌》、《新声二十八解》等乐章传世,后者改编自西域乐曲《摩诃兜勒》,是汉代最早的横吹曲。因其妹得宠于武帝和自身的音乐才能,被任命为协律都尉,主持乐府,甚得武帝宠爱。后因其妹死、其兄李广利降于匈奴和其弟奸乱后宫等原因,延年及其家族被诛灭。朱顾仙,南齐时歌手,善唱《读曲歌》,其子朱尚亦以善歌得名当时。《乐府诗集》卷 46《读曲歌八十九首》的解题有记载。吴安泰,梁时善歌者,后为乐令,精解声律。韩法秀,南朝梁时歌手,《通典》卷 145 云:"韩法秀,又能妙歌吴声《读曲》等,古今独绝。"

⑤ 丽娟,汉武帝时宫人,善歌舞,得武帝宠幸。《类说》卷 5 载其"善歌,体弱殆不胜衣。常居瑠璃帐,带琥珀佩,恐随风轻举。常唱《回风曲》,庭叶翻落如秋。"莫愁,石城(今湖北钟祥市)人,《旧唐书·音乐志二》:"《莫愁乐》,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故歌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今钟祥市西还有莫愁村。一说洛阳人,《乐府诗集》卷 85 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

女儿名莫愁。……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孙琐，不详其人。宋容华，三国曹魏时歌手，《通典》卷145："《但歌》四曲，自汉代无弦节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帝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彻好声，善唱此曲，当时称妙，自晋以来不复传，遂绝。"陈时江总《秋日新宠美人应令诗》有"后宫惟闻莫琼树，绝世后有宋容华"之句。陈左，晋时女歌手，《晋书·乐志下》："案魏晋之世，有孙氏善弘旧曲，宋识善击节唱和，陈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弹筝，硃生善琵琶，尤发新声。"王金珠，梁时宫廷女歌手，善歌吴声四曲，又制《江南歌》，当时妙绝。《通典》卷145有载。

⑥ 陈不谦、陈意奴、米嘉荣、何戡、田顺郎、黎可及、永新娘、御史娘、柳青娘等，皆见《诗话总龟》卷40《乐府门》引《卢氏杂记》："歌曲之妙，其来久矣。国乐有米嘉荣、何戡、田顺郎，妇人有永新妇、御史娘、柳青娘、张红娘，皆一时之妙也。近有陈不谦、子意奴，三十年来绝不闻善歌者，盛以拍弹行于世。拍弹起于李可及，懿宗恩泽最厚，有《别赵十》、《哭赵十》之名，又《与田顺郎》诗曰：清歌不是世间音，玉殿常闻称帝心。惟有顺郎皆学得，玉声尤出九重深。《与御史娘》诗曰：天下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处无人见，独把新声传顺郎。"文中的李可及应即王灼所指黎可及，一作刘可及。刘禹锡有《与歌者米嘉荣》："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自贬所归京闻何戡歌》："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与歌童田顺郎》："天下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处无人见，分付新声与顺郎。"(《刘禹锡全集》卷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白居易有《听田顺儿歌》："戛玉敲冰声未停，嫌云不遏人青冥。争得黄金满衫袖，一时抛与断年听。"(《白氏长庆集》卷56，四部丛刊本）可见米嘉荣、何勘、田顺郎皆当时著名的歌唱家。高玲珑，余杭歌者。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高玲珑与谢好好皆为

官妓，巧于应对，善歌舞。当是女性，王灼误将其归入男性善歌者之列。参见本卷“唐绝句定为歌曲”条注③。长孙元忠，开元初宫廷歌手。侯贵昌，唐初将军，并州（今太原、大同、保定一带）人，习北方歌曲。贞观时诏命教于乐府，长孙元忠的祖父曾获其传授。事见《通典》卷 146、《乐书》卷 158 等处。韦青，中唐人，曾官至将军，擅长唱歌，尝自有诗云：“三代立论诰，一身能唱歌。”张红红和其父于他宅第外卖唱，他闻其喉音嘹亮，且眉目尚佳，遂纳红红为姬，自传其艺。红红颖悟绝伦，记曲能力尤其惊人，后被召入宫中，号记曲娘子，不久封为才人。永新妇即永新娘。韦青与永新也有交往。事见《乐府杂录·歌》，该条目载永新事颇详：“开元中，内人有许和子者，本吉州永新县乐家女也。开元末选入宫，即以‘永新’名之，籍于宜春院。既美且慧。善歌，能变新声。韩娥、李延年殁后千余载，旷无其人，至永新始继其能。遇高秋朗月，台殿清虚，喉啭一声，响传九陌。明皇尝独召李谟吹笛逐其歌，曲终管裂，其妙如此。又一日赐大酺于勤政楼，观者数千。万众喧哗聚语，莫得闻鱼龙百戏之音。上怒，欲罢宴。中官高力士奏请命永新出楼歌一曲，必可止喧。上从之。永新乃撩鬓举袂，直奏曼声，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洎渔阳之乱，六宫星散，永新为一士人所得。韦青避地广陵，因月夜凭栏于小河上。忽闻舟中奏水调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与永新对泣久之。青始亦晦其事。后士人卒，与其母之京师，竟殁于风尘”（《乐府杂录》第 5—6 页，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李龟年，善奏羯鼓、觱篥，又能作曲，尤善唱歌。作有《渭州》、《荔枝香》等曲。开元年间与其兄弟彭年（善舞）、鹤年（善歌、兼擅作词）同负盛名。杜甫有《江南逢李龟年》诗。李衮，即李八郎，李肇《国史补》：“李衮善歌，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广宴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师名倡，以为盛会。昭言表弟欲登末坐，衮乃敝衣而出，满坐嗤笑。少顷，命酒，衮喉转一声，乐人皆大惊曰李八郎也，罗拜之。”何满

子，一作河满子，河北沧州人，唐玄宗时著名歌手。后因故被玄宗处死。临刑时作曲赎死不果，后即名该曲为《何满子》。白居易、元稹皆有诗记其事。郝三宝，《通典》卷145载："大唐贞观中有尚书侯贵和妾，名丽音，特善唱行天，清畅舒雅，含嚼姿态，有喉牙吐纳之异，后改号方等。女亦传其母伎。方等卒后，有郝三宝，亦善歌行天。有人引三宝歌之，诸女隔帘听之，发声便笑。三宝初不知，怒曰：亦堪女郎终身仿效，何忽嗤笑？女曰：上客所为，殊有乖越，请一听之。始发一声，三宝便拜伏曰：真方等声也，诚远所不及也"。柳恭，唐贞元时歌手，曾教洛阳金谷里一叶姓女子唱歌，即王灼所列女性歌手中的金谷里叶。沈亚之《沈下贤集》卷五《歌者叶记》一文专记其事。穆氏，刘禹锡《刘禹锡全集》卷25有《听旧宫中乐人穆氏唱歌》诗云："曾随织女渡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可见应为贞元时（公元785－804年）宫廷女歌手。念奴，元稹《连昌宫词》云："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自注云："念奴，天宝中名倡，善歌。每岁楼下酺宴，万众喧隘，严安之、韦黄裳辈辟易不能禁，众乐为之罢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楼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听否？皆悄然奉诏。岁幸汤泉，时巡东洛，有司潜遣从行而已。"（《元氏长庆集》卷24，四部丛刊本）《开元天宝遗事》云："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盼，帝谓妃子曰：'此女妖丽，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开元天宝遗事十种》第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月版）张好好，晚唐歌妓，杜牧有《张好好诗》，其序云："牧太和三年（公元829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来乐籍中。……"其诗中有"君为豫章姝，十三才有余"、"盼盼乍垂袖，一声雏凤呼。繁弦迸关纽，塞管裂圆芦。众音不能逐，袅袅穿云衢。主人再三叹，谓言天下殊。"等句，可见其为南昌人，擅长歌唱（《樊川文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

社 2007 年版）。谢阿蛮，新丰市人，天宝时进宫，杨贵妃待之甚厚，善舞凌波曲，不见其善歌的记录。王灼视为唐代女性善歌者，或有疏漏。事见《明皇杂录·补遗》(《开元天宝遗事十种》第 35 页）。胡二姊，不详其人。宠姐，不详其人。盛小丛，晚唐女歌手，大中（公元 847—859 年）时浙东观察使李讷有《命妓盛小丛歌饯崔侍御还阙》诗："绣衣奔命去情多，南国佳人敛翠娥。曾向教坊听国乐，为君重唱盛丛歌。"相传《突厥三台》"雁门山上雁初飞，马邑栏中马正肥。日旰山西逢驿使，殷勤南北送征衣。"一诗为盛小丛所作。樊素，白居易家妓，善歌。《白香山诗集》卷 36《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和卷 38《不能忘情吟序》都有记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有态，中唐歌妓，元稹曾为其作《何满子歌》。李山奴，不详其人。任智方四女，《教坊记·补录》"四女善歌"条："任智方四女善歌，其中二姑子吐纳凄惋、收敛浑沦；三姑子容止闲和，意不在歌；四儿发声遒润，如从空中来。"（《教坊记》第 8 页，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洞云，唐时蜀中歌妓，善歌，《诗话总龟》卷 27 引《鉴戒录》："长和国使人布燮《听蜀妓洞云歌》诗云：嵇叔夜，鼓琴饮酒无闲暇。若使当时闻此歌，抛掷广陵都不藉"。

⑦ 李方叔，即李廌，公元 1059—1109 年，字方叔，号太华逸民、济南先生，华州（今陕西华县）人。"苏门六君子"之一。擅长古文，著有《济南集》（又名《月岩集》）、《师友谈记》等。《宋史》卷 444 有传。《全宋词》录其词 4 首，其中《品令》即从王灼此条收入。

⑧《品令》，又名"思越人"、"品字令"、"海月谣"。有平韵、仄韵体。《钦定词谱》卷 9 录入 51 字、52 字、55 字、60 字、63 字、64 字、65 字、66 字等共 12 体，皆双调。

【案语】

王灼首先通过古今对比，对当时歌坛和听众只重女声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其次，指出独重女声与词尚婉媚二者间有相辅相

成的关系。对后人来说，这段话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因为它不但能让读者了解到当时整个社会偏好女声，甚至到不能接受男性歌手的程度，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婉约词长期占据词坛主导地位的接受背景和原因。

1.12 论雅郑所分

或问雅、郑所分。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①]。至论也。何谓中正？凡阴、阳之气，有中有正，故音乐有正声，有中声。二十四气，岁一周天，而统以十二律[②]。中正之声，正声得正气，中声得中气，则可用。中正用，则平气应，故曰，中正以平之。若乃得正气而用中律，得中气而用正律，律有短长，气有盛衰，太过不及之弊起矣。自扬子云之后，惟魏汉津晓此[③]。东坡曰："乐之所以不能致气召和如古者，不得中声故也。乐不得中声者，气不当律也"[④]。东坡知有中声，盖见孔子及伶州鸠之言，恨未知正声耳[⑤]。近梓潼雍嗣侯者，作正笙诀琴数，还相为宫，解律吕逆顺相生图[⑥]。大概谓知音在识律，审律在习数。故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⑦]。诸谱以律通不过者，率皆淫哇之声。嗣侯自言，得律吕真数，著说甚详，而不及中正。

【疏证】

① 多哇，和下文的"淫哇"皆指放荡颓靡的音乐，"淫哇"较多用于书面语。本句见于《扬子云集・法言・吾子》篇："或问交五声十二律也，或雅或郑，何也？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请问本，曰：黄钟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确乎郑卫不能入也"。

② 二十四气，古人认为声律与时令相应，即"在律为声，在历为气。若气方得节，乃用中声；气已及中，犹用正律。"(《宋史・乐四》)本文认为十二律各分中声和正声，以应二十四气。古人还有"随气用律"的说法，遇正气时用正声，遇中气时用中声。故二十四气即二十四节气。周天，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的圆周轨迹。现在周天分为360°。十二律，乐律学名词。从黄钟律标准音起，按照一定的生律法，在一个八度内连续产生十一律，使

每相邻两律之间都成半音，称为十二律。十二律的名称由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圜钟）、姑洗、仲吕（中吕、小吕）、蕤宾、林钟（函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十二律的单数各律称律，双数各律称吕，故合称律吕。

③ 魏汉津，北宋末年方士，相传本为蜀鲸卒，自称曾以唐时仙人李良为师，得授鼎乐之法。皇祐年间（公元 1049—1054 年）以善乐获荐。徽宗崇宁三年（公元 1104 年），蔡京命汉津定乐、铸九鼎。汉津取宋徽宗左手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为尺寸，先铸九鼎，以备百物之象；次铸帝座大钟；次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制，即所谓的大晟乐律，为皇帝亲自颁行，成为当时的官方音乐理论。但其理论多被讥为无稽之谈。《宋史·方技下》有传。

④ 见苏轼《书传》卷 4 对"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一段的传注："此堂下乐也。镛，大锺也。夔作乐而鸟兽舞，凤凰仪。信乎？曰：何独夔也？乐工所以不能致气召和如古者，以不得中声故尔。乐不得中声者，器不当律也。器不当律，则与擿植鼓盆无异，何名为乐乎？使律能当律，则致气召和，虽常人能之。盖见于古今之传多矣。而况于夔乎？夫能当一律，则众律皆得。众律皆得，则乐之变动犹鬼神也。是以降天神，格人鬼，来鸟兽，皆无足疑者。不如此，何以使孔子忘味三月乎？丹朱之恶，几于桀纣。罔水行舟，朋淫于家，非纣而何？今乃与群后济济相让，此其难化，盖甚于鸟兽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国语·周语下》载周景王 23 年（公元前 522）伶州鸠论乐之事。伶，先秦对高级乐官的称谓；州鸠，也称泠州鸠。其原文如下：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对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赞

阳出滞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洁百物，考神纳宾也。四曰蕤宾，所以安靖神人，献酬交酢也。五曰夷则，所以咏歌九则，平民无贰也。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为之六闲，以扬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闲大吕，助宜物也。二闲夹钟，出四隙之细也。三闲仲吕，宣中气也。四闲林钟，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肃纯恪也。五闲南吕，赞阳秀也。六闲应钟，均利器用，俾应复也。"这是历史文献中论述乐、律问题的名篇。其中所载十二律名称及七律的解释，是这方面最早的史料。

⑥ 雍嗣侯，生平无考。从上下文看，是和王灼同时代的梓潼(今四川省梓潼县)音乐家。

⑦ 师旷，春秋后期晋国的宫廷乐师，名旷，子子野。目盲，精于审音调律，汉以前的文献中常以他代表音感特别敏锐的人。明、清琴谱中称《阳春》、《白雪》、《玄默》等琴曲为他所作。其事迹见于《韩非子·十过》、《左传》、《吕氏春秋·长见》等书中。

【案语】

本段文字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王灼尚雅反郑的音乐思想。他判断是否雅的标准在于看该音乐是否做到了"中正"。中正的音乐思想，《周易》和《礼记》中就已有之，如《易·观》云："中正以观天下。"《易·节》云："中正以通。"《礼记·乐记》云："中正无邪。"其"中正"的含义指纯正，或指不偏不倚，是一个整体概念。扬子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继承中正音乐思想的，《扬子云集·法言·吾子》载："或问交五声十二律也，或雅或郑，何也？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请问本，曰：黄钟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确乎郑卫不能入也。"扬雄显然认为"中正"之音由黄钟律而生，即以黄钟音而不是以其他音为宫音，才能致雅，才能做到"中正以平之"，淫靡的郑卫之音就得以排除了。

王灼由于接受了魏汉津将"中正"分为中声和正声、以黄钟为宫形成正声之律、以大吕为宫形成中声之律且分别与正气和中气相对应等理论，也将扬雄的音乐理论作了错误的理解。他

将黄钟之律称为正声，将大吕之律称为中声。并认为名满天下的苏东坡也只是从孔子和伶州鸠的言论中知道有中声，而不知有正声。事实上伶州鸠和东坡等人所言的中声并非王灼所言之以大吕为宫的中声。东坡等人本以黄钟为中声，当然不知王灼以黄钟为正声的另一套说法。乐理中以黄钟律为主音的宫、商、角、徵、羽五声都是正声，并非只以黄钟律一音为正声；而中声就是以黄钟为宫音的音律，没有以大吕为黄钟的所谓中声。

魏汉津的这一套理论尽管在崇宁四年（公元 1105 年）八月获得徽宗皇帝的亲自颁行，但政和八年（公元 1118 年），宋徽宗在蔡攸等人上书陈述其错谬之后，即下诏废除。可王灼在该论被明令废除三十余年之后，仍然将其视为不刊之论，不能不说是其音乐理论中的一大疏漏。

1.13 歌曲拍节乃自然之度数

或曰：古人因事作歌，输写一时之意，意尽则止，故歌无定句。因其喜怒哀乐，声则不同，故句无定声。今音节皆有辖束，而一字一拍，不敢辄增损，何与古相戾欤？予曰：皆是也。今人固不及古，而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古今所尚，各因其所重[①]。昔尧民亦《击壤歌》，先儒为搏拊之说，亦曰所以节乐[②]。乐之有拍，非唐虞创始，实自然之度数也。故明皇使黄幡绰写拍板谱，幡绰画一耳于纸以进，曰："拍从耳出"[③]。牛僧孺亦谓拍为乐句[④]。嘉祐间，汴都三岁小儿，在母怀饮乳，听曲皆捻手指作拍，应之不差[⑤]。虽然，古今所尚，治体风俗，各因其所重，不独歌乐也。古人岂无度数？今人岂无性情？用之各有轻重，但今不及古耳。今所行曲拍，使古人复生，恐未能易。

【疏证】

① "本之情性"，多本作"本之性情"。《碧鸡漫志校正》于此广征博引，对"情性"和"性情"作了详细的辨析，认为王灼原文即为"情性"。知不足斋本擅改"汉初古俗犹在"条和此文两处的"情性"为"性情"，以和下文"今人岂无性情"相统一，是因不明白二词的区别，导致将原本正确的文字改成错的了(《碧鸡漫志校正》第29—31页)。

②《击壤歌》，《帝王世纪》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其词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后成为歌颂盛世太平的典故。《周处风土记》曰："击壤者，以木作之，前广后锐，长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击之，中者为上部"。《论衡》曰："帝时百姓无事，有五十之民，击壤

于途，观者曰，大哉！尧之德也。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言大道之时施教化，使民击壤讴歌。搏拊之说，见《尚书·虞书·益稷》：“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孔安国传云：“戛击柷敔，所以止乐；搏拊，以韦为之，实之以糠，所以节乐。”后人颇有不赞同孔氏之解者。

③ 此事较早见于《乐府杂录·拍板》：“拍板本无谱，明皇遣黄幡绰造谱，乃于纸上画两耳以进。上问其故。对：‘但有耳道，则无失节奏也。’韩文公因为‘乐句’”（《乐府杂录》第16页）。黄幡绰，传为河中（今山西省永济市）人，唐玄宗时宫廷伶人，善谐谑，颇得优宠。《嘉祐杂志》载他曾作《霓裳谱》。

④ 牛僧儒，公元779—847年。唐宪宗时曾官御史中丞，穆宗时同平章事，敬宗时封奇章郡公。与李宗闵等人结为所谓牛党，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长期政争，其余波及至唐末。这次党争是导致唐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⑤ 嘉祐，宋仁宗年号，公元1056—1063年。捻，通撚（niǎn），捏、搓。

【案语】

古今各有所尚，音乐亦是如此。而歌曲之有节拍实出自自然，非为人所能创制。正因如此，当今所通行的节拍，古人也不能改变，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今不及古”的结论，又是厚古薄今的老调重弹。

卷二

2.1 唐末五代乐章可喜

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独乐章可喜，虽乏高韵，而一种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袭[1]。在士大夫犹有可言，若昭宗"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岂非作者[2]？诸国僭主中，李重光、王衍、孟昶、霸主钱俶，习于富贵，以歌酒自娱[3]。而庄宗同父兴代北，生长戎马间，百战之余，亦造语有思致[4]。国初平一宇内，法度礼乐，寖复全盛。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此尤可怪。

【疏证】

① "各自立格"，原为"各自立落"。清人鲍廷博编辑的《知不足斋丛书》收入钱曾所校的《碧鸡漫志》时，将"落"理校为"格"。见《碧鸡漫志校正》第 32 页。

② 昭宗，即唐昭宗李晔（公元 867—904 年），唐朝第十九位皇帝（公元 889—904 年在位）。他是唐懿宗第七子、唐僖宗的弟弟。原名杰，即位后改为敏，又改为晔。在位 16 年，虽也想有所作为，振作晚唐的朝政，但他一直是宦官和藩镇手中的傀儡，后被朱全忠派人杀害。死后谥号为圣穆景文孝皇帝。王灼所引词为《菩萨蛮》，相传为昭宗幸华州于齐云楼上西望长安时所作，下文"唐昭宗词"条录有二首《菩萨蛮》词。

③ 李重光，即李煜（公元 937－978 年），字重光，公元 961 年继位为南唐皇帝，向宋称臣。975 年降宋，国灭。978 年被宋太宗毒死。世称李后主。精于文艺，约有 40 首词作存世，多数至今仍脍炙人口。王衍，见卷一"唐绝句定为歌曲"条注⑮。孟昶（公元 919－965 年），五代后蜀主。孟知祥第三子。知祥据蜀

称帝，立昶为太子。继位后，好游宴，不务政事。公元 965 年，宋兵入蜀，昶兵败投降。后死于开封。钱俶（公元 929—988 年），原名弘俶，字文德，钱元瓘第九子，钱倧弟。后汉乾祐元年（948）正月即位为忠懿王。即位后，体恤民生，颇有作为。宋太祖开宝八年（975），钱俶应赵匡胤约，出兵与北宋会师南唐金陵。十二月，钱俶入朝表贺。太平兴国三年（978）再次入朝，纳土归宋。宋王朝先后封其为淮海国王、汉南国王、南阳国王。又辞国号，改封许王，进封邓王。端拱元年（988）八月卒于南阳。

④ 庄宗，即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勖，公元 885－926 年，小字亚子，沙陀部人。后梁龙德三年（923）即帝位，改元同光。同光四年，因伶官作乱，被乱军所杀，庙号庄宗。欧阳修著名的《五代史·伶官传序》即主要是对他的评论。庄宗喜文艺，曾制《如梦令》曲。有词 4 首，曾昭岷等编《全唐五代词》正编卷 3 收录。同父，即其父李克用，公元 856－908 年，唐西突厥沙陀族人。曾带领沙陀兵镇压黄巢起义军，进逼长安。被任为河东节度使，封晋王。后割据一方，与朱温长期混战。死后，其子存勖建立后唐，被尊为太祖。

【案语】

王灼认为唐末五代时的文章衰陋至极，但歌词创作却别具一格，尤其是士大夫的创作，为北宋初期远为不及。王灼所列举的“士大夫”，皆为唐末五代时几位爱好文艺的皇帝或国主，政治上皆无甚作为。而宋太祖、太宗以其才略，先后平定了各个地方政权，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戎马倥偬，无暇游艺宴乐，自非王灼所云之“士大夫”可比。

另外，如和北宋中后期相比，北宋初期在文艺方面确实处于一个低谷时期。苏轼《六一居士集叙》云：“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轼文集》第 316 页，孔繁礼点校，中华书局 1999 年 7 月第 5 次印刷本）如果把苏轼所说的“斯文”理解为

包括王灼所云的“乐章”，那么王灼“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合乎实际。

从《全宋词》来看，宋初不但几代帝王少有词作传世，即使通常意义上的士大夫，也确不屑于此，存世之作偏少。反观前代，除了晚唐的温庭筠、韦庄等大力作词，还有五代时西蜀和南唐两个词人群体，大量创作歌词，并确立了词的风格情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灼的看法也是接近真实的。

2.2 唐昭宗词

唐昭宗以李茂贞之故，欲幸太原，至渭北，韩建迎奉归华州①。上郁郁不乐，时登城西齐云楼眺望，制《菩萨蛮》曲曰："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②。又曰："飘飖且在三峰下。秋风往往堪沾洒。肠断忆仙宫，朦胧烟雾中。　　思梦时时睡，不语长如醉。早晚是归期，穹苍知不知？"

【疏证】

① 李茂贞，公元 856—924 年，本名宋文通，因护僖宗驾有功，获赐姓名。深州博野（今河北蠡县）人。在平定黄巢起义和藩镇交攻的过程中逐渐坐大。韩建，公元 855—912 年，字佐时，河南许昌人，颇有勤政爱民之声。乾宁三年（896）7 月，李茂贞借口昭宗命宗室诸亲王建立军队，乃是为了攻己，进军京师，昭宗出奔，诸王率禁军车驾欲去太原依李克用，至渭北，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韩建奉迎，遂驻跸华州。

② 陈耀文《花草粹编》卷 3 本词题作《菩萨蛮·华州登齐云楼》。本词个别字句各本有出人。如"野烟生碧树"，四库全书本《中朝故事》卷上所录为"远烟笼碧树"，敦煌写卷斯 2607 为"野烟遮远树"。"安得有英雄"，《花草粹编》等作"何处有英雄"。"迎归大内中"，四库全书本《中朝故事》卷上录为"迎挐归故宫"。

【案语】

唐昭宗词现存有五首。除了此二首外，还有《巫山一段云》二首，《思帝乡》残篇，见曾昭岷等编《全唐五代词》正编卷一，183—184 页，中华书局 1999 年 12 月版。

2.3 各家词短长

王荆公长短句不多,合绳墨处,自雍容奇特[①]。晏元献公[②]、欧阳文忠公[③],风流缊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④]。或曰:长短句中诗也[⑤]。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⑥]。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从柳氏家法,正自不得不分异耳[⑦]。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⑧]。黄晚年闲放于狭邪,故有少疏荡处。后来学东坡者,叶少蕴、蒲大受亦得六七,其才力比晁、黄差劣[⑨]。苏在庭、石耆翁入东坡之门矣,短气跼步,不能进也[⑩]。赵德麟、李方叔皆东坡客,其气味殊不近[⑪]。赵婉而李俊,各有所长。晚年皆荒醉汝、颍、京、洛间,时时出滑稽语。贺方回[⑫]、周美成[⑬]、晏叔原[⑭]、僧仲殊各尽其才力[⑮],自成一家。贺、周语意精新,用心甚苦。毛泽民、黄载万次之[⑯]。叔原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将不可学。仲殊次之,殊之赡,晏反不逮也。张子野、秦少游俊逸精妙[⑰]。少游屡困京、洛,故疏荡之风不除。陈无己所作数十首,号曰"语业",妙处如其诗,但用意太深,有时僻涩[⑱]。陈去非[⑲]、徐师川[⑳]、苏养直[㉑]、吕居仁[㉒]、韩子苍[㉓]、朱希真[㉔]、陈子高[㉕]、洪觉范[㉖],佳处亦各如其诗。王辅道、履道善作一种俊语,其失在轻浮[㉗]。辅道夸捷敏,故或有不缜密。李汉老富丽而韵平平[㉘]。舒信道、李元膺,思致妍密,要是波澜小[㉙]。谢无逸字字求工,不敢辄下一语,如刻削通草人,都无筋骨,要是力不足[㉚]。然则独无逸乎?曰:类多有之,此最著者尔。宗室中,明发、伯山久从汝洛名士游,下笔有逸韵,虽未能一一尽奇,比国贤、圣褒则过之[㉛]。王逐客才豪,其新丽处与轻狂处,皆足惊人[㉜]。沈公述[㉝]、李景元[㉞]、孔方平、处度叔侄[㉟]、晁次膺[㊱]、万俟雅言[㊲],皆有佳句,

就中雅言又绝出。然六人者，源流从柳氏来，病于无韵。雅言初自集分两体：曰“雅词”，曰“侧艳”，目之曰《胜萱丽藻》[38]。后召试入官，以侧艳体无赖太甚，削去之。再编成集，分五体：曰“应制”，曰“风月脂粉”，曰“雪月风花”，曰“脂粉才情”，曰“杂类”，周美成目之曰《大声》[39]。次膺亦间作侧艳。田不伐才思与雅言抗行，不闻有侧艳[40]。田中行极能写人意中事，杂以鄙俚，曲尽要妙，当在万俟雅言之右[41]。然庄语辄不佳。尝执一扇，书句其上云：“玉蝴蝶恋花心动”。语人曰：“此联三曲名也，有能对者，吾下拜”。北里狭邪间横行者也[42]。宗室温之次之[43]。长短句中，作滑稽无赖语，起于至和[44]。嘉祐之前，犹未盛也[45]。熙、丰、元祐间，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时出一两解[46]。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47]。元祐间，王齐叟彦龄，政和间，曹组元宠，皆能文，每出长短句，脍炙人口[48]。彦龄以滑稽语噪河朔。组潦倒无成，作《红窗迥》及杂曲数百解，闻者绝倒，滑稽无赖之魁也。夤缘遭遇，官至防御使[49]。同时有张衮臣者，组之流，亦供奉禁中，号“曲子张观察”[50]。其后祖述者益众，嫚戏汙贱，古所未有。组之子，知阁门事勋，字公显，亦能文[51]。尝以家集刻板，欲盖父之恶。近有旨下扬州，毁其板云。

【疏证】

① 王荆公，王安石，公元 1021－1086 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由舒国公改封荆国公，死后谥文，世称王荆公或王文公。安石的词，今存 20 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其《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竞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② 晏元献公，晏殊，公元 991－1055 年，字同叔，谥号元献，世称晏元献。以词负盛名。今存词 130 余首，全为小令。他一

生富贵优游，所作多吟成于舞榭歌台、花前月下，而笔调闲婉，理致深蕴，音律谐适，词语雅丽，为当时词坛耆宿。他善于捕捉事物特征，熔铸佳句，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浣溪沙》）皆为工妙之语，千古传诵。其词风既吸收花间派温庭筠、韦庄的格调，也深受南唐冯延巳的影响，承袭了其清俊疏淡的特色，不流于轻倩、浮浅，故为当时所重。有《珠玉词》传世。

③ 欧阳文忠公，欧阳修，公元 1007－1072 年，谥号文忠，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永丰县）人。他是北宋前期的文坛领袖，诗、文、词皆有很高成就。其词主要收在《六一词》和《醉翁琴趣外编》中，计 200 多首，大部分描写爱情。与他在散文和诗中表现出庄重的儒者面目不同，他的词情意缠绵，风流深婉。后期有不少直抒个人抱负的作品，如题咏颍州西湖的 10 首《采桑子》，表现了襟怀豪逸的洒脱情怀和自我宽慰的情绪。他有些词向清疏峻洁的方向发展，一洗晚唐、五代的绮靡富贵习气。这说明作者已开始突破词的传统题材和表现手法，对苏轼豪放派词人和秦观等婉约派词家均有一定影响。冯煦说他“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概括了欧阳修在宋词发展中的地位。

④ 东坡先生，苏轼，公元 1037－1101 年，字子瞻，自号东坡，后人称为东坡先生。四川眉山人。他自嘉祐二年（1057）登第后即“暴得大名”，却一生不容于新旧两党，仕途坎坷，数度大起大落，但他都能坦然面对，应付自如。卒于常州，葬于河南郏县。南宋孝宗时追谥为“文忠”。其文章纵横奔放，诗飘逸不群，词开豪放一派，书画亦称名家。著述极丰，除收录其诗文奏牍的 110 卷《东坡七集》外，另著有《易传》、《书传》、《论语说》等学术著作和其他杂记文字。临镜笑春，原指美女对镜顾盼自如，自信自己的容貌艳过春花。黄庭坚论颜真卿书法有“至其得意处，乃如戴花美女，临镜笑春”之语。联系上句，王灼的意思是苏词中

即便写得平常的词也超过同辈诸人所作，更不用说那些“出神入天”的高妙神品了。

⑤ 此意出《后山诗话》：“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见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309 页)。

⑥ 柳永，公元 987—1053 年，福建武夷山市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曾官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他是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扩大了词境，而且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有很大影响。词集为《乐章集》，见下文“《乐章集》浅近卑俗”条。野狐涎，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卷 7 载：传说以小口罂盛肉埋于野外，狐欲食而喙不得人，馋涎流滴罂内，渍人肉中。取其肉晒为脯末，食之能令人迷惑而生幻影。后遂以野狐涎指迷惑人的话。

⑦ “不得不”，多本无“得不”二字，《碧鸡漫志校正》第 35—36 页有辨析，并据天一阁本补人。

⑧ 晁无咎，即晁补之，公元 1053—1110 年，字无咎。善为文，和黄庭坚、秦观、张耒同为苏门四学士。其文收人《鸡肋集》，词收人《晁氏琴趣外篇》。其词格调与苏轼相近，不喜绮靡。黄鲁直，即黄庭坚，公元 1045—1105 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黔安居士，八桂老人。诗学杜甫，开创江西诗派。书法成就很高，为宋四家之一。其词也有成就，词风流宕豪迈。在词的诗化方面，他在苏轼之后对词的传统体性有了更大的超越；在词化方面，还没有臻及秦观所达到的艺术佳境。所以在北宋词史上，他是处在苏轼与秦观之间的过渡性词人。有《山谷词》。

⑨ 叶少蕴，即叶梦得，公元 1077—1148 年，字少蕴，号石林，吴县人。平生嗜学，精熟掌故，著有《石林词》、《石林诗话》和《石林燕语》等。早年词风婉丽，晚岁落尽铅华，内容充实，笔力雄迈，能於简淡中时出雄杰，有苏门遗风。蒲瀛，字大受，号漫

叟，四川阆中人。主要生活在宋徽宗、高宗年间。工诗、能词，著有《蒲氏漫斋录》。参见《文学遗产》2004年第6期李剑国、任德魁《〈蒲氏漫斋录〉新考》一文。

⑩ 苏在庭，生卒不详。石耆翁，蜀人，生平不详，《全宋词》录词2首。跼（jú）步，迈不开步子，形容苏、石二人的词作属于对东坡词亦步亦趋的模仿。跼，拘束、限制，弯曲。

⑪ 赵令畤，公元1061—1134年，初字景贶，自号聊复翁，为宋太祖次子燕王德昭的玄孙。苏轼改字为德麟，故后人称他为赵德麟。著有《侯鲭录》八卷，赵万里辑其词为《聊复集》一卷。李方叔，李廌，公元1059—1109年，字方叔，号德隅斋，又号济南先生、太华逸民。华州（今陕西省华县）人。少以文为苏轼所知，由此成为"苏门六君子"之一。文章喜论古今治乱，辨而中理。诗歌以七古和七绝为佳，风格雄健奇丽。著有《师友谈记》、《济南集》等。

⑫ 贺方回，贺铸，公元1052—1125年，字方回，自号庆湖遗老，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其人长身耸目，面色铁青，人称贺鬼头。能诗文，尤长于词。其词兼有豪放、婉约二派之长，长于锤炼语言并善融化前人成句。用韵严格，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部分描绘春花秋月之作，意境高旷，语言浓丽哀婉，近秦观、晏几道；其爱国忧时之作，悲壮激昂，又近苏轼。

⑬ 周美成，周邦彦，公元1056—1121年，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他因精通音律、善作词，曾被宋徽宗任命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周邦彦的词在题材和情感内涵方面没有提供更多的新东西，但在艺术形式、技巧方面都堪称北宋词的一个集大成者。他极重视词与音乐的配合，使词的声律模式进一步规范化、精密化，因而其词音律严整，格调精工，且多创新调。南宋以后的姜夔、张炎、周密、吴文英等人都十分推重周邦彦，有人甚至称他为"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陈郁《藏一话腴》），其词集竟然有杨泽民、方千里、陈允平三家和词。

直到清代的常州词派，还奉他为词之“集大成者”，认为学词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他的“浑化”之境（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近代学者王国维，也把周邦彦比作“词中老杜”（《清真先生遗事》）。这说明在词的艺术形式和语言技巧上，周邦彦确有出色的贡献与深远的影响。今存《片玉词》10 卷，另有《清真集》2 卷，集外词 1 卷。

⑭ 晏叔原，晏几道，公元 1038－1110 年，字叔原，号小山，晏殊第七子。性耿介孤傲。其词以小令短调为多，尤其是从语言的精度和情感的深度两个层面将《花间集》以来的艳词小令艺术发展到极致，但他又能做到艳而不俗、语淡情深，形成哀感缠绵、清壮顿挫的词风。黄庭坚评其词说：“精壮顿挫，能动摇人心。上者高唐洛神之流，下者不减桃叶团扇。”（《小山词序》）。清人冯煦评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蒿庵论词》）。有《小山词》，存词 259 首。

⑮ 仲殊，生卒不详，即僧挥，姓张氏，又字师利，安州（今湖北省安陆市）人。曾举进士，后出家为僧，居苏州承天寺、杭州吴山宝月寺，与苏轼交游唱酬。崇宁中，自缢死。词风奇丽清婉，有《宝月集》。

⑯ 毛泽民，毛滂，公元 1060—约 1124 年，字泽民，号东堂，江山（今属浙江）人。元祐中，苏轼守杭，毛滂为法曹，颇受器重。其词受苏轼、柳永影响，清圆明润，别树一格，无秾词艳语，自然深挚、秀雅飘逸，“情韵特胜”（《四库总目提要》卷 198），对南宋陈与义、朱敦儒乃至姜白石、张炎等人的创作都有影响。著有《东堂集》10 卷，词集为《东堂词》。黄载万，黄大舆，约公元 1095—约 1160 年，字载万，蜀人，号岷山耦耕。善歌词，有词集《乐府广变风》，今不传。曾于己酉冬（1129 年）录唐以来诗人咏梅词数百首，编为 10 卷，命曰《梅苑》。著《韩柳文章谱》3 卷，已佚。所存词仅《虞美人》1 首和《更漏子》残句，皆见于王灼本书，《全宋词》据以收录。

⑰ 张子野，张先，公元 990－1078 年，字子野，乌程（今浙江省湖州市）人。能诗，但以词著，与柳永齐名。他不仅工于小令，也较早地大量创作慢词长调，清人陈廷焯就评其词为“古今一大转移”（《白雨斋词话》）。在艺术上善于以工巧之笔表现一种朦胧的美，以善于用“影”字著称，自称“张三影”。有《张子野词》，存词 180 余首。秦少游，秦观 ，公元 1049－1100 年，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邗沟居士，学者称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人。元祐初（1086），苏轼荐少游于朝，遂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同游苏轼之门，时称“苏门四学士”。秦观早年豪隽盛气，好大见奇，慷慨溢于文词。其词名尤盛，被誉为“今代词手”（陈师道《后山诗话》），后人更有称之为“宋一代词人之冠”者（李调元《雨村词话》）。其词得《花间》、《尊前》遗韵，内容多主情致，并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风格妍丽丰逸，体制淡雅，词境幽怨凄迷，极富感伤情调，堪称婉约词的宗师，对稍后的周邦彦、李清照等人的影响十分深远。著有《淮海集》40 卷，《后集》6 卷。有《淮海词》，也称《淮海居士长短句》。

⑱ 陈无己，陈师道，公元 1053－1101 年，字履常，一字无己，别号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一生安贫乐道，闭门苦吟。苏门六君子之一，江西诗派重要作家。亦能词，其词风格与诗相近，以拗峭惊警见长。著有《后山先生集》，其词集为《后山词》，《全宋词》录其词 54 首。

⑲ 陈去非，陈与义，公元 1090－1139 年，字去非，别号简斋，两宋之际的杰出诗人，同时也工于填词。其词别具风格，尤近于苏东坡，语意超绝，笔力横空，疏朗明快，自然浑成。有词集名《无住词》，存词 18 首。

⑳ 徐师川，徐俯，公元 1075－1141 年，字师川，号东湖居士，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修水县）人。黄庭坚之甥。工诗词，语言秀丽，意境开阔。有《东湖集》，不传。《全宋词》收其词 17 首。

㉑ 苏养直，苏庠，公元 1065－1147 年，字养直，江苏丹阳

人。有诗名，但词名更著，成就亦高于其诗。其词多描写闲适生活，偶有家国沦亡的哀怨与怅惘。能避纤丽与浮艳，笔调明朗爽洁。有《后湖集》、《后湖词》，皆不传，近人刘毓盘辑有《后湖词》1卷。

㉒ 吕居仁，吕本中，公元1084－1145年，字居仁，谥文清，学者称东莱先生，寿州（今安徽省寿县）人。江西诗派著名诗人。他的诗词都以构思精巧见长，大多写得词浅意深，别有风味。诗歌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江西诗派的风格，诗风明畅灵活。其词婉丽清新，而悲慨时事、渴望收复中原故土的词作，则感情浓郁，语意深沉。有《东莱诗集》20卷，还有《紫微诗话》、《江西诗社宗派图》等。近人赵万里为其辑有《紫微词》1卷。

㉓ 韩子苍，韩驹，公元1080—1135年，字子苍，号牟阳，学者称"陵阳先生"，四川仁寿人。后徙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从苏辙学，苏辙称其诗似储光羲，他因此得名。他是"江西诗社宗派"中黄、陈之外才情较高的一位诗人，其诗论和实际创作上的个性特色，显示了江西诗派艺术上的某些转机。有《陵阳集》。《全宋词》收词1首及2残句。

㉔ 朱希真，朱敦儒，公元1081－1159年，字希真，号岩壑，洛阳人，故又称伊水老人、洛川先生。早年隐居不仕，以诗酒风流自娱，为"洛中八俊"之"词俊"，一生行藏都体现在词中，被称为"天资旷逸，有神仙风致"的词人。其词语言清畅，多反映隐居闲适生活；北方沦陷后，也有感怀愤激之作。所著《岩壑老人诗文》等，皆佚。词集有《樵歌》，一名《太平樵唱》，3卷。

㉕ 陈子高，陈克，公元1081－1137年，字子高，自号赤城居士，浙江省临海市人。诗词皆工，但词的成就更大。其词对时世有所反应，但主要还是承"花间"和北宋的婉丽之风，以描写粉融香润的生活和闲适之情见长。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其"词格高丽，晏周流亚"，清陈廷焯评曰："陈子高词婉雅闲丽，暗合温、韦之旨，晁无咎、毛泽民、万俟雅言等远不逮也。"（《白雨斋词

话》)，“婉雅闲丽”与“合温韦之旨”二语准确地道出了他的歌词创作的主导风格与继承关系。著有《天台集》10卷，《赤城词》1卷，今均不传。《全宋词》及《补辑》共收词55首。

㉖ 洪觉范，惠洪，公元1071－1128年，字觉范，故称洪觉范，宋代著名诗僧，俗姓彭(一作姓喻，名德洪)，筠州新昌(今江西省宜丰县)人。工诗能文，与苏轼、黄庭坚等为方外交。虽出家却时作绮语，因咏“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心未到家”(《上元宿百丈》)句遂得“浪子和尚”之称(《能改斋漫录》卷11)。《许彦周诗话》记曰:“近时僧洪觉范颇能诗……，又善作小词，情思婉约，似秦少游。至如仲殊、参寥虽名世，皆不能及。”著有《石门文字禅》30卷，中有《寂音自序》一文，述其生平甚详。又有《冷斋夜话》10卷，主要论诗，间杂传闻琐事。论诗多引苏、黄等人论点，引黄庭坚语尤多;记事杂有假托伪造之迹。还有《天厨禁脔》3卷。周泳先辑其词为《石门长短句》1卷。《全宋词》收其词21首。

㉗ 王辅道，王寀，公元1078－1118年，字辅道，一字道辅，号南郊，江西省德安县人。政和8年(1118)，以左道为林灵素所陷，弃市。为北宋后期知名一时的词人，《全宋词》收其词12首。履道，王安中，公元1075－1134年，字履道，阳曲(今属山西)人。少尝师事苏轼。其词风格清丽委婉，有《初寮词》。《全宋词》收其词55首。

㉘ 李汉老，李邴，公元1085－1146年，字汉老，号云龛，济州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人。其词清幽雅洁，近似毛滂。有《云龛草堂集》，不传。《全宋词》存其词12首。

㉙ 舒信道，舒亶，公元1041－1103年，字信道，号懒堂、亦乐居士。明州慈溪(今属浙江)人。元丰二年(1079)，他同李定弹劾苏轼作歌诗讥讪时事，并上其诗3卷，酿成“乌台诗案”，颇为后世所鄙。舒亶工于小令，尤以多首《菩萨蛮》见称。其词思致妍密、深情缠绵，又摆脱了惨绿愁红、风悲露泣的男女相思俗

调。赵万里辑《舒学士词》，易大厂亦辑有《信道词》1卷。李元膺，山东省东平县人，生平未详，为哲宗、徽宗时人。近人赵万里辑有《李元膺词》一卷，凡9首，《全宋词》据以收录。

㉚ 谢无逸，谢逸，公元1068－1113年，字无逸，号溪堂居士，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屡举进士不第，以布衣终老。博学，工文辞。曾作蝴蝶诗300首，多有佳句，盛传一时，时人因称"谢蝴蝶"。与从弟谢薖齐名，时称"二谢"。吕本中列两人入《江西诗社宗派图》，有"逸似康乐，薖似玄晖"之誉。其词"标致隽永"（《词统》卷4）、"轻倩可人"（毛晋《溪堂词跋》），既具花间之浓艳，又有晏殊、欧阳修之婉柔。长于写景，风格轻倩飘逸。著有《溪堂集》10卷，词存集中。后有汲古阁本《溪堂词》别出单行。《全宋词》收其词62首。

㉛ 明发，赵士暕，汉王赵元佐玄孙，字明发。工诗善画。《全宋词》收其词4首。伯山，赵子崧，燕王赵德昭五世孙，字伯山，自号鉴堂居士。《全宋词》收其词4首。国贤、圣褒，二人生平不详，据本文可知是宗室子弟。

㉜ 王逐客，王仲甫，字明之，自号逐客，四川省成都市人，约生活于宋神宗时代。有《冠卿集》、《王逐客词》、《王明之诗话》等，然皆不传。叶烨、王兆鹏《北宋词人王仲甫、王观事迹考辨》一文对其有比较详实的考辨（《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87－90页）。

㉝ 沈公述，沈唐，字公述，曾为韩琦之客。《全宋词》收其词4首，断句2则。

㉞ 李景元，李甲，字景元，上海市松江区人，善画翎毛，兼工绘竹。《全宋词》收其词9首。

㉟ 孔方平，孔夷，字方平，汝州龙兴（今河南省宝丰县）人，孔旼之子，孔子四十七代孙。元祐隐士，自号滍皋渔父，与李廌为诗酒侣。曾编词集《兰畹曲会》（详见本卷"兰畹曲会"条），收录唐末宋初诸家词，集中词凡托名为鲁逸仲者，皆为其自作。黄

升称其"词意婉丽,似万俟雅言"。《全宋词》收其词3首。处度,孔榘,字处度,孔夷之侄,二人齐名。《全宋词》收其词2首。

㊱ 晁次膺,晁端礼,公元1046—1113年,一作元礼,字次膺,山东省济宁市人。晁补之称他为十二叔,常与唱和。其词多咏物、颂谀之作,或抒发个人游宦生活感受,风格近周邦彦,气魄较周豪放,而不及周工致。在创制新调方面有一定贡献。黄昇称他"与万俟雅言齐名,按月律进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7)。徽宗政和三年(1113)以承事郎为大晟府协律,未及供职即病逝。词集《闲适集》,已佚,今传《闲斋琴趣外篇》6卷,《全宋词补辑》另从《诗渊》辑得1首。

㊲ 万俟雅言,万俟咏,字雅言,号大梁词隐。籍贯与生卒年均不详。哲宗元祐时已以诗赋见称于时,但屡试不第,于是绝意仕进,纵情歌酒。他精通音律,其词审音辨律,造语典丽,每出一词,次日即盛传都下。黄庭坚曾称之为"一代词人",黄昇称其词"发妙音于律吕之中,运巧思于斧凿之外,平而工,和而雅"(《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7)。其词多颂谀、风日之作,注重音律,构思新颖,风格淡婉工雅。徽宗时曾任大晟乐府制撰。近人赵万里辑其词得29首。

㊳《胜萱丽藻》,万俟咏自编的第一本词集,早已失传。

㊴《大声》,即《大声集》,万俟咏增删自编词集《胜萱丽藻》而成,周邦彦为之命名。5卷,失传。

㊵ 田不伐,田为,字不伐,生卒、籍里皆无考。善弹琵琶,政和末,充大晟府典乐,宣和元年(1119)为乐令。《全宋词》据赵万里辑本《芊呕集》收其词6首。

㊶ 田中行,生平无考,有《田中行集》,已佚。其词善写人意中事,杂以俗言俚语,曲尽要妙。《全宋词》收其词1首,残句一则,然皆不能确认为其所作。

㊷ 狭邪,亦作狭斜,指小街曲巷。因狭路曲巷多为娼妓所居,遂以指娼妓居处。

㊸ 温之，赵温之，广平郡王赵德隆四世孙。《全宋词》存其词 3 首。

㊹ 至和，宋仁宗赵祯年号，公元 1054—1056 年。

㊺ 嘉祐，宋仁宗赵祯年号，公元 1056—1063 年。

㊻ 熙、丰，熙宁和元丰，宋神宗赵顼年号，分别为公元 1068—1077 年和公元 1078—1085 年。元祐，宋哲宗赵煦年号，公元 1086—1094 年。张山人，本名张寿，山东兖州人。约生于北宋天圣五年至十年（公元 1027—1032 年）间，至和三年（1056）到京城汴梁，在瓦舍中说诨话，蜚声于宋熙宁至崇宁年间。张山人说诨话时，多以俳谐体 17 字诗穿插其中。所谓“17 字诗”是一种“五五五二”格式的滑稽诗体，俗称“瘸腿诗”，今称“三句半”，以前三句的严肃、整齐和后半句的诙谐、短缺形成对比，产生情趣。语言俚俗、滑稽而含讥讽，为时人所津津乐道。晚年倦于卖艺生涯，由汴梁还乡，死于途中，时约在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除《碧鸡漫志》外，《渑水燕谈录》、《夷坚志》等书也有记载。

㊼ 孔三传，其名不详，“三传”当为其绰号或艺名，山西省晋城市人。他首创诸宫调这种表演形式，于神宗、哲宗年间在汴京从事诸宫调的编撰和表演活动，颇有影响。诸宫调，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载：“诸宫调，本京师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入曲说唱。”可见是一种大型说唱形式，流行于宋、金、元时期。其歌唱部分由多种宫调不同的曲牌所构成，有只曲，短套曲和套曲等曲式。诸宫调就是把这几种曲式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并间以说白，说唱长篇故事。其曲调来源于唐、宋时的词调、大曲和宋初赚词的缠令以及当时流行的其他俗曲。伴奏乐器以鼓、板、笛为主，后也有以弦乐伴奏的，故明、清人又称之为“挡弹词”或“弹唱词”。现存最早的完整作品为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总的说来，诸宫调体制宏大，音乐丰富，标志着我国说唱艺术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对后世戏曲、说唱艺术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可参阅龙建国《诸宫调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版)。

㊽ 王齐叟,字彦龄,山东临清人,卒年 39 岁。按本卷“王彦龄夫妇词”条云齐叟为元祐宰臣岩叟之弟。查岩叟生平资料,在任泾州推官时有因弟丧而辞官奉养双亲的记载。如所丧之弟是齐叟,则齐叟于元祐前已离世,不应是“元祐间”人。曹组,字元宠,一字彦章,生卒年不详,河南禹县人。与其兄曹纬以学识见称于太学。因占对才敏,深得徽宗宠幸,奉诏作《艮岳百咏》诗。其词以“侧艳”和“滑稽下俚”著称,喜用俗语,多谑词、艳词,语言生动、构思奇特、手法新颖,在北宋末曾传唱一时,不少人纷纷仿效。也有清幽秀劲之作,风格近秦观、毛滂。描写其羁旅生活的作品,则感受真切,境界深远,与柳永词有继承关系。他有的词已接近于曲,显示出词的演化趋向。有《箕颍集》20 卷,不传。赵万里辑有《箕颍词》。

㊾ 夤缘,攀附;凭藉关系,进行钻营。

㊿ 张衮臣,其资料主要见于《碧鸡漫志》本文中,其余无考。

51 曹勋,公元 1098－1174 年,字公显,一作功显,号松隐,曹组之子。北宋末年慢词大家,自度新曲极多,应制咏物之作亦多。著有《松隐集》、《北狩见闻录》等,词集有《松隐乐府》3 卷,《补遗》1 卷。

【案语】

本文对北宋重要词人一一点评,是全书的纲领性内容之一。大致以苏轼和柳永为中心,对围绕在两者周围或受其影响的词人词作的风格特色、优长缺陷作了简略的评判。对各家词的评点虽然只有片言只语,但不乏精当之论,可以当作一篇北宋词人风格论来看。同时,对词人间的前后继承和影响也加以了梳理,并透露出北宋百余年间词风演变的轨迹,以及北宋后期词坛的基本面貌和向曲文讲唱演变的倾向,具有北宋词简史的性质。由于与所评价词人的活动年代相去不远,王灼本文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尤其是一些后来影响式微的词人和失传的作品

的信息。

吴熊和认为本卷“系统地叙述宋词的发展过程和源流派别，所评论的本朝词人多达六十余家，等于是一卷下至南宋初的宋代词史和词家总论。”(《唐宋词通论》第29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而本条总论各家词短长，又是本卷的总论，仿晁补之《评本朝乐章》和李清照《词论》的写法，历评各家词，是批评论，同时又是审美创作论。从批评论看，主要论述了晏殊、欧阳修、苏轼、晁无咎、黄庭坚、贺铸、周邦彦、晏几道、张子野、秦少游等人词。苏轼词最高，其次晏殊、欧阳修、贺铸、周邦彦、晏几道、张子野、秦少游，都是以韵味取胜的，于中可见王灼的词学观。从创作论看，全文也反复强调一个“韵”字，可见王灼同晁补之一样，将“韵味”作为论词的首要标准。

本文及其本卷后面对各家词的分论都贯穿着尊苏抑柳的倾向。对此，后人多有不同看法。

2.4 乐章集浅近卑俗

柳耆卿《乐章集》，世多爱赏[①]。其实该洽，序事闲暇，有首有尾[②]。亦间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惟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前辈云："《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戚氏》，柳所作也[③]。柳何敢知世间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贺《六州歌头》、《望湘人》、《吴音子》诸曲[④]，周《大酺》、《兰陵王》诸曲最奇崛[⑤]。或谓深劲乏韵，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歌曲自唐虞三代以前，秦汉以后皆有，造语险易，则无定法。今必以"斜阳芳草"、"淡烟细雨"绳墨后来作者，愚甚矣。故曰，不知书者，尤好耆卿。

【疏证】

①《乐章集》，在柳永逝后不久，《乐章集》便正式问世，后流传不绝。原书不分卷，依宫调、词牌序列，所收词 190 余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 21 著录为 9 卷，并评曰："耆卿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尤工于羁旅行役。"今易见者为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毛斧季校）本、吴重熹《山左人词》（缪荃孙本）本、朱祖谋《彊邨丛书》本、唐圭璋《全宋词》本。各家当年参校诸本中如宋本、天籁轩本、焦弱侯本等，今已难得见。当代读者对《乐章集》兴趣浓厚，与之相应，对该书的整理校注也成为热点，版本众多，目前较常见的有姚学贤、龙建国的《柳永词详注及集评》（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薛瑞生的《乐章集校注》（中华书局 1994 年版），孙光贵、徐静的《柳永集》（岳麓书社 2003 年版），顾之京、姚守梅、耿晓博的《柳永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 2005 年版）等。

②“其实该洽”，多本只作“该洽”，《碧鸡漫志校正》作了辨析，据天一阁本补入“其实”二字。

③柳永《戚氏》：晚秋天，一霎微雨洒庭轩。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惹残烟。凄然。望江关。飞云黯淡夕阳间。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远道迢递，行人凄楚，倦听陇水潺湲。正蝉吟败叶，蛩响衰草，相应喧喧。　孤馆度日如年。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长天净，绛河清浅，皓月婵娟。思绵绵。夜永对景，那堪屈指，暗想从前。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　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别来迅景如梭，旧游似梦，烟水程何限！念利名、憔悴长萦绊，追往事、空惨愁颜。漏箭移、稍觉轻寒。渐呜咽、画角数声残。对闲窗畔，停灯向晓，抱影无眠。

④贺铸《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间呼鹰嗾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乐匆匆。　似黄粱梦。辞丹凤，明月共，漾孤篷。官冗从，怀倥偬，落尘笼。簿书丛，鹖弁如云众，供粗用，忽奇功。笳鼓动，渔阳弄，思悲翁。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望湘人》即《望湘人・春思》：厌莺声到枕，花气动帘，醉魂愁梦相半。被惜馀薰，带惊剩眼。几许伤春春晚。泪竹痕鲜，佩兰香老，湘天浓暖。记小江、风月佳时，屡约非烟游伴。　须信鸾弦易断。奈云和再鼓，曲终人远。认罗袜无踪，旧处弄波清浅。青翰棹舣，白蘋洲畔。尽目临皋飞观。不解寄、一字相思，幸有归来双燕。《吴音子》即《拥鼻吟》：别酒初销，怃然弭棹蒹葭浦。回首不见高城，青楼更何许。大艑轲峨，越商巴贾。万恨龙锺，篷下对语。　指征路。山缺处，孤烟起，历历闻津鼓。江豚吹浪，晚来风转夜深雨。拥鼻微吟，断肠新句。粉碧罗笺，封泪寄与。

⑤周邦彦《大酺》即《大酺・越调・春雨》：对宿烟收，春禽

静，飞雨时鸣高屋。墙头青玉旆，洗铅霜都尽，嫩梢相触。润逼琴丝，寒侵枕障，虫网吹粘帘竹。邮亭无人处，听檐声不断，困眠初熟。奈愁极顿惊，梦轻难记，自怜幽独。　　行人归意速，最先念、流潦妨车毂。怎奈向、兰成憔悴，卫玠清赢，等闲时、易伤心目。未怪平阳客，双泪落、笛中哀曲。况萧索、青芜国，红糁铺地，门外荆桃如菽。夜游共谁秉烛？《兰陵王》即《兰陵王·越调·柳》：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案语】

本文指出《乐章集》“其实该洽，序事闲暇，有首有尾，亦间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等种种优点后，却仍以“浅近卑俗”否定柳词，反映出王灼崇雅的词论取向。但他随后提出“歌曲自唐虞三代以前，秦汉以后皆有，造语险易，则无定法”的观点，既然“造语”“无定法”，那么以浅近俚俗之语入词就同样不应被否定，何况柳词能道难道之情，状难状之景，并能“动摇人心”，以至“世多爱赏”呢！这是王灼这段话的自相矛盾之处。

柳永自己并没有将《戚氏》比作《离骚》，而是后人对《戚氏》这首词的称赞和激赏。这竟成为王灼攻击柳永的口实：“柳何敢知世间有《离骚》？”，轻视不屑之意溢于言表。而有人对贺铸、周邦彦的词有所批评，他也怪罪到柳永的头上，认为是遭了柳词之毒的缘故。对柳词他也不止一次用“野狐涎”来加以诋毁。这些都显示他对柳永和其词深恶痛绝的态度。其批评的情绪似过于激烈，近于叫骂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王灼批判柳词浅俗的同时，对东坡词推崇有加。但东坡本人并不如此否定柳词，如赵令畤《侯鲭录》载

东坡尝赞柳永《八声甘州》“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句曰“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杨用修所载则是东坡以柳词此句反驳“人皆言柳耆卿词俗”的说法，而俞文豹《吹剑录》苏轼问人“我词比柳词何如?”的记载，透露出东坡与柳词一较高下之意，显然对柳词及其影响都是重视的。

王灼没有具体举例说明柳词如何“浅近卑俗”、“声态可憎”，只是以“不知书者尤好之”作为证据。诚然，不识字的人都能理解并喜好，证明相当部分柳词确实浅易通俗，这正是其传播广远的原因之一，并不能说明其“声态可憎”；但仅仅浅近通俗并不就必定能传布众口，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柳词能“动摇人心”，这与知书与否没有必然联系；再者，“知书”如东坡者也重视柳词，就更证明柳词受欢迎的原因并非仅仅通俗易懂了。

2.5 东坡指出向上一路

长短句虽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①]。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

【疏证】

① 王灼此句意为：作为长短句的词，虽然在北宋出现繁荣兴盛的局面，但风格也趋于定型和统一，从而逐渐缺失了前人自创新路、自立格调的精神和勇气，不再有当初词处于发展阶段时的那种蓬勃旺盛、四处开拓的生命力；作品中所贯注的真情也逐渐消减衰竭。它为下句突出东坡词自辟新路、自标一格的地位作铺垫。

【案语】

王灼揭示了当时词坛的现状，即大家纷纷以柳永词和曹组词为效仿对象，而冷落苏词。可见在王灼生活的南北宋之际，以诗为词的方式仍然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原本在王灼眼中"浅近卑俗"的柳词和"滑稽无赖"的曹词成为众人竞相模仿的范本，对此王灼深为不满，但似乎一时无望改变。"虽可笑，亦毋用笑也"，失望之余，透出明显的无奈。

王灼对苏词的这个评价影响较大，常为后人引用。与王灼同时的胡寅在为向子諲《酒边词》的序中论曰："词曲者……唐人为之最工，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第 212

页，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这段话和王灼尊苏抑柳的词学观点相近，且大致同时提出。这似乎在说明，两宋之交的这样一个特殊时代里，尽管多数人还在强调词的当行和本色，但此时对词的风格和内容已开始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再全以《花间》的“绮罗香泽”为宗了。而王灼和胡寅则是洞悉这种先声的人。

2.6 欧词集自作者三之一

欧阳永叔所集歌词，自作者三之一耳[①]。其间他人数章，群小因指为永叔，起暧昧之谤[②]。

【疏证】

① 王灼此处提示的信息是：欧阳修曾将自己和他人所作的一些歌词编为合集，他本人作的只占其中的三分之一。但后人一概视之为欧阳修所作，并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后果。

② “其间他人数章”，王灼没有确指。据宋人的一些相关笔记，大致可以推测是《醉蓬莱》（见羞容敛翠）和《望江南》（江南柳）等几首。前者写情人幽会野合的情事；后者咏一位自幼相识的青春少女，语意挑逗暧昧，后被政敌附会为是写其妹的继女张氏，并造谣中伤欧阳修与张氏有染，导致欧阳修被贬知滁州。这或许即王灼所云的“起暧昧之谤”。“暧昧”，《碧鸡漫志校正》第38页误作“暖味”。

【案语】

随着欧阳修文坛领袖、一代儒宗和名臣地位的确立，收入其词集的众多艳词究竟是不是欧阳修本人所作就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至今仍未定论。其原因显然是欧阳修被偶像化后，在人们心目中自然形成一个与其地位相应的庄重儒雅的形象，后人从而想当然地忽略了欧阳修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应有的七情六欲，也不会注意他早年也有过的风流浪漫的生活。所以当读到《六一词》和《醉翁琴趣外篇》中情意缠绵、风流深婉的艳情词时，就难以置信，于是纷纷为尊者讳了。

其实，对欧阳修年青时的风流艳游，前人有所记载，如钱世

昭《钱氏私志》云："欧阳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幕下，惜欧有才无行，共白于公，屡微讽而不之恤。"如果说钱氏有带着泄私愤的目的而曲意诋毁欧阳修的话，洪迈的《容斋随笔》卷 15 引《孔氏野史》提到欧阳修等人曾"携官妓游龙门，半月不返，留守钱思公作简招之，亦不答"的情况，也可为证。但对欧阳修这样的一代名宗而言，去之越远，其人格上的魅力就越高大，其作为常人的一面总是被后世习惯性的忘却和忽视。王灼正是如此，认为欧阳修词集中真正属于欧阳修所作的只有三分之一，大概是将其余的三分之二的作品都归入艳词，并想当然地断言非欧阳修所作。

在王灼之前，与欧阳修同时的文莹就已为之辩护，其所著《湘山野录》卷上云："公不幸晚为憸人构淫艳数曲射之，以成其毁……嗟哉！不能为之力辨。"（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第 84 页）其后还有曾慥、陈振孙、罗泌等人为之辩解。曾慥《乐府雅词序》云："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孙克强《唐宋人词话》第 190 页，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 21《六一词》解题云："其间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者，亦有鄙亵之语一二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同书卷 17《刘状元东归集》解题云："世传烨既见黜于欧阳公，怨愤造谤，为猥亵之词……盖笃厚之士也，肯以一试之淹而为此憸薄之事哉？"（四库全书本）。罗泌《六一词跋》评欧及其词云："吟咏之余，溢为歌词，有《平山集》盛传于世，曾慥雅词不尽收也。今定为四卷，且载乐语于首。其甚浅近者，前辈多谓刘烨伪作，故削之……则此三卷，或其浮艳者，殆非公之少作，疑以传疑可也。"（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第 193 页）后二则材料记录了刘烨因好怪奇文风而被知贡举的欧阳修黜落后，以淫词媟语假托欧阳修所作的传闻。这则传闻不一定真实，陈振孙对刘烨集的解题中也深表怀疑，但陈、罗二人都加以记载，则说明这则传闻颇有影响。

欧词集中的艳词是否为欧阳修所作，两种意见至今也没有完全统一。如夏承焘云："北宋士夫如范仲淹、司马光亦为艳词，不必为欧阳修讳……词人绮语，攻击之者乃资为口实，《醉翁情趣》中艳体若'江南柳'者尚多，吾人读词，固不致信以为真也。"（夏承焘《唐宋词论丛》185—186 页，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夏承焘全集》第 2 册）陈尚君以为"《琴趣外编》虽有少数他人以至仇人词孱入，多数应肯定为欧阳修所作。"（《欧阳修著述考》，《复旦学报（社科版）》1985 年第 3 期第 171 页）王水照先生对《醉翁琴趣外篇》的版本源流和相关的文献资料加以辨析后，认为"现有的种种理由似均不足以动摇欧阳修对此书的主名地位。"（《〈醉翁琴趣外篇〉的真伪与欧词的历史地位》，见《词学》第十三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4 页）谢桃枋认为："既然《琴趣外篇》系欧公辑己作与流行歌曲之集，其中 125 首见于《近体乐府》者多数固为欧公之作，则其余的 78 首艳词便与欧公无涉了。"（《欧阳修词集考》，见《词学辨》第 361 页）其实，即使真如谢桃枋所说，确有些艳词是欧阳修编入的他人作品，这也至少可以说明欧阳修对这些词的态度是不排斥甚至有所喜好的。那么从喜好到偶自为之也应该是合乎情理的事了。

大体来说，近代以前，认为多数艳词为他人伪托或由他人词孱入而为欧阳修辩护者占多数；现当代以来，认为所有艳词除个别孱入者外，皆为欧阳修本人所作的意见似占上风。

2.7 小山词

晏叔原歌词，初号《乐府补亡》[①]，自序曰："往与二三忘名之士，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皆叙所怀，亦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及同游者意中事。尝思感物之情，古今不异。窃谓篇中之意，昔人定已不遗，第今无传耳，故今所制，通以'补亡'名之。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蘋、云，工以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听之，为一笑乐"[②]。其大指如此。叔原于悲欢合离，写众作之所不能，而嫌于夸，故云"昔人定已不遗，第今无传"。莲、鸿、蘋、云，皆篇中数见，而世多不知为两家歌儿也。其后目为《小山集》，黄鲁直序之云："嬉弄于乐府之余，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又云："狭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③]，其下者不减《桃叶》、《团扇》"[④]。"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娱；苦节臞儒，晚悟裙裾之乐。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则叔原之罪也哉。"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赐第，不践诸贵之门[⑤]。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客求长短句[⑥]，欣然两为作《鹧鸪天》："九日悲秋不到心，凤城歌管有新音。风雕碧柳愁眉淡，露染黄花笑靥深。　初过雁，已闻砧，绮罗丛里胜登临。须教月户纤纤玉，细捧霞觞滟滟金。""晓日迎长岁岁同，太平箫鼓间歌钟。云高未有前村雪，梅小初开昨夜风。　罗幕翠，锦筵红，钗头罗胜写宜冬。从今屈指春期近，莫使金罇对月空。"竟无一语及蔡者。

【疏证】

①《乐府补亡》，晏几道自定的词集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21著录为《小山集》1卷，已非几道原意。今传本皆题

《小山词》。

② 南部诸贤，星凤阁藏明钞本、汲古阁刻本《小山词》原序作“南部诸贤绪余”，应是称南方的几位著名词家。

③《高唐》，即《高唐赋》，战国楚人宋玉所作。全篇分为序和正文两部分，序文通过对话写了楚怀王与巫山神女欢会的故事，引起楚襄王欣然神往；接着酣畅淋漓地描写了神女的生活环境，最后点出希望襄王“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的讽谏主题，其中也蕴含着作者对身世的感伤。想象奇特、夸张大胆、辞采瑰丽是该赋主要特色。宋玉是继屈原之后重要的楚辞作家，《高唐赋》在后世也受到注意，晚唐李商隐《有感》诗云：“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洛神》，即《洛神赋》，三国时魏国曹植所作。序文部分介绍写作动机和背景，赋文部分具体展现了洛神的美丽、作者与洛神彼此间的爱慕和内心活动以及因人神相隔洛神不得不含恨而别后作者的眷恋、惆怅心情。《洛神赋》对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有所继承，但精致玲珑，是汉大赋转化为抒情小赋时产生的名作，在文学史上有很大影响。

④《桃叶》，即《桃叶歌》，东晋王献之作。《乐府诗集》卷 45 有《桃叶歌》，文中引《古今乐录》介绍说：“《桃叶歌》者，晋王子敬之所作也。桃叶，子敬妾名，缘於笃爱，所以歌之。”《桃叶歌》共三首。其一为：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二为：桃叶复桃叶，桃叶连桃根。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三为：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桃叶歌》在当时很流行，《南史・陈本纪》中，有“江东谣多唱王献之《桃叶辞》”的记载，可见直至隋灭陈，此歌还在江南地区风靡。《团扇》，即《团扇歌》。一为汉班婕妤所作《怨歌行》有“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句，后人因称为团扇歌。南北朝时有《团扇歌》，属于乐府吴声歌曲。《宋书・乐志一》：“《团扇歌》者，中书令王珉与嫂婢有情，爱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团扇，故制此歌。”《乐府诗集》卷 45 引《古今乐录》作《团

扇郎歌》。另沈约、萧衍、刘禹锡等人都作过《团扇歌》。

⑤ 乞身，古代以作官为委身事君，故退职致仕称乞身。《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仕。"可见一般致仕年龄为70岁。

⑥ 蔡京，公元1047－1126年，字元长，福建仙游人。蔡京善于奉迎，先后四次任相，共达十七年之久。他是北宋最腐败昏庸的宰相之一。北宋末，太学生陈东上书，称蔡京、童贯、朱勔、李彦、王黼、梁师成为六贼，而称蔡京为"六贼之首"。靖康元年，宋钦宗即位，蔡京被贬岭南，途中死于潭州。

【案语】

王灼在本书卷二"歌词之变"条云："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晏几道早已秉持此论。他将自己的词集名为《乐府补亡》，并序曰"尝思感物之情，古今不异。窃谓篇中之意，昔人定已不遗，第今无传耳，故今所制，通以'补亡'名之。"不但将时人仍较轻贱的小词与高居文坛正统地位的古乐府相提并论，还认定两者皆是歌咏"古今不异"的"感物之情"，从内容上指出词与乐府的相通之处。王灼的论点不一定源自晏几道，但他从小山词序中看到了共鸣之处，赞同词的源流久长，以及其独立的地位和价值。

小山词在表现人世的悲欢离合方面无人能出其右，王灼的评价可谓准确。同时他也看到了晏几道自负的一面，即晏不但对当时的歌词表示不满，认为皆"不足以析酲解愠"，且称其作品的情感内涵前人都应已一一吟唱过，只因年代久远而湮灭不闻，所以他重新补作，显然这里有以己作代替前人之作的目的，其自信意味不言而喻。因此王灼评价小山词"嫌于夸"，大概是就其词序所作的判断，而非专就其词作本身得出的结论。

2.8 周贺词语意精新

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时时度曲。周美成与有瓜葛，每得一解，即为制词，故周集中多新声。贺方回初在钱塘作《青玉案》[①]，鲁直喜之，赋绝句云："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②]。贺集中，如《青玉案》者甚众。大抵二公卓然自立，不肯浪下笔，予故谓语意精新，用心甚苦。

【疏证】

① 钱塘一直是杭州的别称，贺铸作此词时在苏州盘门之南十余里的横塘，而非钱塘。王灼误。贺铸《青玉案》，又名《横塘路》，全词为："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见钟振振校注《东山词》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152页）

② 黄诗见《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1《寄方回》："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四部丛刊本）

【案语】

词史上关于周邦彦的资料多表明周本人精通音律，否则也不可能得到徽宗的赏识而担任专门负责审音制乐的大晟府提举一职。王灼此处似云周所作新声其曲调多来自江南某氏，周为其填词而已，不详所据。

贺铸的《青玉案》为其赢得了很高声誉，当时即有"贺梅子"

的雅号。据钟振振先生统计,宋金人和作该词者达到 25 人 28 首,可证其受喜爱程度(钟振振校注《东山词》卷 1,第 158 页)。

2.9 梅苑

吾友黄载万歌词号《乐府广变风》[①]。学富才赡，意深思远，直与唐名辈相角逐，又辅以高明之韵，未易求也。吾每对之叹息，诵东坡先生语曰："彼尝从事于此，然后知其难，不知者以为苟然而已"[②]。夏几道序之曰："惜乎语妙而多伤，思穷而气不舒。赋才如此，反啬其寿，无乃情文之兆欤"[③]？载万所居斋前，梅花一株甚盛，因录唐以来词人才士之作凡数百首，为斋居之玩，命曰《梅苑》[④]。其序引云："呈妍月夕，夺霜雪之鲜。吐臭风晨，聚椒兰之酷。情涯殆绝，鉴赏斯在，莫不抽毫襞彩，比声裁句。召楚云使兴歌，命燕玉以按节。妆台之篇，宾筵之章，可得而述焉"[⑤]。《乐府广变风》有赋梅花数曲，亦自奇特。

【疏证】

① 黄载万，黄大舆，约公元 1095—约 1160 年，字载万，蜀人，号岷山耦耕。著有《韩柳文章谱》，不传。词集《乐府广变风》，也不传。所存词仅《虞美人》1 首和《更漏子》残句，分别见于本书卷 4"虞美人"条和卷 2"古人使王昌莫愁事"条，《全宋词》据以收录。

② 苏轼原话为："彼必尝从事于此，而后知其难且工。其不学者，以为苟然而已"（见《苏轼文集》卷 66《书鲜于子骏楚词后》，孔繁礼点校，中华书局 1986 年 3 月版，第 2057 页），王灼引录不够准确。

③ 夏几道，生平不详。

④《梅苑》，所收皆为唐以来咏梅词，其序称编于己酉冬（1129），计 400 余首，分 10 卷，有四库全书本。

⑤"莫不抽毫襞彩，比声裁句"，四库全书本《梅苑序》作"莫

不抽毫遣滞，劈彩舒聚”。知不足斋本在文末加注：“案《梅苑序》云：‘莫不抽毫遣滞，劈彩舒衷’”，与四库全书本有一字之差。

【案语】

黄大舆词集已失传，但我们还可从本文的论述了解其词的特色：“学富才赡，意深思远，直与唐名辈相角逐，又辅以高明之韵”。王灼又引录了夏儿道为之所作的部分序文，其词的不足之处也可概见，后人可由此对黄词的优长和不足有大致的判断和了解。

大舆所编《梅苑》今存，将唐至南宋初咏梅花的词按词牌编排，卷9以后还收录了咏写杨梅之作，故四库馆臣有“则务博之失，不自知其泛滥”的评价。其序记录了编选该书的时地、缘起和经过，引录于后：“自琼林琪树、瑶华绿萼之异，不列于人间。目所常玩，如予东园之梅，可以首众芳矣。若夫呈妍月夕，夺霜雪之鲜；吐嗅风晨，聚椒兰之酷。情涯殆绝，鉴赏斯在，莫不抽毫遣滞，劈彩舒聚。召楚云以兴歌，命燕玉以按节。然则妆台之篇，宾筵之章，可得而述焉。己酉之冬，予抱疾山阳，三径扫迹。所居斋前，更植梅一株，晦朔未逾，略已粲然。于是录唐以来词人才士之作，以为斋居之玩。目之曰《梅苑》者，诗人之义，托物取兴；屈原制骚，盛列芳草；今之所录，盖同一揆。聊书卷目，以贻好事云。岷山藕耕黄大舆载万序”。

2.10 兰畹曲会

《兰畹曲会》，孔宁极先生之子方平所集[①]。序引称"无为"、"莫知非"，其自作者称"鲁逸仲"，皆方平隐名，如"子虚"、"乌有"、"亡是"之类[②]。孔平日自号"滏皋渔父"，与侄处度齐名，李方叔诗酒侣也[③]。

【疏证】

①《兰畹曲会》又名《兰畹集》、《兰畹曲令》，北宋元祐间孔方平编。收唐末宋初杜牧、韦庄、牛希济、李珣、寇准、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等诸家词。《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卷 3 第 18 页《水调歌头》下注云："此词载《兰畹集》第五卷。"知此书至少有五卷。《阳春集》注、《苕溪渔隐丛话》及《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罗泌校语皆屡有征引。《北海图书馆月刊》第 2 卷第 1 期梁启超《记兰畹集》，曾予考证："此书之成，或当先于《尊前集》，与杨元素之《时贤本事曲子》，时代略同。杨集专收北宋时贤，此集盖兼及唐五代。不限年代之词家总集，当以此为首矣……庆元时尚存，而此后藏家无复著录，盖佚于宋元之际矣"。洪迈《容斋四笔》卷 13 说："予家旧有建本《兰畹曲集》，载杜牧之一词。"可见《兰畹集》在南宋时有闽中建阳刻本。近人周咏先辑《兰畹集》一卷，见《唐宋金元词钩沉》。孔宁极，孔旼，字宁极，孔子第 46 代孙，生卒不详。隐居汝州龙兴县龙山之蚩阳城。性孤洁，喜读书。乐善好施，动止必依礼法，为乡里所称。以朝臣推荐，任秘书省校书郎致仕。后朝廷数度任命，皆辞不赴。卒，赠太常丞。《宋史·隐逸传上》有传。孔方平，见本卷"各家词短长"条注㉟。

② 子虚、乌有、亡是，即子虚、乌有先生和亡是公，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中假托的三位叙述者，三人分别代表楚、齐

和汉家天子夸耀各自苑囿的富丽广袤。后以子虚乌有代指根本不存在的物事。

③ 李方叔，李廌，公元 1059－1109 年，字方叔，号德隅斋，又号济南先生、太华逸民。华州（今陕西省华县）人。少以文为苏轼所知，由此成为“苏门六君子”之一。文章喜论古今治乱，辨而中理。诗歌以七古和七绝为佳，风格雄健奇丽。著有《师友谈记》、《济南集》等。参见本卷“各家词短长”条注⑪。

【案语】

“不限年代之词家总集，当以此为首”，梁启超在《记兰畹集》一文中这样评价《兰畹曲会》的价值。而之所以给出这样的评论，正是因为梁氏发现了王灼此段文字所提供的线索，他也据此弄清《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注文中屡次出现的《兰畹集》的原名和编者情况。对于已失传的《兰畹曲会》来说，王灼此文保存的信息是尤其珍贵的。

2.11 大晟乐府得人

崇宁间，建大晟乐府，周美成作提举官，而制撰官又有七[①]。万俟咏雅言，元祐诗赋科老手也[②]。三舍法行，不复进取，放意歌酒，自称“大梁词隐”[③]。每出一章，信宿喧传都下[④]。政和初，召试补官，置大晟乐府制撰之职[⑤]。新广八十四调[⑥]。患谱弗传，雅言请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自此新谱稍传。时田为不伐亦供职大乐[⑦]。众谓乐府得人云。

【疏证】

① 崇宁，宋徽宗年号，公元1102—1106年。大晟乐府，晟，光明、兴盛。崇宁四年(1105)，宋徽宗定当时的宫廷雅乐名为大晟乐，并成立专门的音乐官署掌管大晟乐的制撰演出等事项，还接管了原属鼓吹署所主管的部分鼓吹乐，称为大晟府。至此，原由太常寺兼管的礼、乐改为由太常寺和大晟府分管，另设大司乐一职提举大晟府。大晟府于宣和七年(1125)废置。《宋史·乐志四》载：“朝廷旧以礼乐掌于太常，至是专置大晟府，大司乐一员、典乐二员并为长贰，大乐令一员，协律郎四员，又有制撰官，为制甚备，于是礼、乐始分为二。”周美成，见本卷“各家词短长”条注⑬。

② 万俟咏雅言，万俟咏，字雅言，号大梁词隐。籍贯与生卒年均不详。哲宗元祐时已以诗赋见称于时，但屡试不第，于是绝意仕进，纵情歌酒。他精通音律，其词审音辨律，造语典丽，每出一词，次日即盛传都下。黄庭坚曾称之为“一代词人”，黄昇称其词“发妙音于律吕之中，运巧思于斧凿之外，平而工，和而雅”(《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7)。其词多颂谀、风日之作，注重音

律，构思新颖，风格淡婉工雅。徽宗时曾任大晟乐府制撰。近人赵万里辑其词得 29 首。见本卷“各家词短长”条注㊲。

③ 三舍法，宋代三舍考选法或三舍选察升补法的简称，为王安石新法之一。因当时士子独重诗赋，专务记诵，王安石认为不能造就有用人才，故建议神宗推行此法，与科举考试并行。熙宁四年(1071)，将太学分为外、内、上三舍，相应分学生的程度和资格为三等，初入太学者为外舍生，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学生在舍以读经为主，后又规定以王安石主持注释的《三经新义》为必读书。元丰二年(1079)，订出三舍法一百四十条，确立了一系列考试方法，规定外舍生为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一百人。外舍生每年公试一次，成绩列入一、二等的学生，升入内舍。内舍生每两年舍试一次，按照贡举考试方法，试卷须密封誊录。凡考试成绩达到优、平二等者，再参考平时的操行和学业成绩。如果合乎要求，即可升入上舍。上舍生学习两年，举行上舍考试，由朝廷委派大员主考，太学教官不得参与，一切手续与科举省试相同。评定成绩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取旨授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可直接参加省试。哲宗绍圣中，曾一度废科举，专以三舍法取士。哲宗元符二年(1099)后，三舍法逐步推广于各类学校。至徽宗崇宁三年(1104)，州郡解试与省试停止，士子非三舍法不能入仕。徽宗宣和三年(1121)，罢州、县学校三舍法，仅太学依旧。北宋以三舍法完全取代科举，共 20 年。南宋时，太学继续实行三舍法并不断完善严密，还推及至武学、宗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科。见《宋史・选举志一》、《选举志二》。

④ 信宿，两夜，连住两夜。此处理解为隔夜意似更通。

⑤ 政和，宋徽宗年号，公元 1111－1118 年。

⑥ 八十四调，宫调理论中，以十二律旋相为宫，构成十二均。每均都可构成七种调式，共得八十四调，即八十四种不同的调高、调性的不同调式。理论上的八十四调，首先见于《隋书・万宝常传》以及《隋书・音乐志》郑译所言。八十四调并不太能

一一付诸实践，但其理论的提出，促进了律制的改革，产生了唐代祖孝孙和张文收等人的调律经验。宋代屡有关于八十四调的记录，除王灼此处载万俟咏制八十四调外，《宋史·乐志四》也有"其令大晟府编集八十四调并图谱，令刘昺撰以为《宴乐新书》"的记载，北宋《景祐乐髓新经》、南宋张炎《词源》皆提及八十四调。宋代燕乐二十八调，七宫十二调，元、明诸种宫调，都凭借八十四调的相互关系而明确了它们在十二律宫调体系中的确切音位，可见八十四调仍有相应的理论价值。

⑦ 田不伐，田为，见本卷"各家词短长"条注㊵。田为供职大晟府初为典乐，随即降为乐令，见《宋史·张朴传》(卷356)。

【案语】

大晟乐府作为皇家音乐机关，又有精通音乐的徽宗皇帝亲自关照，自然能招集到当时最优秀的音乐人才，所以大晟乐府得人无需特别强调。但大晟乐府的成立确实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词的繁荣，引领了一代词风。尤其是周邦彦，在优厚的物质条件下，又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创作群体相互交流和切磋，使他得以从容地自创新调，或对已有词调进行精细的审定和规范。当然，周邦彦对词的贡献主要是技巧方面的，他对词的内容并没有新的开拓。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欧阳修因后唐庄宗的逸豫导致败亡而发的感慨并没有引起徽宗皇帝的重视和警醒。和不少雅好艺文而亡国的皇帝一样，宋徽宗没能逃脱因逸乐而亡国被俘，身死异域的命运。谈到逸乐与亡国，常被提及的是陈后主和他的《玉树后庭花》，似乎没有多少人将大晟府和宋徽宗最后的命运相联系。其实这两者某种程度上说是有关联的。徽宗对文艺的用心必然导致他对朝政的疏怠，进而间接导致北宋的败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晟府这一国家的最高音乐机构也在国家岌岌可危的情况下随着徽宗的匆匆传位于钦宗，退出了舞台。两年后，北宋灭亡。

2.12　易安居士词

易安居士[①]，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②]，建康守赵明诚德甫之妻[③]。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④]。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搢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陈后主游宴，使女学士狎客赋诗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被以新声，不过"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等语[⑤]。李戡尝痛元、白诗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破坏[⑥]。流于民间，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二公集尚存，可考也。元与白书，自谓"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因为艳诗百余首"[⑦]。今集中不载。元《会真诗》，白《梦游春诗》，所谓"纤艳不逞，淫言媟语"，止此耳[⑧]。温飞卿号多作侧辞艳曲，其甚者："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⑨]。亦止此耳。今之士大夫学曹组诸人鄙秽歌词，则为艳丽如陈之女学士狎客，为"纤艳不逞，淫言媟语"如元、白，为侧词艳曲如温飞卿，皆不敢也。其风至闺房妇女，夸张笔墨，无所羞畏，殆不可使李戡见也。

【疏证】

① 易安居士，李清照，公元1084—约1151年，号易安居士，山东章丘人。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女词人。前半生生活优裕，与丈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夫妇流寓南方。不久明诚又病死，清照晚年境遇孤苦。其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

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漱玉词》，为后人辑本，今人辑有《李清照集校注》等。

② 李格非，公元1045—1105年，字文叔，山东章丘人，北宋文章名流，李清照之父。他“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共称为苏门“后四学士”。建中靖国元年(1101)，为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徽宗崇宁元年(1102)，因列人“元祐党籍”，罢官。李格非著作颇丰，刻意于词章，诗文俱工致。刘克庄评论其“文高雅条鬯，有意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然亦多佳篇(《后村诗话》续集卷3)。绍圣二年(1095)撰成的传世名文《洛阳名园记》，1卷，记洛阳名园19处。在对这些名园盛况的描述中，寄托了自己对国家安危的忧思，为其散文代表作。自宋时即以单刻本行世。其诗文有《济北集》，已佚。《全宋诗》卷1031录其诗九首。事迹见《东都事略》卷116、《宋史》卷444本传。

③ 赵明诚，公元1081—1129年，字德甫(又作德父)，山东诸城人，李清照之夫。著名金石学家，其《金石录》著录所藏金石拓本，上起三代下及隋唐五代，共2000种。全书30卷，前10卷为目录，按时代顺序编排；后20卷就所见钟鼎彝器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石刻文字，加以辨证考据，对两《唐书》多作订正。该书是一部较欧阳修《集古录》规模更大、更有价值的研究金石之学的专著，是研究古代金石刻必资之书。

④ 某氏，即张汝舟。一般说法是张汝舟本一无赖之徒，为得到清照所藏的金石古器，于李清照贫病交加且神智昏迷时骗婚得逞。清照很快认清其嘴脸，冒着要付出当时法律规定的“妻告夫，虽属实，仍须徒刑二年”的代价告发张“妄增举数入官”的罪行，张汝舟随即被发配柳州。清照因得到朝中故旧的保护只在牢中待了9天便获得自由，并成功离婚。这即王灼所说的“讼

而离之”。但对李清照是否再嫁张汝舟的问题至今仍没有统一的看法。明清时有不少学者为李清照“辩诬”，不相信她有过改嫁，如徐勃、卢见曾、俞正燮等人。现当代学者唐圭璋、黄墨谷等也极力否认清照有再嫁一事。但《云麓漫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碧鸡漫志》等七部宋代著作都记载清照确曾改嫁。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4所收清照《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中也有“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的语句，所以现代学者王仲闻、王延梯、黄盛璋等认为清照改嫁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黄盛璋在《李清照事迹考辨》一文中指出：记载李清照改嫁的材料，就时间而论，胡仔、王灼、晁公武、洪迈都是李清照同时代人；就书的性质而论，又是史书、目录、金石等严肃的东西；就地域而论，胡仔、洪迈之书一成于湖州，一成于越州，并不是相去万里。同时，胡仔、王灼成书时李清照仍然健在，要说在清照生前他们就敢明目张胆地造她谣、伪造《谢启》(即《投内翰綦公崇礼启》)是很不近情理的(《李清照集》第168页，中华书局1962年9月版)。

⑤ 陈后主，陈叔宝，公元553—604年，字元秀，名叔宝，南北朝时期陈朝末代皇帝(583—589年在位)。他在位时荒淫无道，好游宴玩乐，制作艳词，又大建宫室，滥施刑罚，朝政极度腐败。公元589年，隋文帝所派伐陈将领贺若弼、韩擒虎兵入建业，后主与二宠妃被从所藏匿的景阳宫井中搜出，被解往长安，陈灭。王灼此句文字来自《乐府诗集》卷47陈后主《玉树后庭花》歌词的引言，其原文为：“每引宾客游宴，则使诸贵人、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选宫女千数歌之。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大抵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按：《大业拾遗记》：‘璧月句盖江总辞也’”。现存陈后主所作歌词中不见“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两句。

⑥ 李戡，字定臣。幼孤，十岁即好学。年三十，明六经，举进士，就礼部，试吏唱名乃入，李戡深以为耻，径返江东，隐阳羡

（今江苏省宜兴市）。德望甚高，乡人间的纠纷冲突常请其调解。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隐居中度过。后为平卢节度史王彦威召为节度巡官，不久病归，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卒于返洛阳途中。杜牧为作墓志铭，载其语"曰：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后代知有发愤者，因集国朝已来类于古诗，得若干首，编为三卷，目为《唐诗》，为序以导其志"（《樊川集》卷 6《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所编《唐诗》3 卷，郑樵《通志》卷 70 有著录，同卷还著录崔道融《申唐诗》3 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 19 著录《唐诗》3 卷云："崔道融撰，皆四言诗，述唐中世以前事实。事为一篇，篇各有小序，凡六十九篇"。从其内容看，或即李戡所编《唐诗》。今不传。《新唐书》卷 78 据杜牧所记立传。

⑦ 王灼所引原文见元稹《元氏长庆集》卷 30《叙诗寄乐天书》。

⑧ 元稹《会真诗》，见《元氏长庆集补遗》卷 6《莺莺传》："河南元稹亦续（张）生《会真诗》三十韵曰：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胧。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罗绡垂薄雾，环佩响轻风。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会雨蒙蒙。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瑶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言自瑶华圃，将朝碧帝宫。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东。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频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光珠点点，乱发绿松松。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限，缱绻意难终。慢脸含愁态，芳辞誓素衷。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啼粉流清镜，残炉绕暗虫。华光犹冉冉，旭日渐曈曈。乘鹜

还归洛，吹箫亦上嵩。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幕幕临塘草，飘飘思渚蓬。素琴鸣怨鹤，清汉望归鸿。海阔诚难度，天高不易冲。行云无定所，萧史在楼中。”（四部丛刊本）《梦游春诗》为元稹所作，原名为《梦游春词》，见《元氏长庆集补遗》卷 1。据白居易和诗序，元稹原诗为七十韵，但《元氏长庆集》中只存三十六韵。白居易所作为《和梦游春诗一百韵》，见《白氏长庆集》卷 14。王灼此处误。

⑨ 温飞卿，温庭筠，公元 812—约 870 年，字飞卿，本名岐，山西祁县人。文思敏捷，精通音律。诗与李商隐齐名，并称“温李”。他也是第一个专力于“倚声填词”的词人，其词多写花间月下、闺情绮怨，形成了以绮艳香软为特征的花间词风，被称为“花间派”鼻祖，对五代以后词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词集名《金荃集》。王灼所引词见曾益、顾予咸注《温飞卿诗集笺注》卷九《新添声杨柳枝辞二首》：“一尺深红蒙粬尘，天生旧物不如新。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1 页）。“桃核”，多本作“桃叶”。《碧鸡漫志校正》作了详实的辨析，认为应作“桃核”，并据天一阁本校改。

【案语】

王灼作为传统的具有道学气息的文人，他对李词中真率地袒露自身情性和闺怨相思的内容不能认同，斥之为“肆意落笔”的“闾巷荒淫之语”，还攻击李清照为自古以来能文妇女中最无顾藉之人。对李词艺术特色给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的归纳，也不够准确，少有响应。王灼进一步列举陈后主、元稹、白居易、温庭筠等他心目中词格最为艳俗的代表作家以及当时专学曹组等人的鄙秽之词的士大夫，以他们最为轻艳放荡的作品也有所节制，来反衬李词的肆无忌惮，反衬以李清照为代表的闺阁词人的无所顾籍。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王灼所列

举的对象与李清照几乎没有可比性。随着后代读者对李词的逐渐重视和喜爱，对其评价也愈加客观。大体说来，李词是以其真切动人、明洁自然征服众多读者的，不存在所谓“纤艳不逞，淫言媟语”的缺点。

王灼对李词有如此负面的评价，其根源大概在于李清照的再嫁和“讼而离之”，这是王灼认为李清照“晚节流荡无归”的具体内容和根据。再嫁已是大错，“讼而离之”则是错上加错。有了这样先入为主的偏见，因人废文也就不足为怪。除了王灼的这段文字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60、朱彧《萍州可谈》卷中，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4下都指责李清照晚节有亏。尤其是胡仔引录《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中“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一句曰：“传者无不笑之”。后来这段笔记被不断转抄，影响极大。由这些资料可以推测，李清照的再嫁和随即诉诸公堂离婚一事，很可能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成为人们的话题和谈资，昔日显赫的家世背景下的才女和名媛在世人眼中从此身败名裂。这直接加深了她晚年处境的孤独和凄凉，以至于至今我们不知道这位绝代才女逝于何时。

和当时众口一词且一边倒的舆情不同，后世有人根本否认李清照曾有再嫁又离异一事。自然，这是与后世读者对李清照越来越同情和倾慕、对其词愈加欣赏相伴随的。关于李清照再嫁一事在南宋人的记载中言之凿凿。据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一文统计，在南宋有7种著作记录了李氏改嫁之事（《李清照集》第168页），其中不乏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严肃的史家著作。到明清时期，否认有此事的意见渐多起来，其理由或云清照门第高贵，必无再嫁之可能；或称《金石录后序》对赵明诚仍一往情深，无再嫁之语气；或断言《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一文文字拙劣，实属有人故意诬陷而伪托；还有认为此文是清照为感谢綦崇礼帮助洗刷“颁金”罪名而作。种种理由，不一而足，但多属想当然之辞（参考《李清照集》第238页《关于李清照的两个问题

之一：改嫁问题》所引材料)。其实，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4中同时抄录李清照《上韩公枢密诗序》和《投内翰綦公崇礼启》全部两篇文字，前者显然是李清照亲笔所为，怎么单单后者是伪托呢？就李清照而言，当时的身份只是一闺阁女子，其父其夫和公公都已去世，不可能树立政敌，也不应存在仇家，从情理上看，不至于有人无故罗织子虚乌有的事情刻意构陷于她。而再嫁一事，清照本就愧悔万分才不顾一切后果诉诸公堂，怎么可能流露在《金石录后序》中呢？

虽然指责清照再嫁和竭力为之辩护否认其曾再嫁两种态度看似截然不同，所植根的道德理念却是完全一样的，即都强调女子再嫁是不可原谅的失节大事。爱之者无法容忍这样一位为其所仰慕的才女竟然有这样的事，必然要为之辩护。正因为再嫁失节事大，最好的回护方式就是根本否认这事的存在。所以与其说他们是为早已成为古人的李清照辩诬，不如说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心目中早已定型的风华绝代的完美才女形象。这个形象不能有任何瑕疵，不容有丝毫玷污，更别说大节有亏了。

2.13 六人赋木犀

向伯恭用《满庭芳》曲赋木犀[1]，约陈去非[2]、朱希真[3]、苏养直同赋[4]，"月窟蟠根，云岩分种"者是也[5]，然三人皆用《清平乐》和之[6]。去非云："黄衫相倚，翠葆层层底。八月江南风日美，弄影山腰水尾。 楚人未识孤妍，《离骚》遗恨千年。无住庵中新事，一枝唤起幽禅"[7]。希真云："人闲花少，菊小芙蓉老。冷淡仙人偏得道，买定西风一笑。 前身元是江梅，黄姑点破冰肌。只有暗香犹在，饱参清似南枝"[8]。养直云："断崖流水，香度青林底。元配骚人兰与芷，不数春风桃李。 淮南丛桂小山，诗翁合得跻攀。身到十洲三岛，心游万壑千岩"[9]。后伯恭再赋木犀，亦寄《清平乐》赠韩璜叔夏云[10]："吴头楚尾，踏破芒鞋底。万壑千岩秋色里，不奈恼人风味。 如今老我芗林，世间百不关心。独喜爱香韩寿，能来同醉花阴"[11]。韩和云："秋光如水，酿作鹅黄蚁。散入千岩佳树里，惟许修门人醉。 轻钿重上风鬟，不禁月冷霜寒。步障深沉归去，依然愁满江山。"初，刘原父亦于《清平乐》赋木犀云[12]："小山丛桂，最有留人意[13]。拂叶攀花无限思，雨湿浓香满袂。 别来过了秋光，翠帘昨夜新霜。多少月宫闲地，姮娥借与微芳"。同一花一曲，赋者六人，必有第其高下者。

【疏证】

① 向伯恭，向子諲，公元1086－1153年，字伯恭，江西清江（今樟树市）人。宋室南渡前，曾卜居宛丘（今河南省淮阳县），于园中遍种芗草，号所居曰芗林，自号芗林居士。南宋初曾亲率长沙军民抵御金兵的进攻。陈与义《伤春》诗曰："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即指此人。中原沦陷，故居不得返，又于

建炎（公元 1127－1130 年）初年于清江五柳坊得杨遵道故居，仍号芗林，又多植桂树。1133－1135 年曾罢职闲居于此。后出任多个职务，一度官至户部侍郎。1139 年，因不满秦桧与金人议和而致仕，重回清江，退闲 15 年而卒。向子諲能诗善书，词有《酒边集》2 卷，上卷曰“江南新词”，皆南渡后作，多悲慨之词；下卷曰“江北旧词”，作于政、宣间，多清丽之句。《满庭芳》，词牌名，又名：山抹微云、江南好、话桐乡、满庭花、满庭芳慢、满庭霜、锁阳台、潇湘雨、潇湘夜雨、转调满庭芳。《钦定词谱》卷 24 录入 7 体，皆双调，分平韵、仄韵，有 93、95、96 字等。木犀，桂花的别称，又名岩桂、箘桂、丹桂、九里香。向子諲《酒边集》中咏桂花时即称曰岩桂。有不同花色，白花者称银桂，黄花者称金桂，红花者称丹桂。

② 陈去非，陈与义，公元 1090－1139 年，字去非，自号简斋，洛阳人。靖康乱中只身南奔，后历官至参知政事。他是江西诗派后期的代表作家。南渡后，诗词均有感喟国事之作。词作不多，但别致潇洒。其作品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30 卷，附《无住词》1 卷，南宋胡犀整理笺注。见本卷“各家词短长”条注⑲。

③ 朱希真，朱敦儒，公元 1081－1159 年，字希真，洛阳人。朱敦儒早年以清高自许，诗酒风流，有“词俊”之誉，朝廷屡召不起。北宋末年大变乱发生，他经江西逃往两广，流落岭南，后曾短期为官。朱敦儒“天资旷逸，有神仙风致”，一生行藏都体现在其词中，大部分反映闲适生活。词集名《樵歌》，3 卷。见本卷“各家词短长”条注㉔。

④ 苏养直，苏庠，公元 1065－1147 年，字养直，本泉州人，随父苏坚徙居丹阳。初以病目，自号眚翁。因卜居丹阳后湖，又自号后湖病民。徽宗大观、政和之际，苏庠曾依苏固与徐俯、洪刍、洪炎、潘淳、吕本中、汪藻、向子諲等结诗社于江西。又在澧阳（今湖南澧县）筑别墅以供游憩。其后居京口。高宗绍兴年间，苏庠与徐俯同被征召，独不赴，隐逸以终。他传世较多的是

词，成就高于诗。他能避纤丽与浮艳，笔调明朗爽洁，给北宋末年以来的词坛吹入了清新的空气。因一生淡于名利，故其词境亦极潇疏，有尘外之音，多描写闲适生活。《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其作品有《后湖集》10卷、《后湖词》1卷。《宋史·艺文志》著录《苏庠集》30卷，均佚。近人刘毓盘辑有《后湖词》1卷。见本卷"各家词短长"条注㉑。

⑤ 向子諲咏木犀的《满庭芳》见《酒边词·江南新词》，全词为："月窟蟠根，云岩分种，绝知不是尘凡。琉璃剪叶，金粟缀花繁。黄菊周旋避舍，友兰蕙、羞杀山樊。清香远，秋风十里，鼻观已先参。　酒阑。听我语，平生半是，江北江南。经行处、无穷绿水青山。常被此花相恼，思共老、结屋中间。不因尔，芗林底事，游戏到人寰。"

⑥《清平乐》，词牌名，又名：青年乐、破子清平乐、清平乐令、醉东风、忆萝月。《钦定词谱》卷5收录3体，皆双调46字，分仄韵、平仄韵互叶两种。

⑦ 原词题作《清平乐·木犀》。

⑧ 原词题作《清平乐·木樨》。

⑨ 原词题作《清平乐·咏岩桂》。

⑩ 韩璜，字叔夏，生卒年不详，河南开封人。向子諲《酒边集》中与之酬赠之作甚多。其生平事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43、63、91、97等处。《全宋词》收其词1首，即王灼本文所录，原词题作《清平乐·向伯恭韵木犀》。

⑪ 原词调下序云："岩桂盛开，戏呈韩叔夏司谏"。

⑫ 刘原父，刘敞，公元1019－1068年，字原父，北宋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人称公是先生，江西省新余市人。为人耿直俊伟。庆历六年(1046)进士，历仕仁宗、英宗两朝，官至集贤院学士。刘敞学问渊博，"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欧阳修《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为文敏赡，重实用，反虚浮。文风质朴，自然流

畅，近于韩、欧。刘敞的诗也有成就，五言、七言都不乏佳作。《文献通考》著录《刘公是集》75卷，今有《公是集》54卷，又有《春秋权衡》、《七经小传》、《公是先生弟子记》等。《全宋词》收其词2首。

⑬“留人”二字，有版本作“人留”。《词话丛编》本作“留人”，并有注云：“原作‘人留’，据《乐府雅词》改。”《乐府雅词》所录刘词和《酒边集》中《清平乐·幽花无外》之序引录刘敞原词皆作“留人”。参见《碧鸡漫志校正》第44页。

【案语】

向子諲虽自名其园为芗林，但也好桂树，尤其是南渡之后。其“江南新词”开篇两首《满庭芳》，皆咏桂之作，第一首序曰：“岩桂风韵高古，平生心醉其间。昔转漕淮南，尝手植堂下。芗林此花为多，戏作是词，当邀徐师川诸公同赋”（《全宋词》第951页）；《清平乐·幽花无外》序亦云：“芗林之居，岩桂为最”，其对桂树之喜好可见一斑（《全宋词》第962页）。《全宋词》所收向子諲词177首，咏桂词多达18首，全见于“江南新词”之中，说明皆为南渡后所作。徐师川名俯，查徐俯词，并无咏桂者，有可能已亡佚。其余“诸公”，想必即王灼所云陈与义、朱敦儒和苏庠等人。

王灼云“后伯恭再赋木犀，亦寄《清平乐》赠韩璜叔夏”，按其文意，似说向子諲是因三人的和作皆用《清平乐》曲调，遂以《清平乐》赠韩璜。但实际情况是向子諲读到前辈人物刘敞咏桂花的《清平乐》，心生共鸣而和作一首，其序云：“芗林之居，岩桂为最。比得公是先生清平乐词云‘……’，因赋一首”，词云：“幽花无外，心与芗林会。绿发相看今老矣，不作浅俗气味。　露叶蕤蕤生光，风梢泛泛飘香。称意中秋开了，余情犹及重阳。”（《全宋词》第962页）余兴未尽，再作《清平乐》呈韩璜。王灼没有叙及这一过程。再者，向子諲两作《清平乐》咏桂花，所以王灼文中提及的6人实际用同一曲调作了7首咏桂词，王灼只提到6首。

另外，王灼的叙述也存在疑点。向子諲作《满庭芳》，词序只

提到拟邀请徐俯等人。尽管这可以理解为包括了陈与义、朱敦儒、苏庠3位,但查3人所作的《清平乐》的词序都没有说明是应向子諲之邀而作,也未缘例用向氏的《满庭芳》曲调,而是不约而同地使用《清平乐》词牌。但是后来韩璜却不是这样,他不仅在和作中同用向氏所用《清平乐》曲调,且于词序中点明"向伯恭韵赋木犀"。由此颇让人怀疑王灼所言的真实性。

2.14 紫姑神词[①]

正宫《白苎曲》赋雪者，世传紫姑神作[②]。写至"追昔，燕然画角，宝钥珊瑚，是时丞相，虚作银城换得"[③]，或问出处，答云："天上文字，汝哪得知！"末后句"又恐东君，暗遣花神，先到南国。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④]。殊可喜也。予旧同僚郝宗文，尝春初请紫姑神[⑤]。既降，自称"蓬莱仙人玉英"。书《浪淘沙》曲云[⑥]："塞上早春时，暖律犹微，柳舒金线拂回堤。料得江乡应更好，开尽梅溪。　昼漏渐迟迟，愁损仙肌[⑦]，几回无语敛双眉。凭遍栏干十二曲，日下楼西。"

【疏证】

① 此条除《词话丛编》本外，其他版本皆直接上文《六人赋木犀》之末。《词话丛编》收录时分立一条，并增拟题目。紫姑神，传说中神名。相传紫姑为寿阳人李景之妾，为景妻所妒，常让她干脏活，于正月十五日含恨而死，事见南朝宋刘敬叔《异苑》五《荆楚岁时记》。自唐以来民间即有祭赛紫姑之俗。于紫姑祭日画其形貌，夜晚于厕间或猪圈边迎之，以问吉凶祸福。但从王灼本文记载来看，迎神过程似不尽如此，而是与一直在民间流行的"请撮箕神"类似。操作程序和整个过程大致是：将一个撮箕翻过来让开口向下，在其头部竖着绑上一根筷子，让筷子两头露出来，下面一头用来写字，另一头缠上一块红布。做好后先要由童男童女抬至厨房等处念口诀跪请仙姑下凡，再将其放到堂屋已铺上一层平整的玉米粉或小麦粉的桌上，由先前的童男童女抬着，以在桌上描画的内容来回答问题，一般是诗、词、画等形式。

② 正宫，燕乐二十八调中的"正宫调"即"沙陁调"，也称太

簇宫、正宫。按四调七均之说，正宫处于太簇均的太簇调位置，其绝对音高为E。（参见刘崇德《燕乐新说》第84页《二十八调音位表》，黄山书社2003年7月版）。《中国音乐词典》"燕乐二十八调"条以A调的五线谱标记太簇均四调，有正黄钟宫而无正宫，其音高位置在D。（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449页）。白苎曲，古乐府有《白苎》曲。中唐戴叔伦有《白苎词》，为歌行体诗歌。宋人倚旧曲名另造新声，成为词牌名。又名白苎、白苎歌，相传为柳永所创。《钦定词谱》卷36录入，双调，有125字和121字体。

③ "追昔"，原词作"追惜"，见下注。

④ 此词原作见《类编草堂诗余》卷4，题柳永作。全词为："绣帘垂，画堂悄，寒风淅沥。遥天万里，黯淡同云幂幂。渐纷纷、六花零乱散空碧。姑射宴瑶池，把碎玉、零珠抛掷。林峦望中，高下琼瑶一白。严子陵钓台迷踪迹。　　追惜。燕然画角，宝钥珊瑚，是时丞相，虚作银城换得。当此际、偏宜访袁安宅。醺醺醉了，任他金钗舞困，玉壶频侧。又是东君，暗遣花神，先报南国。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王灼此处引录的是下片的首尾数句。

⑤ 郝宗文，生平不详。

⑥《浪淘沙》，又名"浪涛沙"，唐教坊曲名，又名"西入宴"、"曲入冥"、"浪淘沙近"、"过龙门"、"过龙门令"、"炼丹砂"、"增字浪淘沙"、"卖花声"。单调28字，有平韵、仄韵两体，见《钦定词谱》卷1。另"浪淘沙令"、"浪淘沙慢"也名"浪淘沙"，但体制不同，分别见《钦定词谱》卷10和卷37。王灼此处所引即为《浪淘沙令》，双调，有52字、53字、54字、55字等体。

⑦ 仙肌，除《词话丛编》本外，其他版本多作"仙机"，其意不通，《词话丛编》录入时据文理作了校改。

【案语】

王灼所引《白苎曲》，从词以铺叙见长的风格，可能确为柳永

所作。《全宋词》仍按王灼记载，归入紫姑名下。至于《浪淘沙》一曲，按王灼本条，实同为紫姑神所作，只是这次的紫姑神托名“蓬莱仙人玉英”而已。

民间以卜吉凶的紫姑神，完全是一些所谓方术之士利用人们的趋福避祸的心理，以骗取钱财的把戏。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此迷信活动依然在荆楚、巴渝等地的农村盛行不衰。所谓蓬莱仙人，更是子虚乌有。因无作者的其他线索，所以这首《浪淘沙》只能归属于无名氏了。

2.15 沈公述词

沈公述为韩魏公之客[①]。魏公在中山[②]，门人多有赐环之望[③]。沈秋日作《霜叶飞》词云："谩赢得相思甚了，东君早作归来计。便莫惜丹青手，重与芳菲，万红千翠"[④]。为魏公发也。

【疏证】

① 沈公述，沈唐，生卒不详，字公述。韩琦门客，曾官大名签判，后改辟签判渭州。《全宋词》收词 4 首，断句 2 则；《全宋词补辑》补辑 1 首。韩魏公，韩琦，公元 1008—1075 年，字稚圭，自号赣叟，河南安阳人，北宋政治家、名将。历经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仁宗庆历八年(1048)知定州，英宗治平元年(1064)封魏国公，故称韩魏公。韩琦"相三朝，立二帝(英宗、神宗)"，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一生除大量奏议文字外，还有不少诗文作品，大多收入《安阳集》中。

② 中山，今河北定州市。战国时有中山国，据说因城中有山，故称中山。中山国曾建都定州，后为赵国所灭。汉高祖始建中山郡，景帝时改为中山国，治所在今河北省定州市，所辖范围相当于今河北定州、安国、唐县、新乐、无极、满城、完县、望都和保定一带。后或为郡，或为国。北魏皇始二年(397)置安州，设行台。天兴三年(400)，改安州为定州，今定州由此而得名。尽管北魏时就不再有中山之名，但文人尚古，多好以地之古名称之。

③ 赐环，亦作"赐圜"。旧时被放逐之臣，遇赦召还谓"赐环"。语本《荀子·大略》："绝人以玦，反绝以环。"杨倞注："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与之环则还，与之玦则绝，皆所

以见意也”。此处似指门人盼望韩琦早日回朝。

④《霜叶飞》，词牌名，又名“斗婵娟”。《钦定词谱》卷35收录111字、109字、110字112字等7体，皆双调。沈公述原词为:“霜林凋晚，危楼迥，登临无限秋思。望中闲想，洞庭波面，乱红初坠。更萧索、风吹渭水。长安飞舞千门里。变景摧芳榭，唯有兰衰暮丛，菊残馀蕊。　　回念花满华堂，美人一去，镇掩香闺经岁。又观珠露，碎点苍苔，败梧飘砌。谩赢得、相思泪眼，东君早作归来计。便莫惜丹青手，重与芳菲，万红千翠。”

【案语】

沈唐《霜叶飞》一词，单从字面和意象上很容易被解读为普通的悲秋或恋情词。王灼对其创作背景的交代，有助于读者对其词旨的深入理解。

2.16　贺方回石州慢

贺方回《石州慢》[①]，予旧见其稿："风色收寒，云影弄晴"改作"薄雨收寒，斜照弄晴"[②]。又"冰垂玉筋，向午滴沥檐楹，泥融消尽墙阴雪"改作"烟横水际[③]，映带几点归鸿[④]，东风消尽龙沙雪[⑤]。"

【疏证】

① 贺方回，贺铸，公元1052—1125年，字方回，自号庆湖遗老，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其人长身耸目，面色铁青，人称贺鬼头。能诗文，尤长于词。其词兼有豪放、婉约二派之长，长于锤炼语言并善融化前人成句。用韵严格，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部分描绘春花秋月之作，意境高旷，语言浓丽哀婉，近秦观、晏几道；其爱国忧时之作，悲壮激昂，又近苏轼。见本卷"各家词短长"条注⑫。《石州慢》，词牌名，又名"石州引"、"石州词"、"柳色黄"、"石州影"。《钦定词谱》卷30收入6体，皆双调102字，仄韵。《阳春白雪》卷2收贺铸本词题作《石州影》，《花草粹编》卷10、《词综》卷7题作《柳色黄》，钟振振校注《东山词》卷4据《能改斋漫录》卷16作《石州引》，原词为："薄雨初寒，斜照弄晴，春意空阔。长亭柳色才黄，远客一枝先折。烟横水际，映带几点归鸦，东风销尽龙沙雪。还记出关来，恰而今时节。　将发。画楼芳酒，红泪清歌，顿成轻别。已是经年，杳杳音尘多绝。欲知方寸，共有几许清愁？芭蕉不展丁香结。枉望断天涯，两厌厌风月。"（《东山词》第447页）

② "收寒"，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6作"初寒"，《全宋词》据以收录；《花草粹编》卷10、《词综》卷7、《词律》卷17、《词谱》卷30作"催寒"。

③“烟横水际”,《阳春白雪》卷 2 作“烟横水漫”。

④“归鸿”,《能改斋漫录》卷 16 作“归鸦”。

⑤“东风消尽龙沙雪”,《阳春白雪》卷 2 作“平沙销尽龙荒雪”。

【案语】

王灼见到此词的草稿和定稿,比较了两者文字上的区别。对于后世的读者来说,这实属一条难得的资料,因为它给我们揭示了贺铸创作和反复修改此词的具体过程,也说明它是贺铸精心结撰的作品。这首内容上并无新意的抒写离别相思之情的作品,能赢得世人的称道,其炼字的精工无疑是重要因素。

关于词的创作背景,吴曾《能改斋漫录》卷 16《乐府 · 贺方回〈石州引〉词》载:“方回眷一姝,别久,姝寄诗云:‘独倚危阑泪满襟,小园春色懒追寻。深恩纵似丁香结,难展芭蕉一片心。’贺得诗,初叙分别之景色,后用所寄诗,成《石州引》。”

2.17 宇文叔通词

宇文叔通久留虏中不得归[1]，立春日作《迎春乐》曲云[2]："宝幡彩胜堆金缕，双燕钗头舞。人间要识春来处，天际雁，江边树。

故国莺花又谁主？念憔悴，几年羁旅。把酒祝东风，吹取人归去！"

【疏证】

① 宇文叔通，宇文虚中，公元1079—1146年，字叔通，别号龙溪，成都华阳(今四川省成都市)人。一生经历颇为独特，曾历官北宋、南宋和金国。北宋徽宗时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南渡后任黄门侍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使金，被软禁。获释后仕金为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封河内郡开国公，并被尊为"国师"。皇统二年(1142)金移文南宋，索其家属北迁。皇统六年(1146)，上京会宁府的一部分宋朝俘虏密谋奉虚中为帅，夺兵仗南奔，事觉，诏系狱，鞫治无状，仍被杀。宇文虚中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诗歌。因其重要诗作都是使金后所作，故一般将他视为金国诗人。写于两宋时的作品存留不多，诗较平谈，主要抒发个人的羁旅闲愁。入金被囚期间诗风一变，每多感愤之辞，与前期作品形成鲜明的对照。诗集不传，今存诗50余首，收入《中州集》和《全金诗》。宇文虚中不以词名家，今存《迎春乐·立春》、《念奴娇》2首，均写故国之思，唐圭璋《全金元词》收录。虏中，《词话丛编》本和知不足斋本作"金国"，其他版本作"虏中"。以"虏中"为是(参见岳珍《碧鸡漫志校正》第46—47页)。

② 《迎春乐》，词牌名，又名"迎春乐令"、"辟寒金"、"舞迎春"、"辨弦声"、"攀鞍态"。《钦定词谱》卷9录入7体，有51字、52字、53字等，皆双调仄韵。

【案语】

宇文虚中是王灼的西蜀同乡，比王灼年长26岁。尽管他后期滞留金国，不得南返，但从王灼能完整录存这首词来看，说明南宋初期和金之间的文化交流没被隔断，也说明这首抒写渴望南归之心的作品传唱较广。

宇文虚中《迎春乐》仅见于王灼此文。另一首为《念奴娇》，见刘祁《归潜志》卷8，词为："疏眉秀目。看来依旧是，宣和妆束。飞步盈盈姿媚巧，举世知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干戈浩荡，事随天地翻覆。　　一笑邂逅相逢，劝人满饮，旋旋吹横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旧日黄华，如今憔悴，付与杯中醁。兴亡休问，为伊且尽船玉。"

2.18 周美成点绛唇

周美成初在姑苏，与营妓岳七楚云者游甚久①。后归自京师，首访之，则已从人矣。明日饮于太守蔡峦子高坐中②，见其妹，作《点绛唇》曲寄之云："辽鹤西归，故乡多少伤心事。短书不寄，鱼浪空千里。　凭仗桃根，说与相思意。愁何际？旧时衣袂，犹有东风泪"③。

【疏证】

① 周美成，周邦彦，公元1056—1121年，字美成，号清真居士，杭州人。他因精通音律、善作词，曾被宋徽宗任命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周邦彦的词在题材和情感内涵方面没有提供更多的新东西，但在艺术形式、技巧方面都堪称北宋词的一个集大成者。他极重视词与音乐的配合，使词的声律模式进一步规范化、精密化，因而其词音律严整，格调精工，且多创新调。他还长于化用唐人诗句入律，善于铺叙勾勒，好用典故，精雕细刻。南宋以后的姜夔、张炎、周密、吴文英等人都十分推重周邦彦，有人甚至称他为"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陈郁《藏一话腴》），杨泽民、方千里、陈允平三家遍和其词。直到清代的常州词派，还奉他为词之"集大成者"，认为学词的最高境界，就是到达他的"浑化"（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近代学者王国维，也把周邦彦比作"词中老杜"（《清真先生遗事》）。这说明在词的艺术形式和语言技巧上，周邦彦确有出色的贡献与深远的影响。今存《片玉词》10卷，另有《清真集》2卷，集外词1卷。见本卷"各家词短长"条注⑬。岳七楚云，岳楚云，生卒不详，从王灼本条可知为北宋后期苏州官妓。

② 蔡峦，生平不详。

③《点绛唇》，词牌名，又名“一痕沙”、“十八香”、“沙头雨”、“南浦月”、“寻瑶草”、“万年春”、“点樱桃”。《钦定词谱》卷 4 录入 41 字、43 字共 3 体，皆双调仄韵。《全宋词》所收本词为：“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寸书不寄，鱼浪空千里。　　凭仗桃根，说与凄凉意。愁无际，旧时衣袂，犹有东门泪”。与王灼所录文字有出入。

【案语】

与王灼同时而稍后的洪迈所著《夷坚志》，录本条作“周美成楚云词”，略有发挥：“周美成在姑苏，与营妓岳楚云相恋。后从京师过吴，则岳已从人矣。饮于太守蔡峦席上，见其妹，因赋《点绛唇》寄之云：‘辽鹤西归，故人多少伤心事。短书不寄，鱼浪空千里。　　凭仗桃根，说与相思意。愁何际？旧时衣袂，犹有东风泪’。楚云得词，感泣累日。”(《夷坚三志》壬卷第七，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1521 页)

2.19 何文缜词

何文缜在馆阁时[①]，饮一贵人家。侍儿惠柔者，解帕子为赠，约牡丹开再集[②]。何甚属意，归作《虞美人》曲[③]，曲中隐其名云："分香帕子揉蓝腻，欲去殷勤惠。重来直待牡丹时，只恐花知，知后故开迟[④]。　别来看尽闲桃李，日日栏干倚。催花无计问东风。梦作一双蝴蝶、绕芳丛。"何书此曲与赵咏道，自言其张本云[⑤]。

【疏证】

① 何文缜，何栗，公元1089－1127年，字文缜，号北斋，四川省仁寿县人。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状元。他为官刚正有识，屡遭贬谪，后仕至宰相。曾连续七次上疏弹劾贪官王黼，列其奸邪专横等十五条罪状，使王黼一党皆被罢官。宋金开战，何栗力主抗战，并出谋划策，但大多不为钦宗所施行。京城失守，何栗被俘，绝食而亡，年仅39岁。身陷金庭之后有"念念通前劫，依依返旧魂。人生会有死，遗恨满乾坤"之作，表现出热爱祖国，不畏牺牲的情感。建炎初年(约1127)，高宗下诏追赠何栗为观文殿学士，提举玉局观使，禄俸归其家属，以示尊崇褒奖。秦桧自北还，叙述了何栗不屈而死的情景，又改赠为大学士，其家七人亦被授予官职。

② 惠柔，生平不详，从王灼本文可知其为贵人家私妓。

③《虞美人》，唐代教坊曲名，又名"一江春水"、"玉壶冰"、"巫山十二峰"、"宣州竹"、"楚王妃"、"虞美人令"、"虞美人影"、"虞姬"、"忆柳曲"。《钦定词谱》卷12收录56字、58字共7体，双调，除1体为平韵外，其余6体都为平仄韵互叶。参见本书卷4"虞美人"条。

④ 知不足斋本于此处注："按《词综》云：'重来约在牡丹时，只恐花枝相妒故开迟'。"见《词综》卷10，题作《虞美人·赠妓惠柔》。

⑤ 赵咏道，南宋有赵师葳，字咏道，曾师事陆九渊，亦兼学于朱熹。但从王灼本文判断，受赠此词的赵咏道如与何栗大致同时，那么至少比朱熹大30余岁，较陆九渊则更年长。二者是否同一人，待考。

【案语】

何栗曾因人诬告为苏轼乡党而短期出知遂宁府，王灼为遂宁人，可能对何栗有所了解，故有条件记录此条资料。以后的洪迈《夷坚三志》壬卷第7、《花草粹编》卷6、明卓人月《古今词统》卷8、《词苑丛谈》卷7也转录了这条材料，虽有的文字略异，但都来自王灼此文。

北宋灭亡时的何栗和南宋末年的文天祥两人的经历有极其相似之处：同样是状元；同样有清正廉明、不畏权贵、疾恶如仇的品格；同样官至宰相之位；同样在国家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力主抗战并极力谋划、身先士卒；同样有在国破家亡后壮烈殉国的节操。文学成就上，何栗不如文天祥，也没有《过零丁洋》、《正气歌》那样脍炙人口的作品；但是早年何栗有如此缠绵悱恻的赠歌妓之词，德祐之前文天祥也有不少题咏酬应之作，又都在失败被囚后慷慨悲歌，这一点也是近似的。但今人多知有文天祥而不知有何文缜。

2.20 王彦龄夫妇词

王齐叟彦龄[1]，元祐副枢岩叟之弟[2]，任俊得声。初官太原，作《望江南》数十曲，嘲府县同僚，遂并及帅[3]。帅怒甚，因众入谒，面责彦龄，"何敢尔，岂恃兄贵，谓吾不能劾治耶？"彦龄执手板顿首帅前曰："居下位，只恐被人谗。昨日只吟《青玉案》[4]，几时曾做《望江南》？试问马都监。"帅不觉失笑，众亦匿笑去。今《别素质》曲[5]："此事凭谁知证？有楼前明月，窗外花影"者，彦龄作也[6]。娶舒氏，亦有词翰。妇翁武选，彦龄事之素不谨。因醉酒嫚骂，翁不能堪，取女归，竟至离绝。舒在父家，一日行池上，怀其夫，作《点绛唇》曲云："独自临流，兴来时把栏干凭。旧愁新恨，耗却来时兴。　　鹭散鱼潜，烟敛风初定。波心静，照人如镜，少个年时影"[7]。

【疏证】

① 王齐叟，字彦龄，山东省临清市人，卒年 39 岁。据王灼本文记载，曾作《望江南》数十首，皆不存，《全宋词》录其词 2 首。

② 王岩叟，公元 1044—1094 年，字彦霖，北宋大臣，山东省临清市人。他幼时聪颖过人，19 岁乡举、省试、廷对皆第一，时称"三元榜首"。曾任栾城主簿、泾州推官。在泾州任上，因胞弟去世，弃官回乡奉养双亲。哲宗元祐时官职屡有升迁。元祐八年(1093)，因御史郑雍攻击宰相刘挚、右丞相苏辙及王岩叟、朱光庭等 30 人为挚党，遂贬岩叟为端明殿大学士知郑州府。次年，迁至河阳，数月卒。追赠左正大夫。《宋史》卷 342 有传。

③《望江南》，唐教坊曲名，又名"忆江南"、"望江怨"。参见本书卷 5"望江南"条。

④《青玉案》，词牌名，又名"一年春"、"西湖路"、"青莲池上

客”、“带马行”、“客中忆横塘路”、“谢师恩”。《钦定词谱》卷 15 录入 67 字、68 字、66 字、69 字共 13 体，皆双调仄韵。

⑤《别素质》，又名“忆瑶姬”。《钦定词谱》卷 31：“仄韵者始自曹组，一名《别素质》”，双调 103 字。

⑥《全宋词》自《花草新编》卷 3 录入，题为“失调名”，原词为：“蹙绣圈金，鞶囊密约，未赴意先警。欲罢难休，临行又怯，倚定画栏痴等。帘风渐冷。先自虑、春宵不永。更那堪、斗转星移，尚在有无之境。　　绿云浓压蝤蛴领。惭愧也、满怀香拥。此际有谁知证。但楼前明月，窗间花影。”词后案语曰：“此首原不著撰人，《花草新编》云：《夷坚志》极赏此词。疑是王齐叟《别素质》，姑收于此。此词又疑有夺文，俱俟考。”

⑦《点绛唇》，见本卷“周美成点绛唇”条注③。王灼所录舒氏《点绛唇》词，《全宋词》自知不足斋本《碧鸡漫志》卷 2 录入此词，与上文有四处文字不同，《全宋词》所录为：“独自临池，闷来强把栏干凭。旧愁新恨，耗却年时兴。　　鹭散鱼潜，烟敛风初定。波心静，照人如镜，少个年时影。”文意较胜。

【案语】

南宋洪迈将王灼本文编入《夷坚志》，情节略有增加，首尾更为完整（见《夷坚三志》壬卷第七，第 1519 页）。此事又见吕本中《轩渠录》：“王齐叟，字彦龄，怀州人。高才不羁，为太原掾官。尝作《青玉案》、《望江南》小词，以嘲帅与监司。监司闻之大怒，责之。彦龄敛板向前，应声答曰：‘某居下位，常恐被人谗。只是曾填《青玉案》，何曾敢做《望江南》？请问马都监。’时马都监者，适与彦龄并坐。马皇恐，亟自辨诉。既退，诘彦龄曰：‘某旧不知子，乃以某为证，何也？’彦龄笑曰：‘且借公趁韵，幸勿多怪’。”过程又有所不同。（见陶珽辑本《说郛》卷 34 上引）《全宋词》据《轩渠录》收录这首《望江南》。

曹组有仄韵体的《忆瑶姬》词，又名《别素质》：“雨细云轻，花娇玉软，於中好个情性。争奈无缘相见，有分孤零。香笺细写频

相问。我一句句儿都听。到如今,不得同欢,伏惟与他耐静。

此事凭谁执证。有楼前明月,窗外花影。拚了一生烦恼,为伊成病。只恐更把风流逞。便因循、误人无定。恁时节、若要眼儿斯觑,除非会圣。”其中“此事凭谁执证。有楼前明月,窗外花影”与王灼所录“此事凭谁知证?有楼前明月,窗外花影”仅一字不同,而《全宋词》所录的王齐叟《失调名》词中“此际有谁知证。但楼前明月,窗间花影”与王灼所录有五字不同。所以王灼云为王齐叟作的《别素质》和曹组的《忆瑶姬》应是同一词。大多词选家都倾向于该词为曹组所作,不太认同王说,如《花草粹编》、《全宋词》等都是如此。

《全宋词》录入王齐叟名下的《失调名》的调名可考为《别素质》。查《钦定词谱》卷 31(下),《忆瑶姬》有仄韵、平韵两体,平韵体又名《别瑶姬慢》,万俟咏首作,又分三体;仄韵体也名《别素质》,完整作品仅存曹组一曲。比较曹组《忆瑶姬》和《失调名》的上阕,字数同,韵位也基本相同,可以肯定为同一词体。但下阕差异很大,一是字数相差近一半;二是《忆瑶姬》下阕开头为“此事凭谁执证。有楼前明月,窗外花影”,这首《别素质》下阕开头为“绿云浓压蝤蛴领。惭愧也、满怀香拥”,之后才是“此际有谁知证。但楼前明月,窗间花影”。据《钦定词谱》,二词既然同调异名,体制自应相同,则《别素质》的下阕起首应是“此际有谁知证。但楼前明月,窗间花影”三句。所以,这首词的下阕不仅可能有夺文,且词句顺序也很可能有颠倒。依曹组《忆瑶姬》的体式,这首《别素质》下阕的形制应为“此际有谁知证。但楼前明月,窗间花影。□□□□□□,□□□□。绿云浓压蝤蛴领。惭愧也、满怀香拥。□□□、□□□□□□,□□□□。”

2.21 莫少虚词①

《水调歌头》②:"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无数,花上有黄鹂"③。世传为鲁直④。于建炎初见石耆翁⑤,言"此莫少虚作也。"莫此词本始,耆翁能道其详。予尝见莫《浣溪沙》曲⑥:"宝钏缃裙上玉梯,云重应恨翠楼低,愁同芳草两萋萋。"又云:"归梦悠飏见未真,绣衾恰有暗香熏,五更分得楚台春。"造语颇工。晚年心醉富贵,不复事文笔。

【疏证】

① 莫少虚,莫将,公元1080—1148年,字少虚,江西省修水县人。绍兴八年(1138)赐同进士出身,绍兴十年(1140)春,受宋高宗派遣,充任迎护梓宫、奉迎两宫使,前往金国迎护徽宗灵柩和高宗的母亲等人回临安,被金人扣押于军营近两年。在被扣押期间莫将忍辱负重,不卑不亢,正气凛然。南归后出任过工部尚书、明州知州、福州知州等职,绍兴十六年(1146)以敷文阁学士知广州,绍兴十八年(1148)十月,病逝于广州任上。修水县原八贤祠内有他的画像,《八贤祠志》内有莫将传略。《全宋词》收其词13首,其中11首咏梅。

②《水调歌头》,词牌名,又名"元会曲"、"水调歌"、"江南好"、"花犯念奴"、"凯歌"、"台城游"。《钦定词谱》卷23录人95字、97字、96字、94字等共8体,双调,有平韵和平仄韵互叶两体。

③ 王灼所录全词为:"瑶草一何碧,春人武陵溪。溪上桃花无数,枝上有黄鹂。我欲穿花寻路,直人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　　坐玉石,攲玉枕,拂金徽。谪仙何处,无人伴我白螺杯。我为灵芝仙草,不为朱唇丹脸,长啸亦

何为？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

④ 鲁直，即黄庭坚，公元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黔安居士，八桂老人。诗学杜甫，开创江西诗派。书法成就也很高，为宋四家之一。其词也有成就，词风流宕豪迈。在词的诗化方面，他在苏轼之后对词的传统体性有了更大的超越；在词化方面，还没有臻及秦观所达到的艺术佳境。所以在北宋词史上，他是处在苏轼与秦观之间的过渡性词人。有《山谷词》，又名《山谷琴趣外篇》。见本卷“各家词短长”条注⑧。

⑤ 石耆翁，蜀人，生平不详，《全宋词》录词2首。

⑥《浣溪沙》，唐教坊曲名，也写作“浣溪纱”，又名“小庭花”、“江南词”、“玩丹砂”、“玩溪沙”、“怨啼鹃”、“浣沙溪”、“掩萧斋”、“清和风”、“换追风”、“最多宜”、“减字浣溪沙”、“杨柳陌”、“试香罗”、“满院春”、“踏花天”、“广寒枝”、“广寒秋”、“庆双春”、“醉木犀”、“醉中真”、“锦缠头”、“霜菊黄”、“频载酒”。《钦定词谱》卷4收录42字、44字、46字等共5体，双调，分平韵、仄韵。莫少虚的两首《浣溪沙》，各存一阕残句，只见于王灼本文。

【案语】

从王灼本文，我们知道这首《水调歌头》在当时已公认为黄庭坚所作。王灼言其为莫将作，似乎没有人认同。以南宋刊本为底本的四部丛刊本《山谷琴趣外篇》、四库全书本《山谷词》和《山谷集·山谷词》都收录该词，证明当时的编集者都认定它是山谷作品。四库馆臣的提要对此词无异议。现当代学者也是如此，如唐圭璋在《全宋词》本词后加按语曰：“案《碧鸡漫志》卷二引石耆卿（翁）云，此莫将词，疑非。”署名“曾照珉”的《菊墨斋词说·黄庭坚词（一）》云：“此词不知作于何时何地，抒发其不肯媚世求荣超然尘外，异乎流俗之襟怀，也是近于东坡者。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谓‘于建炎初，见石耆翁，言此莫少虚作也’，非是。”（《咸宁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当代关于山谷词的论文论及该词都以黄庭坚所作为立论的前提，不再提及王灼这段文字了。

以上否定王灼之说者并没有进一步的论证，肯定其为山谷所作的理由不外两点：一是山谷词的版本都收录该词；二是山谷后期词学东坡，形成潇洒豪迈的词风，这首《水调歌头》更是明显借鉴了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属于学东坡而得其神髓的代表作之一。但这些并不能成为完全否定王灼此文的坚实理由。

从另一方面来看，王灼所云此词为莫将所作并非没有可能。首先，此词除了《山谷琴趣外篇》题名"游览"外，在黄词集中无任何线索可循，不知作于何时何地。其次，从莫将生平来看，与黄庭坚有某些相似处：二人同为修水人，两人相差35岁。二人都先后到过四川：黄庭坚1095年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1098年到戎州（今四川宜宾市）；莫将1137年曾出任利州（今四川广元市）通判，二人作品被弄混的可能是存在的。第三，石耆翁本是蜀地文人，对这二位先后到过四川的修水人很可能都有相当的了解，其说未必没有根据。尽管王灼没有记载石耆翁所知道的莫将作此词的具体背景和经过，但不应排除其为莫将所作的可能。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论及此词时参考王灼的意见，以存疑态度对待或许更为合适。

2.22 古人使王昌莫愁事[①]

古书亡逸固多，存于世者，亦恨不尽见。李义山绝句云："本来银汉是红墙，隔得卢家白玉堂。谁与王昌报消息？尽知三十六鸳鸯"[②]。而唐人使王昌事尤数，世多不晓，古乐府中可互见，然亦不详也。一曰："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如何两少年，挟毂问君家。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使作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满路傍。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③]。一曰："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提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嫁与东家王"[④]。以三章互考之，即知乐府前篇所谓"白玉堂"与"鸳鸯七十二"乃卢家。然义山称三十六者，三十六双，即七十二也；又知乐府后篇所谓"东家王"，即王昌也。余少年时戏作《清平乐》曲[⑤]，赠妓卢姓者云："卢家白玉为堂，于飞多少鸳鸯。纵使东墙隔断，莫愁应念王昌"[⑥]。黄载万亦有《更漏子》曲云[⑦]："怜宋玉，许王昌，东西邻短墙"[⑧]。予每戏谓人曰："载万似曾经界两家来"。盖宋玉《好色赋》称东邻之子，即宋玉为西邻也。东家王，即东邻也。载万用事如此之工！世徒知石城有莫愁[⑨]，不知洛阳亦有之。前辈言"乐府两莫愁"，正谓此也。又韩致光诗："何必苦劳魂与梦，王昌只在此墙东"[⑩]。业唱歌者，沈亚之目为"声家"，又曰"声党"，又曰"贡声中禁"[⑪]。李义山云："王昌且在墙东住，未必金堂得免嫌"[⑫]。又云："欲入卢家白玉堂，新春催破舞衣裳"[⑬]。《对雪》云："又入卢家妒玉堂"[⑭]。

【疏证】

① 王昌，《后汉书》有《王昌传》，一名王郎，曾诈称是汉成帝之子子舆，据兵邯郸，自称天子，为光武帝击败身死。《后汉书·逸民传》、嵇康《高士传》皆载王君公事，有人也指为王昌。《襄阳耆旧传》："王昌字公伯，为东平相、散骑常侍，早卒。妇任城王曹子文女。"钱希言《桐薪》释曰："意其人身为贵戚，出相东平，则姿仪隽美，为世所共赏可知。"然阎若璩《潜丘札记》卷5《与戴唐器书》、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卷9、冯浩《玉溪生诗注》卷3皆谓"东家王昌"决非《襄阳耆旧传》之王昌。《隋书·诚节·刘子翊传》也载长沙人王崧之子王昌，为东平相。按南朝乐府和唐诗中屡见王昌，如梁武帝、上官仪、王维、崔颢、鱼玄机、李商隐、韩偓、唐彦谦等人的诗中皆言及，据诸家诗意，大抵为才貌双美的男子，故常用作女子的意中人、望中人。但其人是否与以上名王昌者有联系，已无可考。莫愁，古女子名。一为石城(今湖北钟祥县)人，善歌，见《旧唐书·音乐志二》；一为洛阳人，见《乐府诗集》卷85梁武帝《河中之水歌》。

② 李义山，李商隐，约公元813—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子，河南荥阳人。晚唐最重要的诗人。初得牛党令狐楚、令狐陶父子赏识和提携，得中进士。次年人属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王以女妻之。因此受牛党排挤，辗转于各藩镇幕府，终身不得志。李商隐诗现存约600首。从内容来看，政治诗、咏史诗皆有成就；抒情诗感情深挚细腻，感伤气息很浓；咏物诗体物工切，摹写人微，能以典型特征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表达事物的内在神韵，寄寓作者的情怀；无题诗是李商隐的独创，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情思宛转沉挚，辞藻典雅精丽。李商隐诗歌的基本风格是情深词婉，能于丽中时带沉郁，流美中不失厚重，对后世的诗坛和词坛影响很深。其七律成就最高，继承了杜甫精严顿挫的特点，又融合了齐梁诗的华艳和

六朝民歌的清丽，以及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其词旨隐晦的作风受阮籍影响；一些长篇古风如《韩碑》接近韩愈的歌行；一些抒情写景小诗淡语天成，绰约多姿，不失盛唐绝句风味。李商隐也是晚唐骈文的代表作家，其骈文属对工整，用事精切，疏密相间，气韵自然。此诗题名《代应》，见《李义山诗集》卷6(四部丛刊本)。

③ 此歌题名《相逢行·古辞》，见《乐府诗集》卷34。“如何两少年”原作“不知何年少”；“使作邯郸倡”原作“作使邯郸倡”；“观者满路傍”原作“观者盈道傍”。王灼引录时省略了“罗列自成行”后的内容，为：“音声何噰噰，鹤鸣东西厢。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调丝方未央。”

④ 此歌为梁武帝作，题名《河中之水歌》，见《乐府诗集》卷85。“十五嫁为卢家妇”原作“十五嫁为卢郎妇”；“平头奴子提履箱”原作“平头奴子擎履箱”；“恨不嫁与东家王”原作“恨不早嫁东家王”。

⑤《清平乐》，词牌名，又名“青年乐”、“破子清平乐”、“清平乐令”、“醉东风”、“忆萝月”。《钦定词谱》卷5录人3体，皆双调46字，有仄韵、平仄互叶韵两种。

⑥ 原词题为《清平乐·妓诉状立厅下》，《全宋词》自彊村丛书本《颐堂词》收入，全词为：“坠红飘絮，收拾春归去。长恨春归无觅处，心事顾谁分付。　卢家小苑回塘，于飞多少鸳鸯。纵使东墙隔断，莫愁应念王昌。”其中“卢家小苑回塘”上文作“卢家白玉为堂”，从前后文意判断，当以上文为是。

⑦ 黄载万，黄大舆，约公元1095—约1160年，字载万，蜀人，号岷山耦耕。善歌词，有词集《乐府广变风》，今不传。曾于己酉冬(1129年)录唐以来诗人咏梅词数百首，编为10卷，命曰《梅苑》。著《韩柳文章谱》3卷，已佚。所存词仅《虞美人》1首和《更漏子》残句，皆见于本书，《全宋词》据以收录。见本卷“各家

词短长”条注⑯。《更漏子》，词牌名，又名“付金钗”、“更漏长”、“无漏子”、“独倚楼”、“翻翠袖”、“更漏子慢”。《钦定词谱》卷6录入46字、45字、49字、104字共8体，双调，有平韵、平仄韵互叶两体。

⑧ 该词仅存此残句，《全宋词》据以收录。

⑨ 石城，今湖北钟祥县，县西有莫愁村。唐有歌曲名《莫愁乐》，即出于《石城乐》，歌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宋周邦彦词《西河·金陵怀古》有“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误以石头城为石城。今南京江宁县西有莫愁湖，其得名或许与周邦彦的误解有关。

⑩ 韩致光，韩偓，公元842－923年，唐末诗人，字致尧，一作致光，小名冬郎，号玉山樵人。西安人。10岁能即席赋诗，但龙纪元年(889)始登进士第。后因忤触权臣朱温，贬濮州司马，于是弃官南下。在唐末诗人中，韩偓成就较高。其感时诗以编年史的方式再现了唐王朝由衰而亡的图景，大多纪事与述怀相结合，用典工切，善于将感慨苍凉的意境寓于清丽芊绵的词章，悲而能婉，柔中带刚。但艺术上缺乏杜甫沉雄阔大的笔力和李商隐精深微妙的构思，有时不免流于平浅纤弱。其写景抒情诗构思新巧，笔触细腻，能从景物画面中融入身世之感，即景抒情，浑涵无迹。他还作有《香奁集》，专写男女之情，风格纤巧，有元刊3卷本和汲古阁1卷本。又有《韩内翰别集》1卷，附补遗1卷。王灼所引原诗题名《昼寝》：“碧桐阴静隔帘栊，扇拂金蛾玉簟烘。扑粉更添香体滑，解衣唯见下裳红。烦襟乍触冰壶冷，倦枕徐欹宝髻松。何必苦劳魂与梦，王昌只在此墙东。”见《全唐诗》卷683。

⑪ 沈亚之，字下贤，吴兴人。生卒年不详，约唐敬宗宝历元年前后在世。曾与李贺交游。元和十年(815)第进士。《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文集3卷。知不足斋本此处注云：“案‘业唱歌者’至此二十一字与上下文无涉，似当析出别为一条”。参见《碧

鸡漫志校正》第50页。

⑫ 该诗为李商隐《楚宫》二首之一，也题作《天水闲话旧事》，全诗为："月姊曾逢下彩蟾，倾城消息隔重帘。已闻佩响知腰细，更辨弦声觉指纤。暮雨自归山峭峭，秋河不动夜厌厌。王昌且在墙东住，未必金堂得免嫌。"见《李义山诗集》卷5（四部丛刊本）。

⑬ 该诗题作《春日》："欲入卢家白玉堂，新春催破舞衣裳。蝶衔花蕊蜂衔粉，共助青楼一日忙。"见《李义山诗集》卷6。

⑭ 原诗为《对雪》二首之二："旋扑珠帘过粉墙，轻于柳絮重于霜。已随江令夸琼树，又入卢家妬玉堂。侵夜可能争桂魄，忍寒应欲试梅妆。关河冻合东西路，肠断班骓送陆郎。"见《李义山诗集》卷5。

【案语】

王灼注意到"唐人使王昌事尤数"，但读者皆不知其人始末的问题。然而他列举古乐府《相逢行》和梁武帝《河中之水歌》，并认为前者指卢家，后者指王昌，也没有回答王昌究竟是谁的疑问。全文以王昌为引，列举乐府诗、梁武帝、李商隐、以及自己和友人的相关诗词，但并无新的发明。

2.23 陈无己浣溪沙

陈无己作《浣溪沙》曲云[①]:"暮叶朝花种种陈,三秋作意问诗人[②],安排云雨要新清。 随意且须追去马,轻衫从使著行尘,晚窗谁念一愁新?"本是"安排云雨要清新",以末后句新字韵,遂倒作"新清"。世言无己喜作庄语,其弊生硬是也。词中暗带"陈三"、"念一"两句,亦有时不庄语乎?

【疏证】

① 陈无己,陈师道,公元1053—1101年,字履常,一字无己,别号后山居士,江苏徐州人。哲宗元祐时,由苏轼等推荐,为徐州教授,后历任太学博士、颍州教授、秘书省正字。一生安贫乐道,闭门苦吟,家境困窘。苏门六君子之一,江西诗派重要作家。亦能词,其词风格与诗相近,以拗峭惊警见长。但其诗、词存在着内容狭窄、词意艰涩之病。著有《后山先生集》,其词集为《后山词》。见本卷"各家词短长"条注⑱。《浣溪沙》,唐教坊曲名,也写作"浣溪纱",又名"小庭花"、"江南词"、"玩丹砂"、"玩溪沙"、"怨啼鹃"、"浣沙溪"、"掩萧斋"、"清和风"、"换追风"、"最多宜"、"减字浣溪沙"、"杨柳陌"、"试香罗"、"满院春"、"踏花天"、"广寒枝"、"广寒秋"、"庆双春"、"醉木犀"、"醉中真"、"锦缠头"、"霜菊黄"、"频载酒"。《钦定词谱》卷4收录42字、44字、46字等共5体,双调,分平韵、仄韵。

② "问",赵鸿烈刊本《后山集》卷24作"向",《全宋词》也录作"向"。

【案语】

清人叶申芗《本事词》卷上"陈师道浣溪沙"条云:"世言陈无

己每好作庄语，然尝有《浣溪沙》云：‘暮叶朝花种种陈，三秋作意问诗人。安排云雨要新清。　随意且须追去马，轻衫从使著行尘。晚窗谁念一枝新’。此词赠妓作，陈三，无己自谓。念一，妓名，想偶亦不作庄语耳。”这段文字显然来自王灼本文，加入叶氏的推测和解读。“陈三”、“念一”，的确有刻意嵌入的痕迹，加之“云雨”这类字眼出现其中，暗示这首词的创作背景与艳情有关，很可能是赠妓之作。叶氏云“陈三，无己自谓”，论者应能认同。但推测“念一”为妓名，不一定确切，一是“念一”不类人名，二是它更可能是“念伊”的谐音，合起来为“陈三念伊”，是向所赠表白心迹之语。

3.1 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说者多异[1]。予断之曰:"西凉创作,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其它饰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河西节度使杨敬忠献,凡十二遍[2]。白乐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由来能事各有主,杨氏创声君造谱。"自注云:"开元中,西凉节度使杨敬述造"[3]。郑愚《津阳门诗》注亦称"西凉府都督杨敬述进"[4]。予又考唐史《突厥传》:开元间,凉州都督杨敬述为暾欲谷所败,白衣检校凉州事[5]。乐天、郑愚之说是也。刘梦得诗云:"开元天子万事足,惟惜当年光景促。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仙心从此在瑶池,三清八景相追随。天上忽乘白云去,世间空有秋风词"[6]。李肱《霓裳羽衣曲》诗云:"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梨园进旧曲,玉座流新制。凤管迭参差,霞衣竞摇曳"[7]。元微之《法曲》诗云:"明皇度曲多新态,宛转浸淫易沉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号天落"[8]。刘诗谓明皇望女几山,持志求仙,故退作此曲。当时诗今无传,疑是西凉献曲之后,明皇三乡眺望,发兴求仙,因以名曲。"忽乘白云去,空有秋风词",讥其无成也。李诗谓明皇厌梨园旧曲,故有此新制。元诗谓明皇作此曲多新态,霓裳羽衣非人间服,故号"天落"。然元指为法曲,而乐天亦云:"法曲法曲歌霓裳,政和事理音洋洋,开元之人乐且康"[9]。又知其为法曲一类也。夫西凉既献此曲,而三人者又谓明皇制作,予以是知为"西凉创作,明皇润色"者也。

杜佑《理道要诀》云:"天宝十三载七月改诸乐名,中使辅璆琳宣进止,令于太常寺刊石。内黄钟商《婆罗门曲》改为《霓裳羽

衣曲》”[10]。《津阳门诗》注:“叶法善引明皇入月宫,闻乐归,笛写其半,会西凉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声调吻合,遂以月中所闻为散序[11],敬述所进为其腔[12],制《霓裳羽衣》。”月宫事荒诞,惟西凉进《婆罗门曲》,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最明白无疑。《异人录》云:“开元六年,上皇与申天师中秋夜同游月中,见一大宫府,榜曰:广寒清虚之府。兵卫守门,不得入。天师引上皇跃超烟雾中,下视玉城,仙人、道士乘云驾鹤往来其间,素娥十余人,舞笑于广庭大桂树下,乐音嘈杂清丽。上皇归,编律成音,制《霓裳羽衣曲》”[13]。《逸史》云:“罗公远中秋侍明皇宫中玩月,以拄杖向空掷之,化为银桥,与帝升桥,寒气侵人,遂至月宫。女仙数百,素练霓衣,舞于广庭。上问曲名,曰:《霓裳羽衣》。上记其音,归作《霓裳羽衣曲》”[14]。《鹿革事类》云:“八月望夜,叶法善与明皇游月宫,聆月中天乐,问曲名,曰:《紫云回》。默记其声,归传之,名曰《霓裳羽衣》”[15]。此三家者,皆志明皇游月宫,其一申天师同游,初不得曲名。其一罗公远同游,得今曲名。其一叶法善同游,得《紫云回》曲名,归易之。虽大同小异,要皆荒诞无可稽据。杜牧之《华清宫》诗:“月闻仙曲调,霓作舞衣裳”[16]。诗家搜奇入句,非决然信之也。又有甚者,《开元传信记》云:“帝梦游月宫,闻乐声,记其曲名《紫云回》”[17]。《杨妃外传》云:“上梦仙子十余辈,各执乐器,御云而下。一人曰:‘此曲《神仙紫云回》,今授陛下’”[18]。《明皇杂录》及《仙传拾遗》云:“明皇用叶法善术,上元夜自上阳宫往西凉州观灯,以铁如意质酒而还,遣使取之,不诬”[19]。《幽怪录》云:“开元正月望夜,帝欲与叶天师观广陵,俄虹桥起殿前,师奏‘请行,但无回顾’。帝步上,高力士、乐官数十从,顷之,到广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现!’师请令乐官奏《霓裳羽衣》一曲,乃回。后广陵奏:‘上元夜仙人乘云西来,临孝感寺,奏《霓裳羽衣曲》而去。’上大悦”[20]。唐人喜言开元、天宝事,而荒诞相凌夺如此,将使谁信之?予以是知其它饰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

王建诗云："弟子歌中留一色，听风听水作《霓裳》"[21]。欧阳永叔《诗话》以不晓"听风听水"为恨[22]。蔡條《诗话》云："出唐人《西域记》，龟兹国王与臣庶知乐者，于大山间听风水声，均节成音。后翻入中国，如《伊州》、《甘州》、《凉州》，皆自龟兹致"[23]。此说近之，但不及《霓裳》。予谓《凉州》定从西凉来，若《伊》与《甘》，自龟兹致[24]。而龟兹听风水造诸曲，皆未可知。王建全章，余亦未见，但"弟子歌中留一色"，恐是指梨园弟子，则何豫于龟兹？置之勿论可也。按唐史及唐人诸集、诸家小说，杨太真进见之日，奏此曲导之[25]。妃亦善此舞。帝尝以赵飞燕身轻，成帝为置七宝避风台事戏妃，曰："尔则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宫妓佩七宝璎珞舞此曲，曲终珠翠可扫[26]。故诗人云："贵妃宛转侍君侧，体弱不胜珠翠繁。冬雪飘飖锦袍暖，春风荡漾霓裳翻"[27]。又云："天阁沉沉夜未央，碧云仙曲舞《霓裳》。一声玉笛向空尽，月满骊山宫漏长"[28]。又云："《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29]。又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30]。又云："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31]。又云："云雨马嵬分散后，骊宫无复听《霓裳》"[32]。又云："霓裳满天月，粉骨几春风"[33]。帝为太上皇，就养南宫，迁于西宫，梨园弟子玉琯发音，闻此曲一声，则天颜不怡，左右歔欷[34]。其后宪宗时，每大宴，间作此舞[35]。文宗时[36]，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雅乐》及《霓裳羽衣曲》[37]。是时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习，而文宗乃令冯定制舞曲者，疑曲存而舞节非旧，故就加整顿焉。李后主作《昭惠后诔》云："《霓裳羽衣曲》，绵兹丧乱，世罕闻者。获其旧谱，残缺颇甚，暇日与后详定，去彼淫繁，定其缺坠"[38]。盖唐末始不全。《蜀梼杌》称："三月上巳，王衍宴怡神亭，衍自执板唱《霓裳羽衣》、《后庭花》、《思越人》曲"[39]，决非开元全章。《洞微志》称："五代时，齐州章丘北村任六郎，爱读道书，好汤饼，得犯天麦毒疾，多唱异曲。八月望夜，待月私第，六郎执板大噪一曲。有水鸟野雀数百，集其舍屋倾

听，自道曰：'此即昔人《霓裳羽衣》者'。众请于何得，笑而不答"[40]。既得之邪疾，使此声果传，亦未足信。

按明皇改《婆罗门》为《霓裳羽衣》，属黄钟商，云："时号越调"，即今之越调是也[41]。白乐天《嵩阳观夜奏霓裳》诗云："开元遗曲自凄凉，况近秋天调是商"[42]，又知其为黄钟商无疑。欧阳永叔云："人间有《瀛府》、《献仙音》二曲，此其遗声。"《瀛府》属黄钟宫[43]，《献仙音》属小石调[44]，了不相干。永叔知《霓裳羽衣》为法曲，而《瀛府》、《献仙音》为法曲中遗声，今合两个宫调作《霓裳羽衣》一曲遗声，亦太疏矣。《笔谈》云："蒲中逍遥楼楣上，有唐人横书，类梵字，相传是《霓裳谱》，字训不通，莫知是非。或谓今燕部有《献仙音》曲，乃其遗声。然《霓裳》本谓之道调法曲，《献仙音》乃小石调尔"[45]。又《嘉祐杂志》云："同州乐工翻河中黄幡绰《霓裳谱》，钧容乐工任守澄以为非是，别依法曲造成。教坊伶人花日新见之，题其后云：'法曲虽精，莫近《望瀛》'"[46]。予谓《笔谈》知《献仙音》非是，乃指为道调法曲，则无所著见。独《理道要诀》所载，系当时朝旨，可信不诬。《杂志》谓同州乐工翻河中黄幡绰谱，虽不载何宫调，安知非逍遥楼楣上横书耶？今并任守澄谱皆不传。乐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磬箫筝笛递相搀，击𢷬弹吹声逦迤。"注云："凡法曲之初，众乐不齐，惟金、石、丝、竹次第发声，《霓裳》序初亦复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拆。"注云："散序六遍无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翔鸾舞了却收翅，戾鹤曲终长引声。"注云："《霓裳》十二遍而曲终，凡曲将终，皆声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长引一声。"《笔谈》云："《霓裳曲》凡十二叠，前六叠无拍，至第七叠方谓之叠遍，自此始有拍而舞"[47]。《笔谈》，沈存中撰。沈指《霓裳羽衣》为道调法曲，则是未尝见旧谱。今所云岂亦得之乐天乎？世有般涉调《拂霓裳》曲，因石曼卿取作传踏，述开元、天宝旧事[48]。曼卿云："本是月宫之音，翻作人间之曲。"

近夔帅曾端伯，增损其辞，为勾遣队口号，亦云开、宝遗音[49]。盖二公不知此曲自属黄钟商，而《拂霓裳》则般涉调也。宣和初，普州守山东人王平，词学华赡，自言得夷则商《霓裳羽衣谱》，取陈鸿、白乐天《长恨歌》、《传》，并乐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杂取唐人小诗、长句，及明皇、太真事，终以微之《连昌宫词》，补缀成曲，刻板流传[50]。曲十一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正撷、入破、虚催、衮、实催、衮、歇拍、杀衮，音律节奏，与白氏歌注大异，则知唐曲今世决不复见，亦可恨也[51]。

又唐史称："客有以按乐图示王维者，无题识。维徐曰：'此《霓裳》第三叠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52]。予尝笑之，《霓裳》第一至第六叠无拍者，皆散序故也。类音家所行大品，安得有拍[53]？乐图必作舞女，而《霓裳》散序六叠以无拍故不舞。又画师于乐器上，或吹或弹，止能画一个字。诸曲皆有此一字，岂独《霓裳》？唐孔纬拜官教坊，优伶求利市，纬呼使前，索其笛，指窍问曰："何者是《浣溪沙》孔笼子"？诸伶大笑[54]。此与画图上定曲名何异！

【疏证】

①《霓裳羽衣曲》，唐代大曲中的法曲名作，其前身应为具有印度风格的《婆罗门曲》，东传至新疆、甘肃地区。河西节度史（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市）杨敬述于开元前期进献朝廷。后经不断改编，在服装和道具方面加入道教元素，成为具有浓郁的道教情调的大型曲目，开元十三(754)年主管礼乐的太常寺正式刻石定名为《霓裳羽衣曲》。该曲演出形式多样，流传广远，今天仍存部分片断，见《宋代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中杨荫浏译谱的《霓裳中序第一》。

② 原文见《新唐书·礼乐志》："河西节度史杨敬忠献《霓裳羽衣曲》十二遍。"杨敬忠，实无此人，据岳珍考证应为杨敬述。《新唐书》混淆了两届河西节度史杨敬述和张敬忠的姓名(《碧鸡

漫志校正》第 57 页）。遍，唐宋大曲的专用术语，每套大曲由十余遍组成，且各有专名，一遍相当于一个乐章。

③ 此诗及注下文多处引录，原题为《霓裳羽衣歌和微之》："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舞时寒食春风天，玉钩栏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颜如玉，不着人家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娉婷似不任罗绮，顾听乐悬行复止。磬箫筝笛递相搀，击擫弹吹声逦迤。（凡法曲之初，众乐不齐，唯金石丝竹次第发声，霓裳序初亦复如此。）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散序六遍无拍，故不舞也。）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拆。（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四句皆霓裳舞之初态。）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许飞琼、萼绿华，皆女仙也。）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霓裳曲凡十二遍而终。）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凡曲将毕，皆声拍促速，唯霓裳之末，长引一声也。）当时乍见惊心目，凝视谛听殊未足。一落人间八九年，耳冷不曾闻此曲。湓城但听山魈语，巴峡唯闻杜鹃哭。（予自江州司马转忠州刺史。）移领钱塘第二年，始有心情问丝竹。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觱篥沈平笙。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自玲珑以下，皆杭之妓名。）虚白亭前湖水畔，前后只应三度按。便除庶子抛却来，闻道如今各星散。今年五月至苏州，朝钟暮角催白头。贪看案牍常侵夜，不听笙歌直到秋。秋来无事多闲闷，忽忆霓裳无处问。闻君部内多乐徒，问有霓裳舞者无？答云七县十万户，无人知有霓裳舞。唯寄长歌与我来，题作霓裳羽衣谱。四幅花笺碧间红，霓裳实录在其中。千姿万状分明见，恰与昭阳舞者同。眼前仿佛睹形质，昔日今朝想如一。疑从魂梦呼召来，似着丹青图写出。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长恨歌云。）又不见，我诗云，曲爱霓裳未拍时。

（钱塘诗云。）由来能事皆有主，杨氏创声君造谱。（开元中，西凉府节度杨敬述造。）君言此舞难得人，须是倾城可怜女。吴妖小玉飞作烟，越艳西施化为土。（夫差女小玉死后，形见于王。其母抱之，霏微若烟雾散空。）娇花巧笑久寂寥，娃馆苎萝空处所。如君所言诚有是，君试从容听我语。若求国色始翻传，但恐人间废此舞。妍媸优劣宁相远，大都只在人抬举。李娟张态君莫嫌，亦拟随宜且教取。（娟、态，苏妓之名。）”见《白氏长庆集》卷51（四部丛刊本）。“由来能事各有主”，原诗作“由来能事皆有主”。杨敬述，则天时任右玉钤卫郎将，左奉宸内供奉。玄宗开元四年（716）至开元九年（721）任河西节度史，凉州都督，因开元八年冬败于突厥毗伽可汗谋主暾欲谷，被削夺官爵，但仍代行节度职权，即“以白衣检校凉州都督，仍充诸使。”据多种文献记载他曾向朝廷进献《婆罗门曲》，后唐玄宗以此曲为基础改编成《霓裳羽衣曲》。

④ 郑愚，知不足斋本于其下注曰：“案‘郑愚’当作‘郑嵎’，下同。”岳珍详细查阅和比对二人的有关资料后，认为二名很可能为同一人，但从其字“宾光”来看，作“郑愚”更有合理之处，且也有文献依据（见《碧鸡漫志校正》第57—60页）。《津阳门诗》记承平故实，咏玄宗、杨太真之事，词藻华丽，文脉畅通，又立意摇曳，不见诗眼。除序、注之外长达1400字。诗及自注中所涉及的人事名物极多。其自注约50则，据拾了许多开元天宝之旧闻传奇，颇为精细有趣，有资于考史。王灼本文前后两次所引为“蓬莱池上望秋月，无云万里悬清辉。上皇夜半月中去，三十六宫愁不归。月中秘乐天半间，丁珰玉石和埙篪。宸聪听览未终曲，却到人间迷是非”的注文：“叶法善引上入月宫，时秋已深，上苦凄冷，不能久留，归，于天半尚闻仙乐。及上归，且记忆其半，遂于笛中写之。会西凉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曲》，与其声调相符，遂以月中所闻为之散序，用敬述所进曲作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法曲》”。（见《全唐诗》卷567）。津阳门，其诗序介绍：“津阳

门者，华清宫之外阙，南局禁闱，北走京道。”

⑤ 见《旧唐书·突厥传上》：“暾欲谷回兵，因而出赤亭以掠凉州羊马。时杨敬述为凉州都督，遣副将卢公利、判官元澄，出兵邀击之。暾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即与连和；若出兵相当，即须决战。我今乘胜，必有功矣！’公利等兵至删丹，遇贼，元澄令兵士揎臂持满，仍急结其袖，会风雪冻烈，尽坠弓矢。由是官军大败，元澄脱身而走。敬述坐削除官爵，白衣检校凉州事。”“开元间，凉州都督杨敬述为暾欲谷所败，白衣检校凉州事”有的版本略作“杨敬述白衣检校凉州事”。“暾欲谷”，有版本作“暾煌谷”，误。

⑥ 刘梦得，刘禹锡，公元 772－842 年，字梦得，河南洛阳人。中唐重要诗人、思想家。唐德宗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官监察御史。顺宗时与柳宗元一起参加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失败后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十年后又被贬连州(今广东省连县)刺史。晚年召回京师，官至检校礼部尚书。素善诗，晚年尤精，与白居易交往甚密，居易尝推禹锡为“诗豪”。卒，赠户部尚书。一生著述甚多，所著《天论》三篇最为有名，阐发无神论思想。有《刘宾客文集》传于世。王灼所引梦得诗题为“《三乡驿楼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见《刘禹锡全集》卷24。

⑦ 李肱，生卒年不详，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西北)，唐文宗开成二年(837)丁巳科状元及第，与李商隐同榜。试题为《琴瑟合奏赋》和《霓裳羽衣曲诗》。考官礼部侍郎高锴对李肱试卷极为欣赏，称为“最为迥书，更无其比，词韵既好，人才俱美。”亦深合文宗之意，遂取为状头。入仕后精明强悍，后历任岳、齐二州刺史，以后并未受重用。李肱喜交名士，又能作画。该诗即为《省试霓裳羽衣曲》，王灼省略的后六句为“宴罢水殿空，辇馀春草细。蓬壶事已久，仙乐功无替。讵肯听遗音，圣明知善继。”

⑧ 元微之，元稹，公元 779－831 年，字微之，别字威明。河

南洛阳人。幼孤，母郑氏贤而文，亲授书传。举明经书判入等，补校书郎。娶名门女韦丛。数年后，妻亡。元和初，应制策第一。除左拾遗，历监察御史。元和五年(810)，宦官与元稹争宿驿舍正厅，击伤元稹，反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元和十年一度回朝，不久出为通州司马，转虢州长史。这一时期作诗甚多，与白居易等酬唱频繁。元和十四年，再度回朝任膳部员外郎。次年得宦官崔潭峻援引，擢祠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承旨。为时论所薄。长庆二年(822)，拜平章事、居相位三月，为依附另一派宦官的李逢吉所倾轧，出为同州刺史，改浙东观察使。大和三年(829)，入为尚书左丞，又出为武昌军节度使，逝于镇，年五十三，赠尚书右仆射。稹自少与白居易倡和，当时言诗者称“元白”，号为“元和体”。二人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元稹生前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之合集多种。其本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诔、论议等共 100 卷，题为《元氏长庆集》。宋时只存 60 卷。今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卞孝萱有《元稹年谱》。元稹《法曲》诗云：“吾闻黄帝鼓清角，弭伏熊罴舞玄鹤。舜持干羽苗革心，尧用咸池凤巢阁。大夏护武皆象功，功多已讶玄功薄。汉祖歌沛亦有歌，秦王破阵非无作。作之宗庙见艰难，作之军旅传糟粕。明皇度曲多新态，宛转侵淫易沉着。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号天落。雅弄虽云已变乱，夷音未得相参错。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见《元氏长庆集》卷 24。法曲，隋唐燕乐中的一个品种，来源于东晋及梁代的“法乐”，原本用于佛教的法会。梁以后，形成以清商乐为主的法乐，至隋称为法曲。隋燕乐中的法曲用铙、钹、钟、磬、箫、琵琶等乐器，演奏时金、石、丝、竹次第进入合奏。法曲在初唐和盛唐受到极大重视，梨园专设“法部”，唐玄宗的音乐创作活动也主要是法曲。中唐以后，法曲渐衰。法曲的曲式结构与一般燕乐大曲无异，但因脱胎于佛教音

乐，风格“淡雅”。唐代吸收了道曲的成分，有所发展。著名作品除《霓裳羽衣曲》，还有《赤白桃李花》等。

⑨ 白居易《法曲歌》诗云：“法曲法曲歌大定，积德重熙有余庆，永徽之人舞而咏。法曲法曲舞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开元之人乐且康。法曲法曲歌堂堂，堂堂之庆垂无疆。中宗肃宗复鸿业，唐祚中兴万万叶。法曲法曲合夷歌，夷声邪乱华声和。以乱干和天宝末，明年胡尘犯宫阙。乃知法曲本华风，苟能审音与政通。一从胡曲相参错，不辨兴衰与哀乐。愿求牙旷正华音，不令夷夏相交侵。”见《白氏长庆集》卷 3。

⑩ 杜佑，公元 735－812 年，字君卿，陕西西安人。唐代中叶宰相，史学家。生于世宦之家，以门资入仕，历任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籴使等，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后出为岭南、淮南节度使。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杜佑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历顺宗、宪宗二朝，均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杜佑一生以富国安民为己任，针对时弊，提出节省开支，裁减官员的主张，又精于吏道，颇受朝野敬重。他曾以 36 年的功力博览古今典籍和历代名贤论议，考溯各种典章制度的源流，撰成 200 卷巨著《通典》，为典章制度专史的先河。其中《食货门》包括了杜佑足衣食、人口与土地结合、合理的财政税收政策、人口统计等主要经济思想。《通典》撰成后，杜佑又将其摘录成《理道要诀》一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为 10 卷，“凡三十三篇，皆设问答之辞。末二卷记古今异制，盖于《通典》中撮要，以便人主观览。”王应麟《玉海》卷 51 对二书有较详细介绍。《碧鸡漫志》对《理道要诀》引录达 8 次之多。但是书已佚散。岳珍有《杜佑〈理道要诀〉辑考》一文，见《文献》2004 年第 2 期。黄钟商，一般意义上的黄钟商，指黄钟均的商调式，或黄钟为商。燕乐 28 调中的黄钟商是专用调名，即越调，其绝对音高为 D。（参见刘崇德《燕乐新说》第 84 页，黄山书社 2003 年 7 月版。）

⑪ 散序，隋、唐燕乐大曲的开始部分。散板，节奏自由，器

乐独奏、轮奏或合奏，不歌不舞。

⑫ 腔，此处与散序对举，应是指大曲中散序之后的主体部分，不是腔调或腔格。

⑬《异人录》，宋代志怪小说集。佚名撰。未见著录。曾慥《类说》卷 12 收录此书，杂取诸书，辑录成编，共 25 条。王灼所引为"明皇游月宫"条："开元六年，上皇与申天师、道士鸿都客中秋夜同游月中，过一大门，在玉光中见一大宫府，榜曰：广寒清虚之府。守门兵卫甚严，三人皆止其下，不得人。天师引上皇跃身起烟雾中，下视玉城嵯峨，下若万里琉璃之田，仙人道士乘云驾鹤，往来其间。寻步向前，觉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极寒不可进。下见素娥十余人，皓衣，乘白鸾，笑舞于广庭大桂树下。乐音嘈杂清丽。上皇归，编律成音，制霓裳羽衣舞曲。"(《类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10 页)申天师，名元之，唐开元间著名道士，游历名山，采集方术，有修真度世之志。后被征至开元观，厚加恩渥。著有《服气要诀》1 卷。

⑭《逸史》，唐卢肇撰，今已不存，其内容见曾慥《类说》卷 27，共 20 条。王灼所引为"明皇游月宫"条："罗公远中秋侍明皇宫中玩月，曰：'陛下要至月宫否？'以拄杖向空掷之，化为银桥。与帝升桥，寒气侵人，遂至大城。曰：'此月宫也'。见女仙数百，素练霓裳，舞于广庭上。问曲名，曰'《霓裳羽衣》'也。上记其音调，归，作《霓裳羽衣曲》。"罗公远，一名思远，唐玄宗时彭州九陇山(今四川彭州市)人，一说湖北省鄂州市人。撰有《真龙虎九仙经注》1 卷，一名《天真皇人九仙经》，收入《道藏》洞真部方法类。

⑮《鹿革事类》，30 卷，宋人蔡蕃采《太平广记》的故事成编。他还采录《太平广记》中的诗文，编成《鹿革文类》30 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卷 2 著录，今已不传。叶法善(公元 616—720 年)，字道元，一字道素，浙江丽水人，唐朝著名道士，曾受封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叶法善祖宗四代皆为道士，祖父叶国重，弘道有功，谥有道先生；父亲慧明荫封歙州

刺史，赐号淳和。据《旧唐书》，叶法善“少传符箓，尤能厌劾鬼神”。他和其叔祖叶静能都非常有名，唐代许多文学作品以他们二人为题材。无病而终，羽化成仙，享年105岁，墓址在今丽水市境内。

⑯ 杜牧之，杜牧，公元803－853年，字牧之，陕西西安人，杜佑之孙。大和二年(828)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有抱负，好言兵，以济世之才自诩。曾多年在外地任幕僚，后历任监察御史，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牧之为晚唐杰出诗人，号“小杜”，又与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其七言绝句神韵疏朗，气势豪宕，托意深长，又精致婉约，风华流美，为晚唐独步。擅长文赋，他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又工行草书，流传至今的代表书贴有《张好好诗》。有《樊川文集》20卷，其中诗4卷，又有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1卷。王灼所引诗题为《华清宫三十韵》。

⑰《开元传信记》，《郡斋读书志》卷2上曰：“唐郑棨撰，纪开元、天宝传闻之事，故曰‘传信’”。1卷。疑即《开天传信记》。

⑱《杨妃外传》，王灼本书多处引录，《直斋书录解题》卷7记：“《杨妃外传》一卷，直史馆临川乐史子正撰。”见曾慥《类说》卷1所录，条目36，实30条，有他书所引者不见其中，证明曾慥所录并非全本。朱胜非《绀珠集》卷1载录15条，题目多不同于《类说》所录，然其中10条实截取《类说》部分内容而成，另《饮鹿泉金沙洞玉蕊峰》、《颇黎碑》、《玉窈窕金葳蕤》、《照夜玑》、《玉环》5条皆极简略。王灼本处所引见《类说·杨妃外传》“紫云回”条：“上尝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各执乐器。有仙人曰：此曲《神仙紫云回》，今授陛下，为正始之音。”

⑲《明皇杂录》，唐郑处晦撰，其中《杂录》2卷，《补遗》1卷，杂记明皇时事。据四库馆臣考证，已有脱佚。王灼此处所引亦不见其中，而见于《类说》卷16“铁如意质酒”和卷60“西凉观灯”

两条，内容相同。其中“铁如意质酒”为曾慥所收《明皇杂录》33条目之一，可见《类说》录《明皇杂录》时已作了改编。《仙传拾遗》，唐末杜光庭撰，40卷，是一部增补扩编的《神仙传》，改编唐人神仙故事而成，篇幅大而水平不高。《宋史》卷205著录。

⑳《幽怪录》，唐李德裕撰，《宋史·艺文志》著录为14卷。原书今似不存。王灼所引见《类说》卷11《幽怪录》“明皇观扬州上元”条：“开元正月望，明皇谓叶仙师曰：四方此夕何处极盛？对曰：天下无如广陵。帝欲一观。俄虹桥起于殿前。师奏：请行，但无回顾。帝步上之。高力士、乐官数十人从行。俄顷到广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现于云中。师曰：请勅乐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帝回阙后，奏云：广陵上元夜有仙人乘彩云自西来，临孝感寺，奏《霓裳羽衣曲》，一终而去。上大悦”。另唐牛僧孺《玄怪录》后亦改名《幽怪录》，10卷，今为1卷。四库馆臣云明代杨升庵为避讳改名《幽怪录》，与李德裕《幽怪录》重名。今本《玄怪录》中也有王灼所引此条。

㉑ 王建，唐代先后有两位名王建的名人，一为著名的乐府诗人，一为前蜀主。王灼所指为诗人王建，约公元767—831年，字仲初，河南许昌人。家贫，长期沉沦于下僚，曾任县丞、司马之类，世称王司马。他写了大量的乐府，同情百姓疾苦，与张籍齐名。又写过宫词百首，在传统的宫怨之外，还广泛地描绘宫中风物，是研究唐代宫廷生活的重要材料。他还写过一些小词，别具一格。有《王司马集》8卷。王灼所引诗为王建《霓裳词》十首之一：“弟子部中留一色，听风听水作霓裳。散声未作重来授，直到床前见上皇。”见《全唐诗》卷301。

㉒ 欧阳永叔《诗话》，即欧阳修《六一诗话》，原文为：“王建《霓裳词》云：弟子部中留一色，听风听水作霓裳。《霓裳羽衣曲》，今教坊尚能作其声，其舞则废而不传矣。人间又有《望瀛府》、《献仙音》二曲，云此其遗声也。《霓裳曲》，前世传记论说颇详，不知‘听风听水’为何事也。白乐天有《霓裳歌》甚详，亦无风

水之说。第记之，必有知者尔。"(郑文校点《六一诗话》第25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㉓ 蔡絛《诗话》，即《西清诗话》。蔡絛，字约之，号无为子，又号百衲居士。北宋末年奸相蔡京季子，曾代其父决事，窃权弄柄，一如其父之所为。后蔡京贬死赴谪所途中，蔡絛亦被贬窜广西博白而卒。《西清诗话》成书于宣和五年(1123)九月以前，计3卷。当时蔡京等人极力禁毁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文章，但《西清诗话》却"多用苏轼、黄庭坚之说"，被指为"学术邪僻"，蔡絛因此被革职。王灼所引原文为："欧阳永叔以不晓'听风听水作《霓裳》'为疑。按唐人《西域记》：龟兹国王与其臣庶之知乐者，于大山间听风水声，均节成音，后翻入中国，如《伊州》、《甘州》、《凉州》等曲，皆自龟兹所致。虽未及《霓裳》，而其制曲亦用其法。此说近之。"(据《御选历代诗余》卷112转引)

㉔《凉州》、《伊州》、《甘州》，见本卷"凉州"、"伊州"、"甘州"条。龟兹，西域古国名，又称丘慈、邱兹、丘兹，故址在今新疆库车县一带。整个汉代，龟兹时叛时服。唐代成为安西四镇之一。龟兹乐是隋、唐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㉕ 杨太真，即杨玉环，公元719—756年。原为李隆基儿子李瑁的妃子，李隆基为据为己有，先下诏将她度为女道士，道号即为太真。玄宗于天宝四年(745)8月在凤凰园正式册杨玉环为贵妃，虽曰"半后服用"，但礼数实同于皇后，"宫中呼为娘子"，"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此事较早载于陈鸿《长恨歌传》、乐史《杨妃外传》等书。

㉖ 以上贵妃善舞《霓裳羽衣曲》等事见于《杨妃(太真)外传》等书。王灼所引为："上在百花苑便殿，因览《汉成帝内传》。时妃子后至，以手整上衣领，曰：'看何文书？'上笑曰：'莫问，知则又殢人'。觅去，乃是'汉成帝获飞燕，身轻欲不胜风。恐其飘翥，帝为造水精盘，令宫人掌之而歌舞。又作制七宝避风台。间以诸香，安于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尔则任风吹多

少?’盖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语戏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见《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1 月版，第 137 页)赵飞燕，公元前 45－前 1 年，原名宜主。和其双胞胎妹妹赵合德皆聪明美艳，精通乐舞。汉成帝刘骜对二人非常宠幸，封飞燕为后，封合德为昭仪。后飞燕因无子而失宠，遂淫乱后宫。平帝即位，废为庶人，自杀身死。

㉗ 此句见白居易诗《江南遇天宝乐叟》。《白氏长庆集》卷 12。

㉘ 此诗见张祜诗《华清宫四首》之二，见《全唐诗》卷 511。

㉙ 此句见杜牧诗《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二。见《樊川文集》卷 2。

㉚ 此句见白居易诗《长恨歌》。《白氏长庆集》卷 12。

㉛ 此句见李益诗《过马嵬二首》之一。《全唐诗》卷 283。

㉜ 此句见韦绚诗《杨太真》。

㉝ 此句见《诗话总龟》卷 46 引《洞微志》，为彭城刘景直梦中见玄宗、玉环而作，全诗为:“玉刻水中龙，云牌揭故宫。霓裳满天月，粉骨几春风。眉势从山尽，裙腰芳草空。共知千古事，凄恨与谁同”。

㉞ 此句见陈鸿《长恨歌传》，原文为:“玄宗为太上皇，就养南宫，迁于西内。时移事去，乐尽悲来。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莲夏开，宫槐秋落，梨园弟子玉管发音，闻《霓裳羽衣》一声，则天颜不怡，左右歔欷”。附见《白氏长庆集》卷 12。

㉟ 宪宗，李纯，公元 778－820 年，原名淳，立为太子后改名纯。唐朝第 11 位皇帝。在位 15 年，政治上有一定作为，部分解决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使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一度呈现出中兴的面貌。但重用宦官，以致之后宦官势力坐大，此后唐朝皇帝的废立甚至生死多与宦官有关。宪宗自己也死于宦官陈弘志之手。

㊱ 文宗，李昂，公元 809－840 年，原名涵，被宦官立为皇帝

后改名昂。唐朝第14位皇帝。在位15年,在位期间,去奢从简,勤于政务。但内既受制于宦官和朋党,外又受制于藩镇,成为明君之志无由实现,郁郁而终。

㊲《云韶雅乐》,武则天时改教坊名为云韶府,而所谓九部乐中既有云韶乐,也有雅乐。唐文宗诏冯定制乐,以此命名,可见其风格应比较庄重典雅。《新唐书·李固言传》有"为西川节度使,诏《云韶雅乐》即临皋馆送之"的记载,也可为证。

㊳ 知不足斋本于此处注:"案马令《南唐书·昭惠后传》载后主诔云:'霓裳旧曲,韬音沦世。失味齐音,犹伤孔氏。故国遗声,忍乎湮坠。我稽其美,尔扬其秘。程度余律,重新雅制'云云。灼所引似是诔后注文,今失传云"。今本《昭惠后传》确无王灼所引文字。"绵",多本作"经",意似更通。"详",多本作"议"。

㊴《蜀梼杌》,2卷,又名《外史梼杌》,北宋张唐英据前蜀《开国记》和《后蜀实录》撰修而成,以编年体载五代时前蜀后蜀史事,颇为详备。王灼所引见该书卷上:"(乾德)五年三月上巳,宴怡神亭。妇女杂坐,夜分而罢。衍自执板唱《霓裳羽衣》及《后庭花》、《思越人》曲"。王衍,公元899—926年,前蜀后主,王建幼子,公元918年登基,925年去位。在位7年间,他奢侈荒淫,后宫和臣僚也贿赂成风,政治十分腐朽。同光三年(925),后唐庄宗李存勖发兵攻蜀,王衍降,前蜀亡。第二年王衍被杀于赴洛阳途中。《思越人》,词牌中有《思越人》,即《朝天子》,有平韵和平仄韵互叶两体。另《鹧鸪天》和《品令》也名《思越人》。

㊵《洞微志》,北宋钱易撰,《郡斋读书志》作10卷,《直斋书录解题》作3卷,记唐以来诡谲之事。今不传。天麦毒,方勺《泊宅编》卷8云:"小麦种来自西国寒温之地,中华人食之,率致风壅。小说载天麦毒,乃此也。"按王灼引文来看,"天麦毒疾"发作时,患者有极度兴奋甚至轻微发狂的症状。

㊶ 越调,燕乐二十八调中黄钟商的别名,其绝对音高为D。参见刘崇德《燕乐新说》第84页。

㊷ 见《白氏长庆集》卷27，诗曰："开元遗曲自凄凉，况近秋天调是商。爱者谁人唯白尹，奏时何处是嵩阳？迥临山月声弥怨，散入松风韵更长。子晋少姨闻定怪，人间亦便有《霓裳》。"

㊸《瀛府》，《宋史·乐志》列举教坊男乐工必须熟习的40大曲中有正宫《瀛府》和南吕宫《瀛府》。法曲部有道调宫《望瀛》，无黄钟宫的《瀛府》。黄钟宫，一般指黄钟均的"宫"调式。燕乐二十八调中也有黄钟宫，属专用调名，其绝对音高为C。参见刘崇德《燕乐新说》第84页。

㊹《献仙音》，《宋史·乐志》云："法曲部，其曲二，一曰道调宫《望瀛》，二曰小石调《献仙音》。乐用琵琶、箜篌、五弦、筝、笙、筚篥、方响、拍板"。另词谱中有《法曲献仙音》，南宋周密名之为《献仙音》。小石调，也写作小食调，燕乐二十八调之一，又名林钟商，处于林钟均的南吕调位置，其绝对音高为小字组的e。参见刘崇德《燕乐新说》第84页。

㊺《笔谈》，即《梦溪笔谈》，北宋沈括撰。其中《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该书分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等17个门类，计609条，内容极为广泛，但主要记载当时自然科学、工程和技术发明方面情况，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著作，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其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王灼所引见卷5《乐律一》之"霓裳羽衣曲"条，其内容为王灼本文全部采用："《霓裳羽衣曲》，刘禹锡诗云：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诗云：听风听水作霓裳。白乐天诗注云：开元中，西凉府节度杨敬述造。郑愚《津阳门诗》注云：叶法善尝引上入月宫，闻仙乐。及上归，但记其半，遂于笛中写之。会西凉府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曲，与其声调相符，遂以月中所闻为散序，用敬述所进为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诸说各不同。今蒲中逍遥楼楣上有唐人横书，类梵字，相传是《霓裳》谱字。训不通，莫知是非。或谓今燕部有《献仙音》曲，乃其遗声。然《霓裳》本谓之道调法曲，今《献仙音》乃小石调耳。未知孰是。"蒲中，即

蒲州，唐开元中为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

㊻《嘉祐杂志》，北宋江休复撰，杂记北宋前期名人逸事，涉及诗文、音乐、书画等内容。《宋史·艺文志》等著录为 3 卷，《四库全书》收入为 1 卷，认为是 3 卷合为 1 卷。王灼所引不见其中，证明有脱佚。同州，今陕西大荔县。河中，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即上文的蒲中。黄幡绰，也作黄旛绰，唐时人，擅长参军戏，供奉宫廷。曾讽谏玄宗要疼爱儿子和勿在马上打球，得到玄宗的赏识。宋代陕西同州《霓裳羽衣曲》石刻，传系根据其手书翻刻。一说晚年流落江南，葬于昆山。钧容，即钧容直，也称钧容班，宋时从禁军中选拔组成的仪仗乐队，其仪仗任务是以骑吹形式在御驾出行时演奏教坊乐，位置贴近御驾前后。任守澄，生卒不详。陈旸《乐书》卷 119 有"令钧容班部头任守澄并教坊正部头花日新、何元善等，注入唐来燕乐半字谱"的记载，可见他曾任钧容班部头。"任守澄"有的版本讹作"士守程"、"程士守"，岳珍《碧鸡漫志校正》已作了辨析，推测了讹误的原因，参见该书第 69 页。花日新，北宋音乐家，生卒不详。《宋史·乐志》载："熙宁九年，教坊副使花日新言：'乐声高，歌者难继。方响部器不中度，丝竹从之。宜去噍杀之急，归啴缓之易，请下一律，改造方响，以为乐准。丝竹悉从其声，则音律谐协，以导中和之气。'诏从之。"可见曾任教坊正部头、教坊副使等职。

㊼ 此条见《梦溪笔谈》卷 17《书画》之"霓裳曲"条，王灼本文结尾也与之相关："《国史补》言：客有以《按乐图》示王维，维曰：此《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为之。凡画奏乐，止能画一声，不过金石管弦同用一字耳。何曲无此声，岂独《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或疑舞节及他举动拍法中别有奇声可验，此亦未然。《霓裳曲》凡十三叠，前六叠无拍，至第七迭方谓之叠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乐天诗云：'中序擘騞初入拍'。中序即第七叠也。第三叠安得有拍？但言'第三叠第一拍'，即知其妄也。或说尝有人观画《弹琴图》，曰：此弹

《广陵散》也。此或可信。《广陵散》中有数声，他曲皆无，如拨攦声之类是也。”

㊽ 般涉调，燕乐二十八调之一，又名太簇羽，其音高位置处于太簇均的应钟调，绝对音高为小字组的 # c。《拂霓裳》，唐教坊曲名。《宋史・乐志》：“女弟子舞队第五有拂霓裳队。”石曼卿，石延年，公元 994－1041 年，字曼卿，安徽阜阳人。文辞劲健，尤工诗，善书法。少以意气自豪，喜剧饮。官至太子中允。与欧阳修为至交。身后，有好事者附会为芙蓉城主。传踏，多写作转踏，北宋流行的一种歌舞形式，以郑彦能《调笑转踏》为例，其结构为一首七言诗和一首“调笑令”交互使用，以集体歌舞的形式表演。有的前有“勾队词”，后有“放队词”。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中认为“转踏”起于北宋初，至北宋末演变为缠达。

㊾ 曾慥，公元？－1155 年，字端伯，号至游居士，福建省泉州市人。高宗建炎元年(1127)，为仓部员外郎，绍兴元年(1131)除江南西路转运判官，九年，为户部总领应办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司大军钱粮。十一年，以疾提举洪州玉龙观。未几，起知虔州。十八年，改知荆南。二十年，移知庐州。二十五年卒。著有《集仙传》、《道枢》等道书，还编有《类说》、《高斋漫录》、《乐府雅词》等。勾遣队口号，群舞时召集人场和解散出场时的唱词，这里似指演唱的全部内容。

㊿ 宣和，宋徽宗年号，公元 1119－1125 年。普州，今四川安岳县。王平，生平不详。夷则商，俗称商调。夷则，十二律之一，如以黄钟为标准音 C，夷则的音高位置在 # G 或降 A。陈鸿，字大亮，唐代小说家。生卒年不详。曾任太常博士、虞部员外郎、主客郎中等职。曾以七年之力，撰编年史《大统记》30 卷，今不传。他的传奇小说《长恨歌传》，作于宪宗元和初。当时白居易任盩厔县尉，陈鸿与王质夫居该县，三人同游，话及唐玄宗、杨贵妃事，白居易遂作《长恨歌》，而陈鸿为《长恨歌传》。此传先述开元时杨妃人宫、迄天宝末缢死于马嵬坡的始末；后写玄宗自

蜀还京，思念不已，方士为之求索贵妃魂魄，见之于海上仙山，贵妃乃为言天宝十载七夕与玄宗盟誓之事。后段叙述为前此唐人诗文中所未见，当是得之于民间传闻。描写也相当细致。篇中对玄宗晚年的纵情声色、政治腐败有所暴露，如杨贵妃是玄宗从其子寿王府邸取来一节亦直书不讳。篇末议论，则归之于"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此传与《长恨歌》相辅而行，流传颇广。

㉛ 遍，唐宋大曲的解数叫遍。一遍即一解。每套大曲由十多遍组成，各立名称。正攧，大曲中中序至破之间的过渡段落之一。入破，大曲后半部破的开始段落，散板。虚催，大曲后半部由散板进入节拍的段落，又称破第二。衮，即衮遍，大曲入破以后，节奏较快或极快的段落。实催，燕乐大曲的后部破中，进入更快部分的过渡段落。歇拍，大曲后部破中，速度渐慢的段落。杀衮，也作煞衮，燕乐大曲中全曲的结束部分。

㉜ 见《新唐书·文艺传·王维传》："客有以按乐图示者，无题识，维徐曰：'此《霓裳》第三叠最初拍也'。"

㉝ 大品，此处似指无拍的法曲散序一类音乐。因无拍，也未被用作词调。

㉞ 孔纬，公元？—895年，字化文，孔子后裔。少年丧父，兄弟三人依其叔父，皆高中状元。孔纬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从崔铉为扬州支使，得协律郎。由于练达果敢，疾恶如仇，公私分明，对皇室忠心耿耿，甚得僖宗和昭宗的倚重，一路升迁，曾两为宰相，也是唐末难得的贤相。卒，赠太尉。利市，也作利是、利事，最初有本少利多和吉祥好运之意，此处指年节或有喜庆之事时长辈或上司派发、下属和晚辈也可主动讨要的小钱物。

【案语】

《霓裳羽衣曲》是唐代最为重要的大曲，其地位和影响在唐代中后期的歌舞曲目中无出其右。它的演出形式灵活多样，服装道具美轮美奂，曲调丰富完整，属婀娜多姿的软舞，具有很强的视觉和听觉效果。唐代不少诗人都生动形象地描绘过它的乐

曲和舞姿。在文宗开成年间还曾以《霓裳羽衣曲》作为科举试士的诗赋考题，部分答卷上的诗赋至今仍存，如沈朗、陈嘏的《霓裳羽衣曲赋》、李肱的《霓裳羽衣曲诗》等。所以任二北云："法曲首推《霓裳羽衣曲》为冠冕，堪称唐代千万乐舞中之典型作，地位极高！"（任二北《教坊记笺订》第 149 页，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王灼本书第 3、4、5 卷一共考察了 29 个曲调的来历和演变情况。他不但置《霓裳羽衣曲》为首，对其的考索也是所收全部曲目中用力最多、引证最博、考证最详的，其结论也较能让人信服。陈寅恪有评曰："自来考证《霓裳羽衣舞》之作多矣，其中宋王灼《碧鸡漫志》所论颇精。"（《元白诗笺证稿》第 26 页，三联书店 2001 年 4 月版）。

当然，王灼的广征博引，是以前人的探索为基础的。如沈括《梦溪笔谈》卷 5《乐律一》有"霓裳羽衣曲"条，对《霓裳羽衣曲》已有初步的考察。王灼将沈括的内容全部吸收入本文。又如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对该曲的结构、演出形式以及无与伦比的魅力都一一作了生动逼真的展现。王灼也加以引录。另外，众多唐宋人的曲艺杂录和笔记小说也为王灼的结论提供了不少正反两方面的证据。有些记述确实荒诞不经，王灼也不相信，但他仍加以引录，以探究其神秘色彩背后的真相。王灼还梳理了该曲至宋以后的流变情况。因王灼本文考证的详实全面，故为后来的研究者多所引用。

今天的研究者对《霓裳羽衣曲》仍很关注，较重要的论文有杨荫浏的《〈霓裳羽衣曲〉考》（《杨荫浏音乐论文选集》第 325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 年 6 月版）；涂宗涛的《试析〈霓裳羽衣曲〉》（《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第 24 页）；刘崇德的《霓裳羽衣曲》（《燕乐新说》第 29 页，黄山书社 2003 年 7 月版）等。

3.2 凉州曲

《凉州曲》[1]，唐史及传载称："天宝乐曲皆以边地为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曲遍声繁，名入破"[2]。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明年，安禄山反，凉、伊、甘皆陷[3]。《吐蕃史》及《开元传信记》亦云："西凉州献此曲，宁王宪曰：'音始于宫，散于商，成于角、徵、羽。斯曲也，宫离而不属，商乱而加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日有播迁之祸。'及安史之乱，世颇思宪审音"[4]。而《杨妃外传》乃谓："上皇居南内，夜与妃侍者红桃歌妃所制《凉州词》，上因广其曲。今流传者益加"[5]。《明皇杂录》亦云："上初自巴蜀回，夜来乘月登楼，命妃侍者红桃歌《凉州》，即妃所制。上亲御玉笛为倚曲，曲罢无不感泣。因广其曲，传于人间"[6]。予谓皆非也。《凉州》在天宝时已盛行。上皇巴蜀回，居南内，乃肃宗时，那得始广此曲？或曰："因妃所制词而'广其曲'者，亦词也"。则"流传者益加"，岂亦词乎？《旧史》及诸家小说谓妃善歌舞，邃晓音律，不称善制词，今妃《外传》及《明皇杂录》所云，夸诞无实。独帝御玉笛为倚曲，因广之，流传人间，似可信，但非《凉州》耳。唐史又云：其声本宫调[7]。今《凉州》见于世者凡七宫曲，曰黄钟宫、道调宫、无射宫、中吕宫、南吕宫、仙吕宫、高宫，不知西凉所献何宫也[8]。然七曲中，知其三是唐曲，黄钟、道调、高宫者是也。《脞说》云："《西凉州》本在正宫，贞元初，康昆仑翻入琵琶玉宸宫调，初进在玉宸殿，故以命名，合众乐即黄钟也"[9]。予谓黄钟即俗呼正宫，昆仑岂能舍正宫外别制黄钟《凉州》乎？因玉宸殿奏琵琶，就易美名，此乐工夸大之常态。而《脞说》便谓翻入琵琶玉宸宫调。《新史》虽取其说，止云康昆仑寓其声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号玉宸宫调，合诸乐则用黄钟宫，得之矣[10]。张祜诗云："春风南内百花时，道调《凉州》急

遍吹。揭手便拈金椀舞，上皇惊笑悖拏儿”[11]。又《幽闲鼓吹》云：“元载子伯和势倾中外，福州观察使寄乐妓数十人，使者半岁不得通。窥伺门下，有琵琶康昆仑出入，乃厚遗求通，伯和一试，尽付昆仑。段和尚者，自制道调《凉州》，昆仑求谱，不许，以乐之半为赠，乃传”[12]。据张祜诗，上皇时已有此曲，而《幽闲鼓吹》为段师自制，未知孰是。白乐天《秋夜听高调凉州》诗云：“楼上金风声渐紧，月中银字韵初调。促张弦柱吹高管，一曲《凉州》入泬寥。”大吕宫，俗呼高宫，其商为高大石，其羽为高般涉，所谓高调，乃高宫也[13]。《史》及《脞说》又云：“《凉州》有大遍、小遍”，非也。凡大曲有散序、靸、排遍、攧、正攧、入破、虚催、实催、衮遍、歇拍、杀衮，始成一曲，此谓大遍[14]。而《凉州》排遍，予曾见一本有二十四段。后世就大曲制词者，类从简省，而管弦家又不肯从首至尾吹弹，甚者学不能尽。元微之诗云：“逡巡大遍《梁州》彻”[15]。又云：“《梁州》大遍最豪嘈”[16]。《史》及《脞说》谓：“有大遍、小遍”，其误识此乎？

【疏证】

①《凉州曲》，唐代著名的大曲作品。最初为开元六年(718)西凉都督郭知运所献。原为正宫调，后来出现黄钟宫、道调和高调的《凉州曲》，说明在唐代已经发展成不同宫调的多种谱本。

② 王灼此处所云“唐史”为《新唐书》，所引见《五行志二》：“天宝后，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而乐曲亦多以边地为名，有《伊州》、《甘州》、《凉州》等，至其曲遍繁声，皆谓之‘入破’……破者，盖破碎云”。入破，本指唐、宋燕乐大曲后半部破的开始段落，散板。此处是针对其“曲遍繁声”显得破碎的特色而言的。

③ 以上几句内容见《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明年，

安禄山反,凉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

④《吐蕃史》,不详其书。《开元传信记》,疑即《开天传信记》之讹,唐郑綮撰,1卷。此条原为:“西凉州俗好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列上献。上召诸王便殿同观。曲终,诸王贺,舞蹈称善,独宁王不拜。上顾问之,宁王进曰:‘此曲虽嘉,臣有闻焉:夫音者,始于宫,散于商,成于角、徵、羽,莫不根柢囊橐于宫、商也。斯曲也,宫离而少徵,商乱而加暴。臣闻宫,君也;商,臣也。宫不胜则君势卑,商有余则臣事僭。卑则逼下,僭则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于歌咏,见之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祸,悖逼之患,莫不兆于斯曲也。上闻之默然。及安史作乱,华夏鼎沸,所以见宁王审音之妙也。”《新唐书·李宪传》据以载录:“凉州献新曲,帝御便坐,召诸王观之。宪曰:‘曲虽佳,然宫离而不属,商乱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之咏歌,见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迁之祸。’帝默然。及安史乱,世乃思宪审音云。”李宪,公元679—741年,本名成器,睿宗长子。初封永平郡王,6岁时曾被立为皇太子,后封寿春郡王、宋王。睿宗再次即位后,固辞太子位,让于玄宗,史称让皇帝。后改名曰宪,封宁王。善画马。

⑤王灼所引原文为:“上皇既居南内,夜阑,登勤政楼,凭栏南望,烟月满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歌歇,闻里中隐隐如歌声者。顾力士曰:‘得非梨园旧人乎?迟明,为我访来’。翌日,力士潜求于里中,因召与同去,果梨园弟子也。其后,上复与妃侍者红桃在焉。歌《凉州》之词,贵妃所制也。上亲御玉笛,为之倚曲。曲罢相视,无不掩泣。上因广其曲。今《凉州》,流传者益加焉。”(见《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杨太真外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44页)。

⑥倚曲,各本皆作“倚楼曲”。王灼所引见《明皇杂录·补遗》:“唐玄宗自蜀回,夜阑登勤政楼,凭阑南望,烟云满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夫久未还。盖卢思道之词也。

歌歇，上问：有旧人乎？逮明为我访来。翼日力士潜求于里中，因召与同至，则果梨园子弟也。其夜，上复与乘月登楼，唯力士及贵妃侍者红桃在焉。遂命歌《凉州词》——贵妃所制——上亲御玉笛为之倚曲。曲罢，相睹无不掩泣。上因广其曲。今《凉州》传于人间者，益加怨切焉。”则原文为“倚曲”，即以笛伴奏之意；且红桃唱《凉州》时，按乐理玄宗不可能另奏《倚楼曲》相和。因此可以推断王灼引录时误加“楼”字，并导致后来以讹传讹，如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卷 161 引录此条文字时就名其条目曰“倚楼曲”。下文一并修改。参见岳珍《碧鸡漫志校正》第 75 页。

⑦ 唐史指《新唐书》，王灼所引见《礼乐志十二》：“《凉州曲》，本西凉所献也，其声本宫调，有大遍、小遍。”

⑧ 黄钟宫，黄钟均的宫调，按刘崇德《二十八调音位表》（《燕乐新说》第 84 页，下同），其绝对音高为 C；但王灼称“黄钟即俗呼正宫”，按上表，正宫是太簇均的宫调，绝对音高为 E，不知二者孰是。道调宫，林钟均的宫调，其绝对音高为小字组 d。无射宫，上表中无此调名，如按 84 调的排列顺序（《中国音乐词典》第 122 页曹安和《宫调与律的关系表》，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版），无射均的宫调位置名为仙吕宫，其绝对音高为小字组降 a；但无射宫又俗呼黄钟宫，则应为 C。中吕宫，仲吕均的宫调，绝对音高为降 B。南吕宫，南吕均的宫调，绝对音高为小字组 # f。仙吕宫，无射均的宫调，绝对音高为小字组降 a。高宫，夹钟均的宫调，绝对音高为 # F。

⑨《脞说》，北宋张君房撰的志怪小说集，20 卷，一名《缙绅脞说》。王灼本书多处引用该书内容。今已佚。王灼引自《脞说》的这段文字应源自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胡部”条：“乐有琵琶、五弦、筝、箜篌、觱篥、笛、方响、拍板，合曲时也击小鼓、钹子。合曲后立唱歌。凉府所进，本在正宫调，大遍、小遍。至贞元初，康昆仑翻入琵琶玉宸宫调，初进曲在玉宸殿，故有此名。合诸乐，即黄钟宫调也……”。（《乐府杂录》第 5 页。《乐府诗集》卷

79《凉州歌第一》注和《乐书》卷188“胡部”条皆引录)。

⑩ 原文见《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凉州曲》,本西凉所献也,其声本宫调,有大遍、小遍。贞元初,乐工康昆仑寓其声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号《玉宸宫调》,合诸乐,则用黄钟宫。”

⑪ 该诗题为《悖拏儿舞》。

⑫《幽闲鼓吹》,1卷,唐张固撰。王灼所引原文为:“……元载子伯和,势倾中外。福州观察使寄乐妓十人。既至,半载不得送。使者窥伺门下出入频者,有琵琶康昆仑最熟。厚遗求通,即送妓。伯和一试奏,尽以遗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制《西梁州》。昆仑求之,不与。至是,以乐之半赠之,乃传焉,道调《梁州》是也。”段和尚,即段善本,唐长安庄严寺和尚,精通琵琶和马上乐器。《乐府杂录·琵琶》记载,善本曾扮女装和琵琶名手康昆仑比试技艺,胜之。德宗令其授艺与昆仑。善本令昆仑不近乐器十年,尽忘所学后,乃传。昆仑果尽得其艺。“段和尚”各本皆作“段和上”。“和尚”音转自于阗、疏勒等地之“鹘社”、“和社”,也作“和上”。《乐府杂录·琵琶》原文中指称段善本时没有出现“和尚”、“和上”字样。查明顾元庆刻宋本《幽闲鼓吹》原文,作“和尚”;《乐府诗集》卷79《凉州歌第一》下注所引也作“和尚”,今据以改。

⑬ 高大石,也作高大食调,燕乐二十八调夹钟均四调之一,其绝对音高为降A。高般涉,燕乐二十八调夹钟均四调之一,其绝对音高为降E。

⑭ 靸,唐代燕乐大曲中,散序至中序之间的过渡段落。排遍,隋、唐燕乐大曲的中序部分分为若干遍,故称排遍。攧,唐、宋燕乐大曲中,“中序”至“破”之间的过渡段落之一。多本“实催”后作“滚、拍遍、歇、杀滚”,“歇拍”作“歇指”。(《碧鸡漫志校正》第78页)

⑮ 见《元氏长庆集》卷24《连昌宫词》,原作“逡巡大遍《凉州》彻”。

⑯ 见《元氏长庆集》卷 26《琵琶歌》，原作"《凉州》大遍最豪嘈"。

3.3　伊州

《伊州》见于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调、高大石调、双调、小石调、歇指调、林钟商、越调，第不知天宝所制七商中何调耳[①]。王建《宫词》云："侧商调里唱《伊州》"[②]。林钟商，今夷则商也，管色谱以凡字杀，若侧商即借尺字杀[③]。

【疏证】

①《伊州》，唐代商调大曲，天宝时西凉节度史盖嘉运所进。唐末陈陶听《阳关三叠》后作《西川座上听金五云唱歌》，中有"歌是《伊州》第三遍，唱着右丞征戍词"之句，证明著名的《阳关三叠》即《伊州》大曲中的第三遍。大石调，燕乐二十八调中太簇均四调之一，又名太簇商，其绝对音高为 # F。高大石调，燕乐二十八调中夹钟均四调之一，其绝对音高为降 A。双调，燕乐二十八调中仲吕均四调之一，又名中吕商，绝对音高位置为小字组 c。小石调，燕乐二十八调中林钟均四调之一，绝对音高位置为小字组 e。歇指调，燕乐二十八调中南吕均四调之一，又名水调或南吕商，绝对音高位置为小字组降 a。林钟商，刘崇德《燕乐新说》第 84 页"二十八调音位表"未列此调名，按其字面意思理解应为林钟均的商调，实为小石调(e)，而小石调和商调确都又名林钟商。但从王灼本文列举《伊州》的七个商调名来看，小石调显然和林钟商各为一调。未知孰是，姑存待考。越调，燕乐二十八调中黄钟均四调之一，又名黄钟商，其绝对音高位置为 D。作为地名，唐时的伊州在今天新疆哈密县。

② 见王建《王司马集》卷 8《宫词一百首》之第 56："未承恩泽一家愁，乍到宫中忆外头。新学管弦声尚涩，侧商调里唱《伊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知不足斋本文末有案语云："案姜夔《琴曲·侧商调序》云：'琴七弦，散声具宫、商、角、徵、羽者为正弄，慢角、清商，宫调慢宫黄钟调是也。加变宫、变徵为散声者曰侧弄，侧楚、侧蜀、侧商是也。侧商之调久亡，唐人诗云：侧商调里唱《伊州》。予以此语寻之，《伊州》大食调黄钟律法之商，乃以慢角转弦，取变宫、变徵散声，此调甚流美也。盖慢角乃黄钟之正，侧商乃黄钟之侧。他言侧者同此。然非三代之声，乃汉燕乐尔。'据此，则'林钟商'当作'黄钟商'。又夔《越九歌》内，'侧商调'亦注云'黄钟商'。"岳珍对此案语作了详细的辨析，结论是王灼"林钟商今夷则商"的记述不误。(《碧鸡漫志校正》第 80－82 页)夷则商，十二律中，夷则均高林钟均半音，那么夷则均的商调应为小字组 # f，比林钟均的商调高一个全音。但到宋代二者却成为一调了，其原因可能是唐代的定音乐器流传到宋代因锈蚀等导致音高发生了变化。管色谱，即工尺谱。全称为"管色应指谱"或"管色指法谱"。"凡"、"尺"，皆工尺谱中的记音符号，"凡"唱名相当于 fa，"尺"唱名相当于 re，其余为上(do)、工(mi)、六(sol)、五(la)、乙(si)。杀，即乐曲的结束音，也作煞声。以某字杀(煞)，也作以某字住，相当于现代音乐中以某音结束。杀声的种类有六种：元杀、寄杀、偏杀、侧杀、顺杀、递杀，没有王灼所云的"借字杀"。据王灼前后文意，加入侧弄的夷则商调琴曲不再按通例以"凡"字结束乐曲，而是借他调的煞声"尺"字结尾。侧调，也称侧弄，琴调名称。以案语中引姜夔的解释："加变宫、变徵为散声者曰侧弄"，并称《古怨》即为"侧商调"。岳珍进一步说明："通过调弦，改变演奏时的指法以强化散声的特殊音响效果，这就是'侧弄'"。(《碧鸡漫志校正》第 80 页)姜夔还云"他言侧者同此"，说明侧弄的手法可以用于其他各调。

【案语】

王灼本文没能就《伊州》大曲作详细的介绍，其原因应该是该曲远不如《霓裳羽衣曲》那样广受关注，至王灼的时代留存的

资料已经很少了。但他给后人提供了侧商调和原调之间使用不同煞字的例证，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可资类推的材料，实属难得。

3.4 甘州

《甘州》，世不见[①]。今仙侣调有曲破，有八声慢，有令，而中吕调有象甘州八声，他宫调不见也[②]。凡大曲就本宫调制引、序、慢、近、令，盖度曲者常态[③]。若象甘州八声，即是用其法于中吕调[④]。此例甚广。伪蜀毛文锡有《甘州遍》，顾敻、李珣有《倒排甘州》，顾敻又有《甘州子》，皆不著宫调[⑤]。

【疏证】

①《甘州》，羽调曲名。《乐府诗集》卷80《近代曲辞二》有《甘州》，题下注："《乐苑》曰：'甘州，羽调曲也'。"但《乐府诗集》所录的《甘州》辞仅有五言四句："欲使传消息，空书意不任。寄君明月镜，偏照古人心。"作为地名，唐代的甘州在今天甘肃省张掖市。

② 仙吕调，燕乐二十八调中无射均四调之一，其绝对音高为小字组的f。破，唐、宋燕乐大曲的后半部。以舞蹈为主，故又称舞遍。以大曲的后半部作为独立的乐曲称曲破。慢，词调或曲牌中的一种体裁。一般来说，以"慢"命名的乐曲，大都结构较长，节奏较舒缓。令，与"慢"相反，以"令"命名的乐曲，多数结构较短，节奏快速。象，"燕乐曲调创制的专用术语，将某宫调的乐曲转入他宫调以后，再按原曲的结构形式仿制新曲"。(《碧鸡漫志校正》第83页)有的版本误作"蒙"。

③ 制，有的版本误作"转"。引、序、慢、近、令，截取大曲的某部分改编成有词歌曲的五种类型。这种编配称为"制"。引，北宋大曲中位于序之后、歌之前的部分，以"引"为题的词牌的乐曲应与之有关。序，大曲中的最开始段落。以"序"命名的词牌多比较长。近，又称近拍。以"近"命名的曲牌，大都比慢曲短，

节奏偏慢。王易《词曲史》以为来源于大曲,"近拍,谓近于入破,将起拍也。故凡近词皆句短韵密而音长,与引不同。"(《词曲史》第7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版)

④ 中吕调,燕乐二十八调中仲吕均四调之一,其绝对音高为G。

⑤ 毛文锡,字平珪,约公元913年前后在世,河北高阳人。14岁中进士第。五代时仕前蜀,官至司徒,其后被贬为茂州司马。前蜀亡后,复仕后蜀,与欧阳炯等人以词章任职于内庭。一说随前蜀后主被俘送出蜀,卒于洛阳。文锡通音律,能诗工词,颇有时名。所作词主要存于《花间集》中。其《甘州遍》有2首,此举其一:"春光好,公子爱闲游。足风流。金鞍白马,雕弓宝剑,红缨锦襜出长楸。　　花蔽膝,玉衔头,寻芳逐胜欢宴,丝竹不曾休。美人唱,揭调是甘州。醉红楼。尧年舜日,乐圣永无忧。"顾敻(xiòng),生卒年不详,历仕前蜀、后蜀。《花间集》录其词55首。不见其《倒排甘州》,所作《甘州子》5首,此录第4首:"露桃花里小楼深。持玉盏,听瑶琴。醉归青琐入鸳衾。月色照衣襟。山枕上、翠钿镇眉心。"李珣,生卒年不详,字德润,四川三台人,为波斯裔。有诗名,仕前蜀。前蜀亡,不仕。其词分见于《花间集》和《尊前集》中,共54首,其中不见《倒排甘州》。

【案语】

崔令钦《教坊记》所录大曲名中有《甘州》,杂曲名中有《甘州子》。因是唐边塞曲,故以边地甘州为名。《甘州大曲》由甘州曲、甘州慢、甘州子、八声慢、甘州破5个乐段组成。"甘州破"系"摘遍"各乐段组合而成,所以又叫"甘州遍"。"甘州遍"是"甘州破"的别名,不是一个乐段。有时把明快激昂的"甘州破"排在前面演出,称"倒排甘州"。倒排甘州是一种演出编排形式,也不是一个乐段。

《甘州大曲》产生后,盛极一时,深通音律的河西节度使盖嘉运将此曲献给热爱乐舞的唐玄宗。唐玄宗大加赞赏,《甘州大

曲》遂进入教坊。在教坊演出过程中，其中的“八声慢”渐渐单独演出，称《象八声甘州》，即像《甘州大曲》中的“八声慢”（这是在中吕调的调高上按原来仙吕调的《甘州》的结构或段落编配新曲。王灼认为这本不是以大曲为基础编制词乐的常态，因为常态是在本调的基础上改编。到后来，用其他宫调改编大曲成歌曲，渐渐普遍起来）。脱离《甘州大曲》独自成曲后称《八声甘州》，与《甘州遍》之曲破，《甘州子》之令词不同。因全词前后片共八平韵，故名八声，慢词。《钦定词谱》卷 25 以柳永词为正体。97 字，前片 46 字，后片 51 字，前后片各九句四平韵。亦有在起句增一韵的。前片起句、第三句，后片第二句、第四句，多用领句字。另有 95 字、96 字、98 字体等变格。（参见张中式《〈八声甘州〉小考》，《张掖日报》2002 年 12 月 6 日）

3.5 胡渭州

《胡渭州》[①]，《明皇杂录》云："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制《渭州曲》，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②]。《唐史·吐蕃传》亦云："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③]。今小石调《胡渭州》是也[④]。然世所行《伊州》、《胡渭州》、《六么》，皆非大遍全曲。

【疏证】

① 《胡渭州》，天宝时西凉节度史盖嘉运所进，后为教坊乐曲。其得名应与该曲属"胡部新声"有关。后姜夔《白石道人歌曲》误作"湖渭州"。渭州，作为地名，指今甘肃陇西县一带，因渭水得名。安史乱后，曾陷于吐蕃，后复归唐。又置渭州于今甘肃平凉市。

② 原文见《明皇杂录》卷下："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渭川"，王灼引作"渭州"。（中华书局 1994 年版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第 27 页）。

③ 此处的《唐史·吐蕃传》为《新唐书·吐蕃传下》。

④ 小石调，也作小食调，燕乐二十八调林钟均四调之一，其绝对音高为小字组的 e。

【案语】

王灼引《明皇杂录》关于李龟年三兄弟制《渭州曲》的记载，但《胡渭州》本为西凉乐曲。如《胡渭州》和《渭州曲》是异名同曲，则可能是李龟年等人对该曲曾加改编定型，然未可断言。王

灼引《新唐书·吐蕃传下》奏诸曲之事，是吐蕃为前来议盟的唐使节刘元鼎等人所奏。原文为："唐使者始至，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从与《秦王破阵乐》这样的声势盛大的军中乐舞先后演奏，以及"百伎皆中国人"来看，可知这些乐曲皆是当时乐工熟习且影响广远的曲目。

3.6 六么

《六么》，一名《绿腰》，一名《乐世》，一名《录要》[1]。元微之《琵琶歌》云："《绿腰》散序多拢撚。"又云："管儿还为弹《绿腰》，《绿腰》依旧声迢迢。"又云："逡巡弹得《六幺》彻，霜刀破竹无残节"[2]。沈亚之《歌者叶记》云："合韵奏《绿腰》"。又志卢金兰墓云："为《绿腰》、《玉树》之舞"[3]。《唐史·吐蕃传》云："奏《凉州》、《胡渭》、《録要》、杂曲。"段安节《琵琶録》云："《绿腰》，本《録要》也，乐工进曲，上令録其要者"[4]。白乐天《杨柳枝词》云："《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5]。又《听歌六绝句》内，《乐世》一篇云："管急弦繁拍渐稠，《绿腰》宛转曲终头。诚知《乐世》声声乐，老病人听未免愁。"注云："《乐世》，一名《六么》"[6]。王建《宫词》云："琵琶先抹《六么》头"[7]。故知唐人以"腰"作"么"者，惟乐天与王建耳。或云："此曲拍无过六字者，故曰六么。"至乐天又独谓之《乐世》，他书不见也。《青箱杂记》云："曲有《录要》者，录《霓裳羽衣曲》之要拍"[8]。《霓裳羽衣曲》乃宫调，与此曲了不相关。士大夫论议，尝患讲之未详，率然而发，事与理交违。幸有证之者，不过如聚讼耳；若无人攻击，后世随以愦愦，或遗祸于天下[9]。乐曲不足道也。《琵琶録》又云："贞元中，康昆仑琵琶第一手，两市祈雨斗声乐，昆仑登东彩楼，弹新翻羽调《绿腰》，必谓无敌。曲罢，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枫香调中。'下拨声如雷，绝妙入神。昆仑拜请为师。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10]。今《六么》行于世者四：曰黄钟羽，即俗呼般涉调；曰夹钟羽，即俗呼中吕调；曰林钟羽，即俗呼高平调；曰夷则羽，即俗呼仙吕调[11]。皆羽调也。昆仑所谓新翻，今四曲中一类乎？或他羽调乎？是未可知也。段师所谓枫香调，无所著见。今四曲中一类乎？或他调乎？亦

未可知也。欧阳永叔云："贪看《六幺》花十八"[12]。此曲内一叠，名"花十八"，前后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乐家者流所谓"花拍"，盖非其正也[13]。曲节抑扬可喜，舞亦随之。而舞筑球《六幺》，至花十八益奇。

【疏证】

①《六幺》，唐代以琵琶演奏的大曲。属于软舞，起调即用琵琶，入破以后，以宛转抒情的意味结束全曲，风格接近法曲或清乐大曲。

② 见《元氏长庆集》卷 26，原题作《琵琶歌·寄管儿兼诲铁山》，诗较长，此处节录与王灼本文有关段落："琵琶宫调八十一，旋宫三调弹不出。玄宗偏许贺怀智，段师此艺还相匹。自后流传指拨衰，昆仑善才徒尔为。澒声少得似雷吼，缠弦不敢弹羊皮。人间奇事会相续，但有卞和无有玉。段师弟子数十人，李家管儿称上足……曲名无限知者鲜，《霓裳羽衣》偏宛转，《凉州》大遍最豪嘈，《六幺》散序多拢撚……泪垂捍拨朱弦湿，冰泉呜咽流莺涩。因兹弹作《雨霖铃》，风雨萧条鬼神泣。一弹既罢又一弹，珠幢夜静风珊珊。低徊慢弄关山思，坐对燕然秋月寒。月寒一声深殿磬，骤弹曲破音繁并。百万金铃旋玉盘，醉客满船皆暂醒……管儿还为弹《六幺》，《六幺》依旧声迢迢。猿鸣雪岫来三峡，鹤唳晴空闻九霄。逡巡弹得《六幺》彻，霜刀破竹无残节。幽关鸦轧胡雁悲，断弦砉騞层冰裂。我为含凄叹奇绝，许作长歌始终说……"。

③ 沈亚之，字下贤，浙江湖州人。生卒年不详。初至长安，与李贺结交。举不第，贺有诗送归。元和十年(815)第进士。泾原李汇辟掌书记，为秘书省正字。长庆中补栎阳令。后累迁至殿中丞御史、内供奉。谪南康尉。后终郢州掾。有诗名，时号"沈下贤体"。有《沈下贤文集》12 卷。《歌者叶记》见《沈下贤文集》卷 5。《卢金兰墓志》见《沈下贤文集》卷 11。

④ 段安节，生卒不详，唐末音乐家，山东临淄人。其父段成式，善音律，曾任太常少卿。安节自幼即“好音律”，能自度曲。《琵琶录》，即《乐府杂录》，1 卷。该书是为弥补崔令钦《教坊记》不足，根据作者耳目所接写成的。分为乐部、歌舞、俳优、乐器、乐曲等部分，主要是对开元以后音乐、歌舞、俳优、乐器等情况的考证，并有歌舞艺人的记载。其中“琵琶”一目有 7 段文字，或是又名《琵琶录》之由。《琵琶录》一书保存了唐代后期礼乐制度、音乐、舞蹈、戏曲发展轨迹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可从中考知有唐一代音乐体制的变化。在“唐时乐制，绝无传者”的情况下，该书被两《唐书》、《文献通考》、《乐府诗集》多所采纳。王灼此处所引为《琵琶录》“琵琶”目下第一条中“遂请昆仑登彩楼，弹一曲新翻羽调《录要》”句下的注文：“即‘绿腰’是也，本自乐工进曲，上令录出要者，因以为名。自后来误言‘绿腰’也。”（《乐府杂录》第 9 页）

⑤ 见《白氏长庆集》卷 64《杨柳枝词八首》之一：“《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

⑥ 见《白氏长庆集》卷 68。

⑦ 见《王司马集》卷 8《宫词一百首》之二十九首：“琵琶先抹《六么》头，小管丁宁侧调愁。半夜美人双唱起，一声声出凤凰楼。”

⑧《青箱杂记》，北宋吴处厚撰，10 卷，记当朝杂事，其中有很多诗话类文字。王灼所引见该书卷 8：“曲有录要者，录《霓裳羽衣曲》之要拍。即《唐书·吐蕃传》所谓‘《凉州》、《胡谓》、《录要》、杂曲’，而今世语讹，谓之《绿腰》。”（中华书局 1985 年 5 月版，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第 85 页）

⑨ 愦愦，混乱，昏乱，糊涂。

⑩ 见《琵琶录》“琵琶”目下第一条中。这段记载后曾被广泛转引，如陈旸《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曾慥《类说》、马端临

《文献通考》、陶宗仪《说郛》、应㧑谦《古乐书》等。(《乐府杂录》第 9 页)

⑪ 黄钟羽,黄钟均的羽调,刘崇德《燕乐新说》第 84 页“二十八调音位表”中出现在该位置的是“黄钟调”,其绝对音高为 A;般涉调为太簇均的羽调,音高位置为小字组的 # c。二者显然不是一调,王灼却云“黄钟羽即俗呼般涉调”,不详孰是。夹钟羽,夹钟均的羽调,“二十八调音位表”中出现在该位置的是“高般涉调”,其绝对音高为降 E;中吕调为仲吕均的羽调,其绝对音高为 G。二者也不是同一调,而王灼云“夹钟羽即俗呼中吕调”。林钟羽,“二十八调音位表”中林钟均的羽调为正平调,其绝对音高为 B;高平调为南吕均的羽调,绝对音高为小字组降 e。和王灼所云“林钟羽即俗呼高平调”不一致。夷则羽,“二十八调音位表”无此调,按曹安和“宫调与律的关系表”,夷则均的羽调为小字组的 # c;仙吕调为无射均的羽调,其绝对音高为 f,和王灼所云“夷则羽,即俗呼仙吕调”不同。

⑫ 见欧阳修《玉楼春·题上林后亭》之十:“西湖南北烟波阔,风里丝簧声韵咽。舞余裙带绿双垂,酒入香腮红一抹。
杯深不觉瑠璃滑,贪看《六么》花十八。明朝车马各西东,惆怅画桥风与月。”(《全宋词》第 133 页)

⑬ 花拍,乐曲正拍外的附加节拍。

【案语】

王灼试图探悉传世琵琶曲《六么》的来龙去脉,一一列举其别名,解释得名的由来。他基本认同“绿腰”为“录要”之讹的看法,但不同意《青箱杂记》“录《霓裳羽衣曲》之要拍”的观点。至于为何名“六么”,也引用“此曲拍无过六字者,故曰六么”的解释,但不置可否。指出唐人以“腰”作“么”,提供了一个线索,即乐工以更简便的同音字“六么”代替了“录要”的原名。实际上今天在西南方言中“六”、“录”仍同音同调,“么”和作“要求”意时的“要”也同音同调。为何白居易名之曰“乐世”,无从考索,王灼只

好存疑。对“枫香调”的问题也如此。结尾引欧阳修词，解释曲中一叠名“花十八”的原委，为后世保存了关于花拍的资料。

另外，王灼关于士大夫胡乱解释、以讹传讹、贻误后人的现象很不满：“士大夫论议，尝患讲之未详，率然而发，事与理交违。幸有证之者，不过如聚讼耳；若无人攻击，后世随以愦愦，或遗祸于天下。乐曲不足道也。”这段话至为深刻，从乐曲名的考证生发开来，批判了士大夫们凡事不求真相、一知半解、不懂装懂而贻祸后人的弊端。以小见大，发人深省。

卷四

4.1 兰陵王

《兰陵王》[1],《北齐史》及《隋唐嘉话》称:齐文襄之子长恭封兰陵王,与周师战,尝著假面对敌,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武士共歌谣之,曰《兰陵王入阵曲》[2]。今越调《兰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遗声也。此曲声犯正宫,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勾字,故亦名大犯[3]。又有大石调《兰陵王慢》,殊非旧曲[4]。周、齐之际,未有前后十六拍慢曲子耳。

【疏证】

①《兰陵王》,本为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调,《钦定词谱》卷37收录130字、131字共5体,三段仄韵。兰陵王,北齐文襄帝高澄第四子长恭,又名孝瓘,封兰陵武王,英武俊美,常戴假面对敌。曾以500骑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兰陵王入阵曲》,舞者戴面具,作指麾击刺之姿。见《北齐书》卷11《兰陵武王孝瓘传》、《旧唐书·音乐志二》。

②《隋唐嘉话》,又名《国朝传记》,唐代笔记小说集,为史学家刘知几之子刘餗所撰,今本为3卷。该书记载南北朝至唐开元年间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以唐太宗和武后两朝为多。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里的某些史实,即取材于此书。书中记录的有关文学艺术的材料,如薛道衡作《人日》诗,宋之问赋诗夺东方虬锦袍等事,常为后人称引。高齐代面舞、隋末踏摇娘等内容,也是戏曲史研究的宝贵资料。王灼所引《隋唐嘉话》卷下原文为:"高齐兰陵王长恭白类美妇人,乃著假面以对敌,与周师战于金墉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乃为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曰代

面舞也。"(中华书局1979年版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第53页)

③ 犯,犯调,也称犯声。有两种情况:一种为"旋宫",是本宫音阶内某音越出本宫范围,换用另一音阶的音,属于异宫相犯;另一种为"转调",是在本宫音阶不变的情况下,改用另一音级作主音,改变了原来的调式,属于同宫异调。按唐人的理论,宫犯宫为正,但姜夔认为不同调高的宫调式不能互犯,只有住字相同的宫调才可相犯(见《凄凉犯》小序)。此处的"犯正宫",应该是指属越调的《兰陵王》乐曲中某音阶用了正宫调音阶的音。(参见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第112—116页;施蛰存《词学名词释义》第77页,中华书局1988年6月版)管色,工尺谱。大,低音。凡,相当于今天的f1,则大凡应为f。一,相当于b,则大一应为B。勾,♯c1。(《中国音乐词典》第119页)

④《兰陵王慢》,词调中为《兰陵王》的别名。从王灼本文来看,二者并不在同一个宫调。

【案语】

《兰陵王慢》来自《兰陵王》;而《兰陵王》又来自《兰陵王入阵曲》,是其"遗声"。王灼云北朝周、齐之际"未有前后十六拍的慢曲子",有待进一步的材料证实。

4.2 虞美人

《虞美人》[1],《脞说》称起于项籍“虞兮”之歌。予谓后世以此命名可也,曲起于当时,非也。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有云:“三军散尽旌旗倒,玉帐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剑光飞,青血化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旧曲闻来似敛眉。”又云:“当时遗事久成空,慷慨尊前为谁舞?”[2] 亦有就曲志其事者,世以为工,其词云:“帐前草草军情变,月下旌旗乱。褫衣推枕怆离情,远风吹下楚歌声。正三更。抚骓欲上重相顾,艳态花无主。手中莲锷凛秋霜。九泉归去是仙乡。恨茫茫”[3]。黄载万追和之,压倒前辈矣。其词云:“世间离恨何时了?不为英雄少。楚歌声起霸图休,玉帐佳人血泪、满东流。　　葛荒葵老芜城暮,玉貌知何处。至今芳草解婆娑,只有当时魂魄、未消磨”[4]。按《益州草木记》:“雅州名山县出虞美人草,如鸡冠花。叶两两相对,为唱《虞美人》曲,应拍而舞,他曲则否”[5]。《贾氏谈录》:“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状如鸡冠,大叶相对。或唱《虞美人》,则两叶如人拊掌之状,颇中节拍”[6]。《酉阳杂俎》云:“舞草出雅州,独茎三叶,叶如决明,一叶在茎端,两叶居茎之半相对。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讴曲,叶动如舞”[7]。《益部方物图赞》改“虞”作“娱”,云:“今世所传《虞美人》曲,下音俚调,非楚虞姬作。意其草纤柔,为歌气所动,故其叶至小者或若动摇,美人以为娱耳”[8]。《笔谈》云:“高邮桑景舒性知音,旧闻虞美人草,遇人作《虞美人》曲,枝叶皆动,他曲不然。试之,如所传。详其曲,皆吴音也。他日取琴,试用吴音制一曲,对草鼓之,枝叶亦动,乃目曰《虞美人操》。其声调与旧曲始末不相近,而草辄应之者,律法同管也。今盛行江湖间,人亦莫知其如何为吴音”[9]。《东斋记事》云:“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动,传者过矣”[10]。予考六家说,各有异

同。《方物图赞》最穿凿，无所稽据。旧曲固非虞姬作，若便谓下音俚调，嘻其甚矣。亦闻蜀中数处有此草，予皆未之见，恐种族异，则所感歌亦异。然旧曲三，其一属中吕调，其一中吕宫，近世转入黄钟宫。此草应拍而舞，应旧曲乎？新曲乎？桑氏吴音，合旧曲乎？新曲乎？恨无可问者。又不知吴草与蜀产有无同类也[11]。

【疏证】

①《虞美人》，唐教坊曲名，又名“一江春水”、“玉壶冰”、“巫山十二峰”、“宣州竹”、“楚王妃”、“虞美人令”、“虞美人影”、“虞姬”、“忆柳曲”。《钦定词谱》卷 12 收录 56 字、58 字共 7 体，双调，有平韵、平仄互叶两体。虞美人，即虞姬，名虞，一说姓虞，项羽的爱姬。项籍“虞兮之歌”，相传为项羽被围困在垓下与虞姬诀别时所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见《史记·项羽本纪》）虞美人也作草名，又称丽春花、锦被花等。

② 曾子宣，曾布，公元 1036－1107 年，字子宣，江西南丰人，曾巩之弟。少年时随曾巩学习，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熙宁时，曾布积极拥护变法，深得神宗和王安石赏识，由集贤校理、修起居注、知制诰，进翰林学士兼三司使。哲宗绍圣元年（1094）六月，迁同知枢密院事，与章惇共促复行新法。哲宗病逝，曾布附和向太后旨意，扶立端王，是为徽宗。元符三年（1100）十月入相，不久为蔡京排挤去位。大观元年，死于润州。著有《曾公遗录》。《宋史》列曾布入《奸臣传》。妻魏氏，不详生卒名字，湖北襄阳人。曾布知枢密院事、为右仆射后，魏氏以此封鲁国夫人。其弟为北宋名士魏泰，著有《临汉隐居诗话》和《东轩笔录》等书。魏氏为北宋著名的女词人，朱熹将她和李清照并称，词的内容题材也和清照近似。今存词 13 首，诗仅存这首《虞美人草行》，全诗为：“鸿门玉斗纷如雪，十万降兵夜流血。咸阳宫殿三月红，霸业已随烟烬灭。刚强必死仁义王，阴陵失道非天

亡。英雄本学万人敌，何用屑屑悲红妆。三军散尽旌旗倒，玉帐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剑光飞，青血化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旧曲闻来似敛眉。哀怨徘徊愁不语，恰如夜听楚歌时。滔滔逝水流今古，汉楚兴亡两丘土。当年遗事久成空，慷慨樽前为谁舞”。胡仔、曾慥等人也认为此诗为许彦国所作。“芳心”，原作“芳菲”，较早载录此诗的《冷斋夜话》作“芳心”（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 60），《全芳备祖集》后集卷 11、《诗话总龟》后集卷 47 皆作“芳心”。另外，曹溶《学海类编》丛书所收《碧鸡漫志》此处也作“芳心”，据改。

③ 该词为顾卞作，见陈景沂《全芳备祖集》后集卷 11："帐前草草军情变，月下旌旗乱。褫衣推枕惜离情，远风吹下楚歌声。月三更。　　抚鞍欲上重相顾，艳态花无主。手中莲锷凛秋霜，九泉归路是仙乡。恨茫茫。"与王灼所引文字略有不同。（《全宋词》3021 页）

④ “玉帐佳人血泪满东流”，有的版本作“一似水东流”，有的空 7 格、8 格，注缺 9 字、10 字不等，岳珍《碧鸡漫志校正》作“一似□□□□水东流”，并对各种不同之处作了详尽罗列（《碧鸡漫志校正》第 92－93 页）。明陈耀文《花草粹编》卷 6 载该词全文，故据以补改，以便读者。“葛荒葵老芜城暮”，有的版本作“蔓葛荒葵城陇暮”，不合该词牌于此句的平仄要求（《碧鸡漫志校正》第 93 页）；《花草粹编》所录该句为“葛荒葵老芜城暮”；另外，从文意来看，“蔓葛荒葵城陇暮”也较“葛荒葵老芜城暮”稍差。“只有当时魂魄”原作“只有当年魂魄”，多本皆作“当时”，《花草粹编》所录也作“当时”，据改。

⑤《益州草木记》，原书已佚，其作者、卷数皆不详。

⑥《贾氏谈录》，张洎撰。南唐笔记小说集，1 卷。公元 970 年张洎作为南唐大臣出使北宋，其馆伴贾黄中在陪同过程中述及不少唐代轶闻旧事，归成此书，“以贻诸好事”，故得名《贾氏谈录》。所录原有 30 余事，今存 26 条，四库馆臣评为“皆足以资考

核，较他小说固犹为切实近正”。王灼所引见“虞美人”条：“褒斜山谷中虞美人草，状如鸡冠，大而无花，叶皆相对。或唱《虞美人》，则两叶如人抚掌之状，颇中节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酉阳杂俎》，晚唐段成式撰的志怪笔记小说，前集20卷，续集10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唐时酉阳即今湖南沅陵。相传该处山下石洞中藏古书千卷，南朝梁代萧绎曾踏访此洞，遂有“访酉阳之逸典”的传说。而该书所记内容甚为庞杂，为典型的杂俎体：有道、仙、佛、鬼、怪、妖、人、动、植、酒、食、梦、预言、丧葬、刺青、壁画、墓、天文、地理等，分类编录，故名《酉阳杂俎》。王灼所引见是书前集卷19“草篇”：“舞草，出雅州，独茎三叶，叶如决明。一叶在茎端，两叶居茎之半，相对。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讴曲，必动，叶如舞也”。（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版，第187页）“人或近之歌”，一作“人或近之则欹”，因后有“讴曲”，与“歌”重复，按文意作“则欹”似更胜。

⑧《益部方物图赞》，应即《益部方物略记》，宋祁撰，1卷。为宋祁嘉祐二年（1057）知益州时，补充沈立所录《剑南阳物》而成。其序云：“列而图之物，为之赞；图视状，赞言生之所以然。更名《益部方物略记》，凡东方所无及有而自异，皆取之，冀裨风土聚邱之遗云。”图今已不存。娱美人草之赞曰：“翠茎纤柔，稚叶相当。逼而歌之，或合或张。”后有注云：“蜀中传虞美人草。予以‘虞’作‘娱’，意其草柔纤，为歌气所动，故其叶至小者或动摇，美人以为娱乐耳”。不见王灼所引“今世所传《虞美人》曲，下音俚调，非楚虞姬作”部分文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笔谈》，《梦溪笔谈》，王灼所引见卷5《虞美人操》：“高邮人桑景舒性知音，听百物之声，悉能占其灾福。尤善乐律。旧传有虞美人草，闻人作《虞美人曲》，则枝叶皆动，他曲不然。景舒试之，诚如所传，乃详其曲声，曰皆吴音也。他日取琴，试用吴音

制一曲，对草鼓之，枝叶亦动，乃谓之《虞美人操》，其声调与《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无一声相似者，而草辄应之与《虞美人》曲无异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舒进士及第，终于州县官。今《虞美人操》盛行于江湖间，人亦莫知其如何者为吴音。"（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版，第 55 页）

⑩《东斋记事》，北宋范镇撰，今本 5 卷，补遗 1 卷。为范镇退居时作。范氏为蜀之华阳人，故记蜀地之事尤多。因其中有不赞同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倾向，导致该书在北宋末年被禁，范镇也被列入元祐党籍。王灼所引见卷 4："蜀有朝日莲……又有虞美人草，唱《虞美人曲》，则动摇如舞状，以应拍节。唱他曲则不然。予熙宁乙卯还乡，见……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动，此传者过尔。"（中华书局 1980 年 9 月版，第 37 页）

⑪"有无同类也"多本作"有异同否耶"。

4.3 安公子

《安公子》[①]，《通典》及《乐府杂录》称：炀帝将幸江都，乐工王令言者，妙达音律。其子弹胡琵琶，作《安公子》曲，令言惊问："那得此?"对曰："宫中新翻"。令言流涕曰："慎毋从行。宫，君也。宫声往而不返，大驾不复回矣"[②]。据《理道要诀》，唐时《安公子》在太簇角，今已不传[③]。其见于世者，中吕调有近，般涉调有令，然尾声皆无所归宿[④]。亦异矣。

【疏证】

①《安公子》，唐教坊曲名，《钦定词谱》卷19收录80字、106字、104字、102字共6体，皆为双调仄韵式。

②《通典》卷143："炀帝将幸江都。有乐人王令言，妙达音律。令言之子尝于户外弹胡琵琶，作翻《安公子》曲。令言时卧室中，闻之大惊，蹶然而起，变色急呼其子曰：'此曲兴自早晚'?对曰：'顷来有之'。令言歔欷流涕，谓其子曰：'汝慎无从行，帝必不返。此曲宫声往而不返。宫，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于江都"。《乐府杂录》"安公子"条，原文为："隋炀帝游江都时，有乐工笛中吹之。其父老废，于卧内闻之，问曰：'何得此曲子?'对曰：'宫中新翻也'。父乃谓其子曰：'宫为君，商为臣，此曲宫声往而不返，大驾东巡，必不回矣。汝可托疾勿去也。'精鉴如此"(第16页)。王灼此处所记是糅合两处文字而成。《教坊记》中有"安公子"条，应比《通典》和《乐府杂录》更早记载此传说："隋大业末，炀帝将幸扬州，乐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从焉。其子在家弹琵琶，令言惊问：'此曲何名?'其子曰：'内里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怆，谓其子曰：'尔不须扈从，大驾必不回。'子问其故，令言曰：'此曲宫声往而不返。宫为君，

吾是以知之'"。(任半塘《教坊记笺订》第180页"安公子",中华书局1962年7月版)

③ 太簇角,太簇均的角调,刘崇德《燕乐新说》第84页"二十八调音位表"中无此调,其绝对音高位置在降A,又称双角或双角调。

④ 尾声皆无所归宿,一般说来,一首曲子是某调,就有相应的乐音为主音,需用这个乐音作为乐曲的开始和结尾。《安公子近》、《安公子令》等乐曲的"尾声皆无所归宿",应该是指其尾声没有回到相应的主音位置。

【案语】

从《安公子》乐曲的"宫声往而不返"判断隋炀帝"大驾不复回",无乃太过玄妙。正如陈后主好《玉树后庭花》,后来亡国,便有人从"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一句歌词得出其亡国的先兆,进而该曲也成为亡国之音的代表一样。《安公子》曲早已不传,对于如何得名"安公子",王灼也没有述及。

4.4 水调

《水调歌》,《理道要诀》所载唐乐曲,南吕商时号水调[①]。予数见唐人说水调,各有不同。予因疑水调非曲名,乃俗呼音调之异名,今决矣。按《隋唐嘉话》:“炀帝凿汴河,自制《水调歌》”,即是水调中制歌也[②]。世以今曲《水调歌》为炀帝自制,今曲乃中吕调,而唐所谓南吕商,则今俗呼中管林钟商也[③]。《脞说》云:“水调《河传》,炀帝将幸江都时所制,声韵悲切,帝喜之。乐工王令言谓其弟子曰:不返矣。水调《河传》,但有去声”[④]。此说与《安公子》事相类,盖水调中《河传》也。《明皇杂录》云:“禄山犯顺,议欲迁幸。帝置酒楼上,命作乐。有进《水调歌》者,曰:‘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上问谁为此曲,曰李峤。上曰真才子!不终饮而罢”[⑤]。此水调中一句七字曲也。白乐天《听水调诗》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调少情多似有因。不会当时翻曲意,此声肠断为何人?”[⑥]《脞说》亦云:“水调第五遍,五言调,声最愁苦。”此水调中一句五字曲。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乐天诗又云:“时唱一声新水调,谩人道是采菱歌”[⑦]。此水调中新腔也。《南唐近事》云:“元宗留心内宠,宴私击鞠无虚日。尝命乐工杨花飞奏《水调词》进酒,花飞惟唱‘南朝天子好风流’一句,如是数四。上悟,覆杯赐金帛”[⑧]。此又一句七字。然既曰命奏水调词,则是令杨花飞水调中撰词也。《外史梼杌》云:“王衍泛舟巡阆中,舟子皆衣锦绣,自制水调《银汉曲》”[⑨]。此水调中制《银汉曲》也。今世所唱中吕调《水调歌》,乃是以俗呼音调异名者名曲,虽首尾亦各有五言两句,决非乐天所闻之曲。《河传》,唐词存者二:其一属南吕宫,凡前段平韵,后仄韵。其一乃今《怨王孙》曲,属无射宫[⑩]。以此知炀帝所制《河传》,不传已久。然欧阳永叔所集词内,《河传》附越

调，亦《怨王孙》曲。今世《河传》乃仙侣调，皆令也。

【疏证】

① 水调，南吕均的商调，又名南吕商、歇指调，其绝对音高位置为小字组降 a。王灼认为唐代“水调”仅为调名，不是某乐曲的专有名称，当时所有采用水调的乐曲都可以“水调”命名，到宋代后逐渐有了专名《水调歌》的曲目和词牌。岳珍对此作了辨析，指出在唐宋两代均有实例可以证明“水调”既指宫调又指词调（《碧鸡漫志校正》第 97—98 页）。

② 原文见《隋唐嘉话·补遗》第 58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

③ 中吕调，仲吕均的羽调，绝对音高位置为 G。南吕商，即水调。中管，唐、宋燕乐中，用以移调的管乐器。从宋仁宗《景祐乐髓真经》和张炎《词源》在中吕宫、高般涉等调名之外，于高一律的调高位置上另列“中管中吕宫”、“中管高般涉”等调名来看，中管林钟商也应比林钟商高一律。林钟商为小石调 e，那么中管林钟商为 f。

④《脞说》今已不存，《诗话总龟》卷 40 自该书引录：“水调第五遍，五言调，声最愁苦。故乐天诗曰：五言一遍最殷勤，调少情多似有因。不会当时翻曲意，此声肠断为何人？旧说水调《河传》，隋炀帝将幸江都时所制。曲成，奏之，声韵悲切。炀帝喜之。乐工王令言闻而正之，谓其弟子曰：不返矣。后竟如其说。或诘其何知，曰：水调《河传》，但有去声。”《河传》，词调名，又名“十二峰”、“月照梨花”、“青门怨”、“河转”、“怨王孙”、“秋光满目”、“红杏枝”、“唐河传”、“庆同天”，《钦定词谱》卷 11 录入 55 字、54 字、53 字、51 字、57 字、60 字、61 字、59 字共 27 体，皆双调，仄韵或平仄韵互叶。

⑤ 原文见今本《明皇杂录》第 56 页，与王灼所引略有不同。此条也见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叙述较详，见《开元天宝遗事十

种》第7页。顺,多本作“阙”。按“犯顺”有以逆犯顺、造反作乱之义,如《旧唐书·仆固怀恩传》:“怀恩逆命三年,再犯顺,连诸蕃之众,为国大患”。“犯阙”为引兵侵犯宫廷。二者皆通。王灼所引不见于今3卷本《明皇杂录》,但《绀珠集》卷2引《明皇杂录》“进水调歌”作“犯顺”,故作“犯顺”是。

⑥ 见《白氏长庆集》卷35,为《听歌六绝句》第三首《水调》:“五言一遍最殷勤,调少情多似有因。不会当时翻曲意,此声肠断为何人。”题下注云:“第五遍乃五言调,调韵最切。”

⑦ 见《白氏长庆集》卷28,题作《看采菱》:“菱池如镜净无波,白点花稀青角多。时唱一声《新水调》,谩人道是采菱歌。”

⑧《南唐近事》,2卷,宋郑文宝于太平兴国二年(977)撰。该书杂记南唐一朝轶闻故事,多为马令《南唐书》所采,四库馆臣评曰:“其体颇近小说。疑南唐亡后,文宝有志于国史,搜采旧闻,排纂叙次,以朝廷大政入《江表志》,至大中祥符三年乃成。其余丛谈琐事,别为缉缀,先成此编。一为史体,一为小说体也。”王灼所引见该书卷2:“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内宠,宴私击鞠,略无虚日。尝乘醉命乐工杨花飞奏《水调词》进酒,花飞唯歌‘南朝天子好风流’一句,如是者数四。上既悟,覆杯大怿,厚赐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孙、陈二主得此一句,固不当有衔璧之辱也’。翌日罢诸欢宴,留心庶事,图闽吊楚,几致治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外史梼杌》,即《蜀梼杌》,2卷,北宋张唐英撰。该书以编年体记王建、孟知祥据蜀事迹颇详。王灼所引见该书上卷:“(乾德)二年八月,衍北廵。以宰相王锴判六军诸卫事,旌旗戈甲,百里不绝。衍戎装披金甲,珠帽锦袖,执弓挟矢。百姓望之,谓如灌口神。后妃饯于升仙桥,以宫人二十人从。至汉州,驻西湖,与宫人泛舟奏乐,饮宴弥日。九月,驻军西县。自西县还至益昌,泛舟廵阆中,舟子皆衣锦绣。衍自制水调《银汉曲》,命乐工歌之。郡民何康女有美色,将嫁,衍取之,赐其夫家百缣,其夫

一恸而卒。"(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 无射宫,无射均的宫调,名仙吕宫,其绝对音高位置为小字组降 a。

【案语】

王灼断言"水调"在宋代才成为乐曲的专名,在唐时只是一个宫调的别名。岳珍《碧鸡漫志校正》已辨析其判断不能成立。但最初"水调"确是宫调名称,其含义逐渐演变成乐曲名,这个先后过程应该是合乎逻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王灼的判断有部分成立。除了改编自隋唐燕乐大曲之外,这也是宋词词牌新增的一个途径。

《钦定词谱》卷 11 于"河传"词牌下引用了王灼此文的结尾部分内容,并补充曰:"《河传》之名,始于隋代,其词则创自温庭筠。《花间集》所载唐词,句读韵叶,颇极参差,然约计不过三体。有前后段两仄两平四换韵者,如温庭筠'湖上'词以下十五首是也。内韦庄词名《怨王孙》,宋人多宗之。欧阳修词注越调。张先词有'海宇,称庆,与天同'句,更名《庆同天》。李清照词有'人静皎月初斜,浸梨花'句,更名《月照梨花》。有前段仄韵,后段仄韵、平韵者,如孙光宪'风飐'词以下五首是也。宋词无填此调者。有前后段皆仄韵者,如张泌'渺莽'词以下七首是也。宋词亦宗之。《乐章集》注仙吕调,徐昌图词有'秋光满目'句,更名《秋光满目》"。

4.5 万岁乐

《万岁乐》[1]，《唐史》云：明皇"分乐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坐部伎六曲，而《鸟歌万岁乐》居其四。《鸟歌》者，武后作也。有鸟能人言万岁，因以制乐"[2]。《通典》云："《鸟歌万岁乐》，武太后所造。时宫中养鸟，能人言，尝称万岁，为乐以象之。舞三人，衣绯大袖，并画鸜鹆，冠作鸟象。"又云："今岭南有鸟，似鸜鹆，能言，名吉了（音料）"[3]。异哉，武后也，其为昭仪至篡夺，杀一后一妃，而杀王侯将相中外士大夫不可胜计，凶忍之极。又杀诸武。仅有免者。又最甚，则亲生四子，杀其二，废徙其一，独睿宗危得脱。视他人性命如粪草，至闻鸟歌万岁，乃欲集庆厥躬，改年号永昌。又因二齿生，改号长寿，又号延载，又号天册万岁，又号万岁通天，又号长安。自昔纪号祈祝，未有如后之甚者。在众人则欲速死，在一身则欲长久，世无是理也[4]。按《理道要诀》，唐时太簇商乐曲有《万岁乐》。或曰：即《鸟歌万岁乐》也。又《旧唐史》：元和八年十月，汴州韩弘撰《圣朝万岁乐谱》三百首以进[5]。今黄钟宫亦有《万岁乐》，不知起前曲或后曲。

【疏证】

① 《万岁乐》，即《鸟歌万岁乐》，唐宫廷乐舞名。

② 王灼所引见《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又分乐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坐部伎六：一《燕乐》，二《长寿乐》，三《天授乐》，四《鸟歌万岁乐》，五《龙池乐》，六《小破阵乐》。《天授》、《鸟歌》，皆武后作也。天授，年名。《鸟歌》者，有鸟能人言万岁，因以制乐。"

③ 见《通典》卷 146："《鸟歌万岁乐》，武太后所造也。时宫

中养鸟，能人言，又常称万岁，为乐以象之。舞三人，绯大袖，并画鸜鹆，冠作鸟象。今岭南有鸟似鸜鹆，养之久，则能言，名吉了（音料）。"《通典》这段记载为《旧唐书·音乐志二》引录。鸜鹆，即八哥。《碧鸡漫志校正》将"并画鸜鹆，冠作鸟象"断句为"并画鸜鹆冠，作鸟象"。（见《碧鸡漫志校正》第100页）据记载来看，《鸟歌万岁乐》在舞蹈时应是穿着画有鸜鹆的舞衣，并戴鸟状的头冠；且"鸜鹆冠"也非"画"成，所以于"冠"后加逗号似误。

④"一身"，多本作"己身"。"长久"，多本作"久长"。

⑤见《旧唐书·宪宗本纪下》："壬辰，汴州韩弘进所撰《圣朝万岁乐谱》，共三百首。"韩弘，原作刘宏，岳珍已辨析（《碧鸡漫志校正》第102页）。

【案语】

本文从对《万岁乐》曲来历的考索分析转而对武则天的阴骘狠毒加以尖锐批判，又对其频繁改换年号以求吉庆的作法给以谴责。可见王灼有时确是"信笔以记"的，故诸如此类的借题发挥就不鲜见了。

4.6 夜半乐

《夜半乐》[1]，唐史云："民间以明皇自潞州还京师，夜半举兵，诛韦皇后，制《夜半乐》、《还京乐》二曲"[2]。《乐府杂录》云："明皇自潞州入平内难，半夜斩长乐门关，领兵入宫。后撰《夜半乐》曲"[3]。今黄钟宫有《三台夜半乐》，中吕调有慢、有近拍、有序，不知何者为正[4]。

【疏证】

①《夜半乐》，唐教坊曲名，至宋演成词牌名，《钦定词谱》卷38录入144字、145字2体，皆三段仄韵。

② 王灼所引唐史为《新唐书·礼乐志十二》："是时，民间以帝自潞州还京师，举兵夜半诛韦皇后，制《夜半乐》、《还京乐》二曲。"多本无"民间以"三字，会让人误解二曲为明皇本人所作；按史书原意，显然二曲为当时民间所制，故三字当存。（见《碧鸡漫志校正》第103页）

③《乐府杂录》有"夜半乐"、"还京乐"两条目。"夜半乐"条云："明皇自潞州入平内难，正夜半，斩长乐门关，领兵入宫翦逆人。后撰此曲。""还京乐"条云："明皇自西蜀返，乐人张野狐所制"。（第17页）

④《三台夜半乐》，不详其曲。词调中有《三台》，原为唐教坊曲名，至宋成为词乐，见《钦定词谱》卷1。《宋史·乐志十七·教坊条》也有"黄钟宫《倾杯乐》、《朝中措》、《三台》"的记载，不详其中的《三台》是否其曲。

4.7 何满子

《何满子》[①]，白乐天诗云："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自注云："开元中，沧州歌者姓名，临刑进此曲以赎死，上竟不免"[②]。元微之《何满子歌》云："何满能歌能宛转，天宝年中世称罕。婴刑系在囹圄间，下调哀音歌愤懑。梨园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羁网缓。便将何满为曲名，御谱亲题乐府纂"[③]。甚矣，帝王不可妄有嗜好也。明皇喜音律，而罪人遂欲进曲赎死。然元、白平生交友，闻见率同，独纪此事少异。《卢氏杂说》云："甘露事后，文宗便殿观牡丹，诵舒元舆《牡丹赋》，叹息泣下，命乐适情。宫人沈翘翘舞《何满子》，词云：'浮云蔽白日'。上曰：'汝知书耶？'乃赐金臂环"[④]。又薛逢《何满子》词云："系马宫槐老，持杯店菊黄。故交今不见，流恨满川光"[⑤]。五字四句。乐天所谓一曲四词，庶几是也。歌八叠，疑有和声，如《渔父》、《小秦王》之类[⑥]。今词属双调，两段各六句，内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时，尹鹗、李珣亦同此[⑦]。其它诸公所作，往往只一段，而六句各六字，皆无复有五字者。字句既异，即知非旧曲。《乐府杂录》云："灵武刺史李灵曜置酒，坐客姓骆，唱《何满子》，皆称妙绝。白秀才者曰：'家有声妓，歌此曲音调不同。'召至令歌，发声清越，殆非常音。骆遽问曰：'莫是宫中胡二子否？'妓熟视曰：'君岂梨园骆供奉邪？'相对泣下。皆明皇时人也"[⑧]。张祜作《孟才人叹》云："偶因歌态咏娇嚬，传唱宫中十二春。却为一声《何满子》，下泉须吊孟才人。"其序称："武宗疾笃，孟才人以歌笙获宠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当不讳，尔何为哉？'指笙囊泣曰：'请以此就缢。'上悯然。复曰：'妾尝艺歌，愿对上歌一曲以泄愤。'许之，乃歌一声《何满子》，气亟，立殒。上令医候之，曰：'脉尚温而肠已绝。'

上崩，将徙柩，举之愈重。议者曰：'非俟才人乎？'命其榇至，乃举"[9]。伪蜀孙光宪《何满子》一章云："冠剑不随君去，江河还共恩深。"似为孟才人发[10]。祜又有《宫词》云："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11]。其详不可得而闻也。

【疏证】

①《何满子》，亦作《河满子》，唐教坊曲名，又名"断肠词"、"鹦鹉舌"。《钦定词谱》卷3录入单调36字、37字和双调73字、74字共5体，平韵。从王灼本文引录的材料来看，《何满子》主要是供歌唱的词乐。晚唐苏鹗《杜阳杂编》中卷云："时有宫人沈阿翘，为上舞《河满子》。调声风态，率皆宛畅。"说明也是舞曲。和本文所引《卢氏杂说》的记载稍异。

② 白居易《何满子》诗见《白氏长庆集》卷68，为《听歌六绝句》之第五首。

③《何满子歌》，题下序云："张湖南座为唐有态作"，见《元氏长庆集》卷26："何满能歌能宛转，天宝年中世称罕。婴刑系在囹圄间，下调哀音歌愤懑。梨园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羁网缓。便将何满为曲名，御谱亲题乐府纂。鱼家入内本领绝，叶氏有年声气短。自外徒烦记得词，点拍才成已夸诞。我来湖外拜君侯，正值灰飞仲春琯。广宴江亭为我开，红妆逼坐花枝暖。此时有态蹋华筵，未吐芳词貌夷坦。翠蛾转盼摇雀钗，碧袖歌垂翻鹤卵。定面凝眸一声发，云停尘下何劳算。迢迢击磬远玲玲，一一贯珠匀款款。犯羽含商移调态，留情度意抛弦管。湘妃宝瑟水上来，秦女玉箫空外满。缠绵叠破最殷勤，整顿衣裳颇闲散。冰含远溜咽还通，莺泥晚花啼渐懒。敛黛吞声若自冤，郑袖见捐西子浣。阴山鸣雁晓断行，巫峡哀猿夜呼伴。古者诸侯飨外宾，鹿鸣三奏陈圭瓒。何如有态一曲终，牙筹记令红螺盌。"

④《卢氏杂说》，1卷，唐代卢言撰，今不存。《类说》卷29引《丽情集》"文宗诗"条较《卢氏杂说》所记为详："文宗与宰相谋诛

宦官，事泄，反为内官所杀。上登临游幸，未尝为乐，往往瞠目独语。因题诗殿柱曰：'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明日便殿观牡丹，云：'俯者如愁，仰者如悦，开者如笑，合者如咽'。吟罢方省舒元舆词也，叹息泣下，命乐适情。宫人沈翘翘舞《河满子》，词云：'浮云蔽白日'。上曰：'汝知书耶？此是《文选》古诗第一首，念君臣值奸邪所蔽，正是今日'。乃赐金臂环。翘翘善玉方响，以响犀为椎，紫檀为架。后出宫归秦城，奉使日东，翘翘将玉方响登楼，撰一曲名《忆秦郎》。"

⑤ 薛逢，字陶臣，生卒不详，山西省永济市人。会昌初，擢进士第，后辗转任职于地方和朝廷，官职都不高。曾有诗集 10 卷，别集 13 卷，赋 14 卷，后皆散佚。《全唐诗》存诗 1 卷，收诗约 90 首。

⑥ 和声，歌曲衬词中由他人应和帮腔的部分。唐代歌曲中的和声有置于句中和句尾等形制，也有隔句变换和声的。和声有"竹枝"、"女儿"、"渔父"等虚声衬词，也有的是重复部分歌词，相当于今天歌曲中的部分反复。《渔父》，即《渔歌子》，本为唐教坊曲，又名《渔父词》、《渔父慢》、《渔父乐》等，有单、双调二体。单调以张志和的 5 首《渔歌子》最为有名；双调每阕为三三七三三六的句式，五代魏承班、顾敻、李珣皆有作。《小秦王》，唐教坊曲，又名《丘家筝》、《阳关曲》、《阳关词》等。《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 39 云"若《小秦王》必须杂以虚声乃可歌"，可证王灼之说。

⑦ 尹鹗，生卒不详，成都人。工诗词，与李珣友善。仕前蜀为校书郎。《全唐五代词》录其词 17 首。

⑧ 传本《乐府杂录》此条脱佚，钱熙祚校订该书时录自王灼本文，并附于"歌"条之后。(《乐府杂录》第 7 页)

⑨ "脉尚温而肠已绝"，多本作"肌尚温而肠已断"。《御定全唐诗》卷 511《孟才人叹并序》："武宗皇帝疾笃，迁便殿。孟才人以歌笙获宠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当不讳，尔何为哉？'指笙囊泣曰：'请以此就缢'。上悯然。复曰：'妾尝艺歌，请对上

歌一曲以泄其愤’。上以悬,许之。乃歌一声《河满子》,气亟立殒。上令医候之,曰:‘脉尚温而肠已绝’。及帝崩,柩重不可举。议者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榇,榇至乃举。嗟夫!才人以诚死,上以诚命。虽古之义激无以过也。进士高璩登第年宴,传于禁伶。明年秋,贡士文多以为之目。大中三年,遇高于由拳,哀话于余,聊为兴叹:偶因歌态咏娇嚬,传唱宫中十二春。却为一声河满子,下泉须吊旧才人。”其诗也作“偶因清唱奏歌频,选入宫中十二春。绝后一声何满子,九源须吊旧才人”。王灼所引该诗序有省略。

⑩ 孙光宪,公元?—968年,字孟文,号葆光子,四川仁寿人。曾任陵州判官。926年避乱江陵,历仕南平高氏四世政权,后审时度势,劝高氏降宋。入宋后,孙光宪又任职黄州刺史。故王灼称“伪蜀孙光宪”不够准确。孙光宪有词84首,内容丰富深刻,是五代时期最重要的词人之一。《何满子》词:“冠剑不随君去,江河还共恩深。歌袖半遮眉黛惨,泪珠旋滴衣襟。惆怅云愁雨怨,断魂何处相寻。”(《全唐五代词》第632页,中华书局1999年12月版)

⑪ 见张祜《宫词二首》:“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自倚能歌日,先皇掌上怜。新声何处唱,肠断李延年。”(《全唐诗》卷511)

【案语】

《何满子》由人名而成歌舞曲名的过程从王灼此文可以概见。

4.8 凌波神

《凌波神》[①]，《开元天宝遗事》云："帝在东都，梦一女子，高髻广裳，拜而言曰：'妾凌波池中龙女，久护宫苑。陛下知音，乞赐一曲。'帝为作《凌波曲》，奏之池上，神出波间"[②]。《杨妃外传》云："上梦艳女，梳交心髻，大袖宽衣，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龙女，卫宫护驾实有功。陛下洞晓钧天之音，乞赐一曲。'梦中为鼓胡琴，作《凌波曲》。后于凌波池奏新曲，池中波涛涌起，有神女出池心，乃梦中所见女子，因立庙池上，岁祀之"[③]。《明皇杂录》云："女伶谢阿蛮善舞《凌波曲》，出入宫中及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赐以金粟妆臂环"[④]。按《理道要诀》天宝诸乐曲名，有《凌波神》二曲，其一在林钟宫，云：时号道调宫。然今之林钟宫即时号南吕宫，而道调宫即古之仲吕宫也。其一在南吕商，云：时号水调。今南吕商则俗呼中管林钟商也。皆不传。予问诸乐工，云：旧见《凌波曲》谱，不记何宫调也[⑤]。世传用之歌吹，能招来鬼神，因是久废。岂以龙女现形之故，相承为能招来鬼神乎？

【疏证】

①《凌波神》，除王灼所见之《理道要诀》有介绍之外，宋代王溥《唐会要》卷33《雅乐下》"林锺商时号小食调"中也提及该曲名，其得名或与《凌波曲》有关。

②《开元天宝遗事》，4卷，五代王仁裕撰。原有159条，今本为146条，已非全本。王灼此文所引也不见其中。该书据社会传闻以直录和写实笔法，记述了开元、天宝年间的佚闻琐事。《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此书为："盖委巷相传，语多失实，仁裕采摭遗民之口，不能证以国史。"但对当时风俗有所记录，还有对当时一些重臣名流的特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王灼所引也见于《明

皇杂录》:“玄宗梦凌波池中龙女,制《凌波曲》”。今本《明皇杂录》自《海录碎事》卷16录入“逸文”中,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8页。

③ 见《杨太真外传》上卷:“上尝梦十仙子,乃制《紫云回》,并梦龙女,又制《凌波曲》。二曲既成,遂赐宜春院及梨园弟子并诸王”,“《凌波曲》”下有注云:“玄宗在东都,梦一女,容貌艳异,梳交心髻,大袖宽衣,拜于床前。上问:‘汝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龙女。卫宫护驾,妾实有功。今陛下洞晓钧天之音,乞赐一曲以光族类。’上于梦中为鼓胡琴,拾新旧之曲声,为《凌波曲》。龙女再拜而去。及觉,尽记之。会禁乐,自御琵琶,习而翻之。与文武臣僚,于凌波宫临池奏新曲。池中波涛涌起,复有神女出池心,乃所梦之女也。上大悦,语于宰相,因于池上置庙,每岁命祀之。”(《开元天宝遗事十种》,第135页)

④ 见《明皇杂录·补遗》:“新丰市有女伶曰谢阿蛮,善舞《凌波曲》,常入宫中,杨贵妃遇之甚厚,亦游于国忠及诸姨宅。上至华清宫,复令召焉。舞罢,阿蛮因出金粟装臂环,云:‘此贵妃所与’。上持之出涕,左右莫不呜咽”。(《开元天宝遗事十种》,第35页)

⑤《凌波曲》,又名“醉太平”、“醉思凡”,《钦定词谱》卷3录入38字、45字、46字3体,双调,有平韵、仄韵和平仄互叶三种。

4.9 荔枝香

《荔枝香》[1]，唐史《礼乐志》云："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2]。《脞说》云："太真妃好食荔枝，每岁忠州置急递上进，五日至都。天宝四年夏，荔枝滋甚，比开笼时，香满一室，供奉李龟年撰此曲进之，宣赐甚厚"[3]。《杨妃外传》云："明皇在骊山，命小部音声于长生殿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名《荔枝香》"[4]。三说虽小异，要是明皇时曲。然史及《杨妃外传》皆谓帝在骊山，故杜牧之《华清绝句》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5]。《遁斋闲览》非之，曰："明皇每岁十月幸骊山，至春乃还，未尝用六月，词意虽美，而失事实"[6]。予观小杜《华清》长篇，又有"尘埃羯鼓索，片段荔枝筐"之语[7]。其后欧阳永叔词亦云："一从魂散马嵬间。只有红尘无驿使，满眼骊山"[8]。唐史既出永叔，宜此词亦尔也。今歇指、大石两调皆有近拍，不知何者为本曲。

【疏证】

①《荔枝香》，唐代乐曲，后成词调名，又名"荔枝香近"。双调仄韵，《钦定词谱》卷 18 录入 76 字、75 字、73 字共 10 体。

② 王灼所引见《新唐书·礼乐志十二》："梨园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

③《脞说》今已散佚，此条也不见他书引录，无从查对。"天宝四年"，《碧鸡漫志校正》据两《唐书·玄宗本纪》"天宝三年改年为载"判断当作"天宝四载"，但《脞说》撰者张君房为宋时人，未必会依此例。（《碧鸡漫志校正》第 109 页）

④ 原文见《杨太真外传》下卷："（天宝）十四载六月一日，上幸华清宫，乃贵妃生日。上命小部（小部者，梨园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以下）音声于长生殿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欢呼，声动山谷"。（《开元天宝遗事十种》第 141 页）

⑤ 原题为《过华清宫绝句三首》，此为第一首，见《樊川文集》卷 2。

⑥《遁斋闲览》，陈正敏撰于北宋后期，14 卷。因陈氏"自号遁翁，录其平昔所见闻，分十门，为小说一篇，以备异日披阅"，故有是名。（《郡斋读书志》卷 3 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 11 即称未见该书，今已亡佚。

⑦ 原题为《华清宫三十韵》，见《樊川文集》卷 2，原诗为："绣岭明珠殿，层峦下缭墙。仰窥雕槛影，犹想赭袍光。昔帝登封后，中原自古强。一千年际会，三万里农桑。几席延尧舜，轩墀立禹汤。雷霆驰号令，星斗焕文章。钓筑乘时用，芝兰在处芳。北扉闲木索，南面富循良。至道思玄圃，平居厌未央。钩陈裹岩谷，文陛压青苍。歌吹千秋节，楼台八月凉。神仙高缥缈，环佩碎丁当。泉暖涵窗镜，云娇惹粉囊。嫩岚滋翠葆，清渭照红妆。帖泰生灵寿，欢娱岁序长。月闻仙曲调，霓作舞衣裳。雨露偏金穴，轧坤入醉乡。玩兵师汉武，回手倒干将。鲸鬣掀东海，胡牙揭上阳。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倾国留无路，还魂怨有香。蜀峰横惨淡，秦树远微茫。鼎重山难转，天扶业更昌。望贤余故老，花萼旧池塘。往事人谁问，幽襟泪独伤。碧檐斜送日，殷叶半凋霜。迸水倾瑶砌，疎风罅玉房。尘埃羯鼓索，片段荔枝筐。鸟啄摧寒木，蜗涎蠹画梁。孤烟知客恨，遥起泰陵傍。"

⑧ 见《欧阳文忠公文集近体乐府》卷 3，为《浪淘沙》第三首："五岭麦秋残，荔子初丹。绛纱囊里水晶丸。可惜天教生处远，不近长安。　　往事忆开元，妃子偏怜。一从魂散马嵬关。只有红尘无驿使，满眼骊山。"（《欧阳文忠公集》卷 133，四部丛刊本）

4.10 阿滥堆

《阿滥堆》[①],《中朝故事》云:"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明皇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名。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故张祜诗云:'红树萧萧阁半开,玉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②]。贺方回《朝天子》曲云:"待月上潮平波滟滟。塞管孤吹新《阿滥》"[③]。即谓《阿滥堆》。江湖间尚有此声,予未之闻也。尝以问老乐工,云属夹钟商。按《理道要诀》天宝诸乐名,"堆"作"磓",属黄钟羽[④]。夹钟商俗呼双调,而黄钟羽则俗呼般涉调[⑤]。然《理道要诀》称:黄钟羽时号黄钟商调[⑥]。皆不可晓也。

【疏证】

① 阿滥堆,骊山上的鸟群名。颜师古注史游《急就篇》"鸠鸽鹑鴳中网死"一句云:"鴳,谓鴳雀也,一名雇工。俗呼阿滟堆"。钟振振判断"阿滥"可能是"鴳"的缓读(《东山词》第405页)。后玄宗以其鸣声入乐,遂以鸟名为曲名。从该曲主要以笛子演奏的记载判断,《阿滥堆》应为笛子独奏曲。

②《中朝故事》,2卷,南唐史官尉迟偓奉李昪之命撰。因李昪自命唐太宗之后,进而南唐为上承唐朝的正统,故称唐朝为"中朝"。但该书主要记唐宣、懿、昭、哀四朝之事。上卷多为君臣事迹及朝廷制度,下卷杂录神异怪幻之事。"王灼所引见上卷:"华清宫汤泉内,天宝中刻石为座及芙蓉,闻说到今犹在,屋木亦有全者。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名焉。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故词人张祜诗曰:红树萧萧合半开,上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

③ 见贺铸《东山词》卷4《天门谣》:“牛渚天门险,限南北、七雄豪占。清雾敛,与闲人登览。　　待月上潮平波滟滟,塞管轻吹新阿滥。风满槛,历历数、西州更点。”(第403页)此词曲牌本为《朝天子》,贺铸另名为《天门谣》,类似例子在贺铸词集中不少见。“轻吹”,王灼所引作“孤吹”。

④ “塠”、“堆”音义皆可通(《碧鸡漫志校正》第111页)。

⑤ 夹钟商,夹钟均的商调,其绝对音高位置在降A,刘崇德《燕乐新说》“二十八调音位表”中,夹钟商的位置为高大石调。双调,仲吕均的商调,其绝对音高位置在小字组的c。王灼云“夹钟商俗呼双调”,与刘说不一致。黄钟羽绝对音高为A,名黄钟调;般涉调绝对音高为小字组#c,二者也不是一个调。究竟孰是,待考。

⑥ 黄钟商调,如理解为黄钟均的商调,则为越调,绝对音高为D。

卷五

5.1　念奴娇

《念奴娇》[①]，元微之《连昌宫词》云："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然烛。春娇满眼泪红绡，掠削云鬟旋装束。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自注云："念奴，天宝中名倡，善歌。每岁楼下酺宴，万众喧隘。严安之、韦黄裳辈辟易不能禁，众乐为之罢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楼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听否？'皆悄然奉诏。然明皇不欲夺狭游之盛，未尝置在宫禁。岁幸温汤，时巡东洛，有司潜遣从行而已"[②]。《开元天宝遗事》云："念奴有色，善歌，宫伎第一。帝尝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③]。今大石调《念奴娇》，世以为天宝间所制曲，予固疑之。然唐中叶渐有今体慢曲子，而近世有填《连昌宫词》入此曲者。后复转此曲入道调宫，又转入高宫大石调[④]。

【疏证】

①《念奴娇》，词调名。念奴，天宝时著名歌手，因取为调名。又名"大江东去"、"酹江月"、"赤壁词"、"酹月"、"壶中天慢"、"大江西上曲"、"太平欢"、"寿南枝"、"古梅曲"、"湘月"、"淮甸春"、"白雪词"、"百字令"、"百字谣"、"无俗念"、"千秋岁"、"庆长春"、"杏花天"。《钦定词谱》卷 28 录入 100 字、101 字、102 字共 12 体，双调，有平韵、仄韵两体。句读大同小异。后来曲牌名中也有《念奴娇》，属大石调，字数与词调前半阕同。南北曲均

有，南曲作引子，北曲用于套曲中。另，北曲大石调有小令《百字令》，也别名《念奴娇》。

②《连昌宫词》，见《元氏长庆集》卷 24。

③《开元天宝遗事》，北周王仁裕撰。仁裕字德辇，历仕唐末和蜀、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相传有诗万余首，有“诗窖子”之称。《旧五代史》有传。该书据社会传闻以直录和写实笔法，记述了开元、天宝年间的佚闻琐事。杂记风俗和人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王灼所引见卷上“天宝上”之“眼色媚人”条：“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丽，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开元天宝遗事十种》第 75 页）

④ 道调宫，亦称道调或林钟宫，燕乐二十八调中林钟均四调之一，其绝对音高位置为小字组 d。高宫大石调，高宫为夹钟均的宫调，大石调为太簇均的商调，二者在刘崇德制的“二十八调音位表”中的绝对音高皆为 # F。（《燕乐新说》第 84 页）王灼将两调名相连，其意可能是将二调并称，而非别为一新调。

5.2 雨淋铃

《雨淋铃》[①]，《明皇杂录》及《杨妃外传》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弥旬，栈道中闻铃声，帝方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淋铃》曲以寄恨。时梨园弟子惟张野狐一人善筚篥，因吹之，遂传于世"[②]。予考史及诸家说，明皇自陈仓入散关，出河池，初不由斜谷路[③]。今剑州梓桐县地名上亭，有古今诗刻记明皇闻铃之地，庶几是也[④]。罗隐诗云："细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感雨淋铃。贵为天子犹魂断，穷著荷衣好涕零。剑水多端何处去？巴猿无赖不堪听。少年辛苦今飘荡，空愧先生教聚萤"[⑤]。世传明皇宿上亭，雨中闻牛铎声，怅然而起。问黄幡绰："铃作何语？"[⑥]曰："谓陛下特郎当！"特郎当，俗称"不整治"也。明皇一笑，遂作此曲[⑦]。《杨妃外传》又载上皇还京后，复幸华清，从官嫔御多非旧人[⑧]。于望京楼下，命张野狐奏《雨淋铃》曲。上四顾凄然。自是圣怀耿耿，但吟："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世中"[⑨]。杜牧之诗云："零叶翻红万树霜，玉莲开蕊暖泉香。行云不下朝元阁，一曲《淋铃》泪数行"[⑩]。张祜诗云："雨淋铃夜却归秦，犹是张徽一曲新。长说上皇和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⑪]。张徽即张野狐也。或谓祜诗言上皇出蜀时曲，与《明皇杂录》、《杨妃外传》不同。祜意明皇入蜀时作此曲，至雨淋铃夜却又归秦，犹是张野狐向来新曲，非异说也。元微之《琵琶歌》云："泪垂捍拨朱弦湿，冰泉呜咽流莺涩。因兹弹作《雨淋铃》，风雨萧条鬼神泣"[⑫]。今双调《雨淋铃慢》[⑬]，颇极哀怨，真本曲遗声。

【疏证】

①《雨淋铃》，唐教坊曲名，也作《雨霖铃》，其产生背景见上

文所引《明皇杂录》和诸家诗文。至宋演化为词调名，保留了原曲哀怨的风格，也名《雨淋铃慢》。双调，103 字，仄韵。见《钦定词谱》卷 31。

② 见《明皇杂录·补遗》之《雨霖铃曲》，所记较本文为详（第 46 页，中华书局 1994 年 9 月版）。《类说》卷 1 所存《杨妃外传》中也有《雨霖铃曲》条："上发马嵬道，旁见石榴树。爱之，因呼为端正树，盖有所思也。又至斜谷，霖雨涉旬，栈道中闻铃声，隔山相应。上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

③ 陈仓，古称西虢，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周文王母弟虢仲封在此地，秦武公设虢县，秦孝公设陈仓县，唐肃宗至德二年（757 ）因闻陈仓山有"石鸡啼鸣"之祥瑞，改称宝鸡县。今为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散关，即大散关，和函谷关、武关、萧关并称关中四关。为周朝散国之关隘，故名散关，一说置关于大散岭上而得名。自古便是关中和蜀地交通的咽喉要冲。今天的位置在宝鸡市南约 20 公里处的清姜河岸。河池，汉置河池县，属武都郡，元初废。故址在今陕西凤县和甘肃徽县一带。斜谷路，即斜谷道，又名褒斜道。秦岭有褒水入汉水，有斜水入渭水，沿二水河谷开凿的道路即称褒斜道。其北口在今陕西眉县西南。

④ 剑州，唐玄宗即位初改始州为剑州，故址即今剑阁县。梓桐县，应作梓潼县，汉元鼎元年置，因地倚梓林而枕潼水得名，王灼误作"梓桐"。今仍名梓潼，在四川绵阳市东北。上亭，在梓潼县北。传说因黄幡绰于此谓玄宗"特郎当"，故又名琅珰驿。

⑤ "空媿"，多本作"深媿"。罗隐此诗题作《上亭驿》，该诗全文仅见于王灼本条，中华书局 1983 年出版的《罗隐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6 月版的《罗隐集校注》都赖此文收录全诗。参见《罗隐集校注》中《上亭驿》诗后案语，第 381 页。

⑥ "铃作何语"，多本为"作何语"。

⑦ 此事不见于今存的唐人小说杂记中，不详王灼所据。有二说，其一：玄宗皇帝幸蜀，初入斜谷，宿上亭，霖雨连下十余日。

帝于栈道闻牛铎声，怅然而起，问黄幡绰："铃作何语?"曰："谓陛下特郎当。"(不整治、极狼狈之意。)当时玄宗正悼念葬身马嵬坡的杨贵妃，于是采录铃声，填作了《雨淋铃》曲以寄憾，遂有《雨霖铃》之曲。南宋魏了翁有《天宝遗事》诗："红锦绷盛河北贼，紫金盏酌寿王妃。弄成晚岁郎当曲，正是三郎快活时。"即咏此事。其二：安史乱后，玄宗自蜀还，以驼马载珍玩自随，听到驼马所带的铃铛声，忽有所感，对伶人黄幡绰说："铃声颇似人言语。"黄幡绰回答说："似言'三郎郎当！三郎郎当！'"唐玄宗知愧且笑，作《雨霖铃》曲。后见于《梓潼县志》、《云栈纪程》等书。后来梨园弟子所祀的白面少年郎君，一般即指这位"郎当三郎"。四川俗语中多用来形容男性青年人游手好闲、油嘴滑舌和玩世不恭的"吊儿郎当"，据说也与玄宗此事有关。

⑧"多非旧人"，多本作"多非旧"。(《碧鸡漫志校正》第116页)

⑨ 今本《杨太真外传》不载此诗。但《类说》卷1所录《杨妃外传》之《刻木牵丝作老翁》条录有此诗："上皇复幸华清宫，从官嫔御多非旧人。于望京楼下命张野狐奏《雨霖铃曲》，上四顾凄凉，自是圣怀耿耿，但吟'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舞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也见《明皇杂录·雨霖铃曲》中，第46—47页。《文苑英华》卷212录作梁锽作，《万首唐人绝句》卷69作唐明皇作。参见岳珍《碧鸡漫志校正》第117页。

⑩ 见《樊川文集外集》卷1，题作《华清宫》。

⑪《乐府诗集》卷80题作《雨霖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858页)

⑫"冰泉呜咽"，多本作"水泉"。《元氏长庆集》卷26、《唐诗纪事》卷37都作"冰泉"，仅蜀刻本作"水泉"。王灼本蜀人，见蜀刻本的可能性更大，故王灼原文应作"水泉"。

⑬ 多本无"今"字。(《碧鸡漫志校正》第117页)《雨淋铃慢》，即《雨霖铃》，《钦定词谱》卷31："一名《雨霖铃慢》"。

5.3 清平乐

《清平乐》[①]，《松窗录》云："开元中，禁中初种木芍药，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繁开。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布辇从。李龟年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欲歌之。上曰：'焉用旧词为？'命龟年宣翰林学士李白立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承诏赋词，龟年以进。上命梨园弟子约格调，抚丝竹，促龟年歌。太真妃笑领歌意甚厚"[②]。张君房《脞说》指此为《清平乐》曲[③]。按明皇宣白进《清平调》词，乃是令白于《清平调》中制词。盖古乐取声律高下合为三，曰清调、平调、侧调，此之谓三调[④]。明皇止令就择上两调，偶不乐侧调故也。况白词七字绝句，与今曲不类。而《尊前集》亦载此三绝句，止目曰《清平调》[⑤]。然唐人不深考，妄指此三绝句耳。此曲在越调，唐至今盛行。今世又有黄钟宫、黄钟商两音者。欧阳炯称，白有应制《清平乐》四首，往往是也[⑥]。

【疏证】

①《清平乐》，词牌名，又名："青年乐"、"破子清平乐"、"清平乐令"、"醉东风"、"忆萝月"。《钦定词谱》卷 5 录入 3 体，双调 46 字，有平仄韵互叶和仄韵两体。

②《松窗录》，此书书名和作者不统一，《新唐书·艺文志三》作《松窗录》1 卷，不著撰人。《宋史·艺文志五》作《松窗小录》1 卷，题李浚撰。《郡斋读书志》卷 2 上作《松窗录》1 卷，题唐韦濬撰。《历代小史》作《松窗杂录》1 卷，题李濬撰。《四库全书》据天一阁所藏收录，作《松窗杂录》，题唐李濬撰。原文较详："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子弟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

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龟年遽以词进，上命梨园子弟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璨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饰绣巾重拜。上意龟年常话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自胜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合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贱甚。’太真颇深然之。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③《脞说》已佚，《类说》卷 50 不见此条，不详王灼所引的具体内容。

④ 清调，相和歌与清商乐中最主要的三种调式之一，其音阶以商为主。另外两调为平调（音阶以角为主）和瑟调（音阶以宫为主）。《旧唐书・音乐志》除三调之外，又提到楚调和侧调，并云侧调生于楚调，与前 3 种调式总谓之相和。

⑤“清平调”，原作“清平词”，因《碧鸡漫志》多本皆作“清平调”，且诸本《尊前集》均作“清平调”，据改。

⑥ 欧阳炯，公元 896—971 年，益州华阳（今四川省成都市）人。五代词人。其词见于《花间集》、《尊前集》。其所作《花间集序》自署为“武德军节度判官司”。该序中有“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之应制《清平乐》词四首”之语，李白这四首词见于《尊前集》。

5.4 春光好

《春光好》[①],《羯鼓录》云:“明皇尤爱羯鼓、玉笛,云八音之领袖。时春雨始晴,景色明丽,帝曰:‘对此岂可不与他判断?’命取羯鼓,临轩纵击,曲名《春光好》。回顾柳杏,皆已微坼,上曰:‘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工,可乎?’”[②]今夹钟宫《春光好》,唐以来多有此曲。或曰:夹钟宫属二月之律,明皇依月用律,故能判断如神[③]。予曰:二月柳杏坼久矣,此必正月用二月律催之也。《春光好》,近世或易名《愁倚阑》。

【疏证】

①《春光好》,唐教坊曲名,又名倚栏令、愁倚栏、愁倚栏令。双调,有 40、41、42、43、48 字等八体。见《钦定词谱》卷 3。又《喜迁莺》也名《春光好》,有双调 46 字、47 字体和 103 字体。

②《羯鼓录》,唐南卓撰,1 卷。该书记叙羯鼓的起源和形制,以及当时擅长击鼓的人士和相关故事,还列出羯鼓使用的太簇均乐曲名称和佛曲等,计 130 多首。王灼所引原文为:“上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丝管,必造其妙。若制作诸曲,随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适短长,应指散声,皆中点拍。至于清浊变转,律吕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虽古之夔旷,不能过也。尤爱羯鼓、玉笛,常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尝遇二月初诘旦巾栉方毕,时当宿雨初晴,景色明丽。小殿内庭,柳杏将吐,睹而叹曰:‘对此景物,岂得不与他判断之乎?’左右相目,将命备酒,独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临轩纵击一曲,曲名《春光好》,神思自得。及顾柳杏,皆已发坼。上指而笑谓嫔御曰:‘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嫔御侍官皆呼万岁。”(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羯鼓录》,第 1—2 页)。

③ 古代以乐律与时令相和称月律。十二月对应十二律的具体办法是:正月律中太簇,二月律中夹钟,三月律中姑洗,四月律中仲吕,五月律中蕤宾,六月律中林钟,七月律中夷则,八月律中南吕,九月律中无射,十月律中应钟,十一月律中黄钟,十二月律中大吕。见《后汉书·顺帝纪》"(阳嘉二年)冬十月庚午,行礼辟雍,奏应钟,始复黄钟,作乐器,随月律。"对"随月律"之注。

5.5　菩萨蛮

《菩萨蛮》[①]，《南部新书》及《杜阳杂编》云："大中初，女蛮国入贡，危髻金冠，缨络被体，号菩萨蛮队，遂制此曲。当时倡优李可及作菩萨蛮队舞，文士亦往往声其词"[②]。大中乃宣宗纪号也[③]。《北梦琐言》云："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相国假温飞卿新撰密进之，戒以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④]。温词十四首，载《花间集》，今曲是也。李可及所制盖止此，则其舞队，不过如近世传踏之类耳[⑤]。

【疏证】

①《菩萨蛮》，唐教坊曲名。又名"一箩金"、"子夜"、"子夜啼"、"女王曲"、"巫山一片云"、"飞仙曲"、"城里钟"、"重头菩萨蛮"、"重叠令"、"菩萨蛮令"、"减字重叠金"、"连环结"、"婆罗门引"、"重叠金"、"子夜歌"、"菩萨鬘"、"花间意"、"梅花句"、"花溪碧"、"晚云烘日"。《钦定词谱》卷5录入3体，双调44字，有平仄韵互叶、平韵两体。并按曰："《宋史·乐志》：女弟子舞队名。《尊前集》注：中吕宫。《宋史·乐志》亦中吕宫。《正音谱》注：正宫"。

②《南部新书》，10卷，北宋人钱易撰。主要记载李唐之事，并延及五代和北宋。史料价值较高。王灼所引见卷戊："大中初，女蛮国人贡奉。其国人危髻金冠，缨络被体，故谓之菩萨蛮，遂制此曲。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也"。（第52页，中华书局1958年11月版）《杜阳杂编》，唐人苏鄂撰，3卷，《四库全书》评该书曰："所记上起代宗广德元年，下尽懿宗咸通十四年，凡十朝之事。皆以三字为标目。其中述奇技宝物，类涉不经。大抵祖述王嘉之《拾遗》，郭子横之《洞冥》。虽必举

所闻之人以实之，殆亦俗语之为丹青也。”王灼所引见该书卷下：“大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有二龙，鳞鬣爪角悉备，明霞、锦云、炼水、香麻以为之也。光耀芬馥，着人五色相间，而美丽于中国之锦。其国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更有女王国贡龙油绫、鱼油锦，文彩尤异，皆入水不濡湿，云有龙油、鱼油故也。优者亦作《女王国曲》，音调宛畅传于乐部”。

③ 大中，唐宣宗李忱年号，公元 847—860 年。

④《北梦琐言》，20 卷，五代孙光宪著。是书所载皆唐及五代时士大夫逸事。王灼所引见该书卷 4“温李齐名”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11 月版，第 29 页）

⑤ 李可及，唐代艺人。唐懿宗时为宫廷伶官。擅演参军戏。通音律，能啭喉唱新声曲，音辞曲折，称为“拍弹”，流行民间。编有大型舞蹈节目《叹百年队舞》、《菩萨蛮队舞》等。传踏，即转踏，运用缠达曲式（两只曲子交替演唱）的歌舞。

5.6 望江南

《望江南》[①]，《乐府杂录》云：李卫公为亡妓谢秋娘撰《望江南》，亦名《梦江南》[②]。白乐天作《忆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第三"江南忆"。自注云："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③]。予考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吕宫，字句亦同。止是今曲两段，盖近世曲子无单遍者。然卫公为谢秋娘作此曲，已出两名。乐天又名以《忆江南》，又名以《谢秋娘》。近世又取乐天首句名以《江南好》。予尝叹世间有改易错乱误人者，是也。

【疏证】

①《望江南》，即《谢秋娘》，别名甚多，单调又名"忆江南"、"梦江南"、"江南好"、"春去也"、"梦江口"、"望江梅"；至宋始有双调，又名"安阳好"、"梦仙游"、"步虚声"、"壶山好"、"望蓬莱"、"归塞北"。单调 27 字，双调有 54 字平韵体、59 字平仄互叶韵体。见《钦定词谱》卷 1。另《望江怨》也名"望江南"。李卫公，李德裕，公元 787—850 年，字文饶，真定赞皇（今河北省赞皇县）人。少年力学，精通《汉书》、《左氏春秋》。历任翰林学士、浙西观察使、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左仆射，并在唐文宗大和七年（838）和武宗开成五年（840）两度为相。公元 844 年，辅佐武宗讨伐擅袭泽潞节度使位的刘缜，平定泽、涟等五州。功成，加太尉赐封卫国公。因反对进士科举，主张"朝廷显官须是贵党子弟"，从而与牛僧儒、李宗闵为首的牛派展开了长达 40 余年的"牛李党争"。党争失利，初贬荆南，次贬潮州。大中二年（848）再贬崖州（治所在今琼山区大林乡附近）司户。大中四年（850）正月卒于贬所，终年 63 岁，逝后被封太尉，赠卫国公。生前作有《会昌一品集》、《左岸书城》、《次柳氏旧闻》等。

② 见《乐府杂录》"望江南"条:"始自朱崖李太尉镇浙西日,为亡姬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亦曰《梦江南》。"(第18页)

③ 见《白氏长庆集》卷67。

【案语】

唐五代词多为单调、小令,至宋后填词家或是对原曲牌加以改编发展,或是另创新调,导致单调减少,双调和长调增多。尽管情况不是王灼所云"盖近世曲子无单遍者"那么绝对,但他指出了词体逐渐加长,内涵和容量越来越丰富的这个总体趋势。

5.7 文溆子

《文溆子》[①],《卢氏杂说》云:“文宗善吹小管。僧文溆为入内大德,得罪流之。弟子收拾院中籍入家具,犹作师讲声。上采其声制曲,曰《文溆子》”[②]。予考《资治通鉴》:敬宗宝历二年六月己卯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③]。敬、文相继,年祀极近,岂有二文溆哉[④]?至所谓俗讲,则不可晓[⑤]。意此僧以俗谈侮圣言,诱聚群小,至使人主临观,为一笑之乐,死尚晚也。今黄钟宫、大石调、林钟商、歇指调皆有十拍令,未知孰是[⑥]。而“溆”字或误作“序”并“绪”。

【疏证】

① 《文溆子》,《钦定词谱》和《词律》都不载其调。应已不传。

② 《卢氏杂说》,1卷,唐人卢言撰,今已不传。公私书目多著录为《卢氏杂说》,但《直斋书录解题》卷11著录为《卢氏杂记》。多本《碧鸡漫志》也作“卢氏杂记”。《类说》等所录条目不见王灼所引。按《乐府杂录》有“文叙子”条:“长庆中俗讲僧文叙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乐工黄米饭依其念四声‘观世音菩萨’,乃撰词曲。”(第18页。)与王说更近。

③ 见《资治通鉴》卷243:“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军、教坊、内园为击球、手搏、杂戏。戏酣,有断臂、碎首者,夜漏数刻乃罢。己卯,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

④ 敬、文相继,敬宗李湛、文宗李昂是同父异母弟,先后即位时间间隔不过3年,同生于809年。王灼故有此说。

⑤ 俗讲,唐时僧徒取佛经中故事编成诗文合体的通俗作品,用以说唱讲解,宣传教义。宣讲的人叫俗讲僧,宣讲的底本

就是变文。

⑥ 十拍令，不详何指。

5.8 盐角儿

《盐角儿》[①]，《嘉祐杂志》云："梅圣俞说，始教坊家人市盐，于纸角中得一曲谱，翻之，遂以名"[②]。今双调《盐角儿令》是也。欧阳永叔尝制词[③]。

【疏证】

①《盐角儿》，词调名。《钦定词谱》卷8以晁补之所作为标准范例，双调50字，前段六句三仄韵、一叠韵，后段五句三仄韵。

②《嘉祐杂志》，又名《江邻几杂志》，四库本作1卷，宋人江休复撰，杂记北宋嘉祐时事。王灼所引内容不见于其中，应已佚。

③ 欧阳修《盐角儿》共2首，内容香艳。较晁补之词先出，没有该词牌定型后所要求的叠韵。见《全宋词》第155页。

5.9　喝驮子

《喝驮子》[1]，《洞微志》云："屯田员外郎冯敢，景德三年为开封府丞检涝户田，宿史胡店。日落，忽见三妇人过店前，入西畔古佛堂。敢料其鬼也，携仆王侃诣之。延坐饮酒，称二十六舅母者，请王侃歌送酒，三女侧听。十四姨者曰：'何名也？'侃对曰：'喝驮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单州营妓教头葛大姊所撰新声。梁祖作四镇时，驻兵鱼台，值十月二十一生日，大姊献之。梁祖令李振填词，付后骑唱之，以押马队，因谓之《葛大姊》。及战，得胜回，始流传河北，军中竞唱。俗以押马队，故讹曰《喝驮子》。庄皇入洛，亦爱此曲，谓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七声耳'"[2]。李珣《琼瑶集》有《凤台》一曲，注云："俗谓之《喝驮子》"[3]。不载何宫调。今世道调宫有慢，句读与古不类耳[4]。

【疏证】

①《喝驮子》，原调已佚，无从查考其形制。

②《洞微志》，《郡斋读书志》卷3作10卷，云："皇朝钱希白述记唐以来谲诡事"。《直斋书录解题》卷11作3卷。原书大部散佚，仅《绀珠集》卷12摘录10条，可算节本，散见于他书的30余条，皆无王灼所引内容。"开封府丞"，多本作"开封府界"，岳珍辨析后认为作"开封府丞"为宜。参见《碧鸡漫志校正》第124—125页。

③ 李珣，见卷三"甘州"条注⑤。《琼瑶集》，已佚。《凤台》，不见今存54首李珣词中，应已佚。

④《喝驮子慢》，已佚。

【案语】

《喝驮子》、《凤台》、《喝驮子慢》等已佚的古曲名仅见于王灼

此文，尽管他没有提供关于这些曲调的进一步情况，但仍有保存其线索之功。另外，此文还保存了今本《洞微志》已脱失的一条内容。

5.10 后庭花

《后庭花》[①]，《南史》云："陈后主每引宾客，对张贵妃等游宴，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为曲调，其曲有《玉树后庭花》"[②]。《通典》云："《玉树后庭花》、《堂堂》、《黄鹂留》、《金钗两臂垂》，并陈后主造，恒与宫女学士及朝臣相唱和为诗。太乐令何胥采其尤轻艳者为此曲"[③]。予因知后主诗，胥以配声律，遂取一句为曲名[④]。故前辈诗云："《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钟动晓楼空"[⑤]。又云："《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⑥]。又云："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⑦]。又云："彩笺曾襞欺江总，绮阁尘销《玉树》空"[⑧]。又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⑨]。又云："《玉树》歌阑海云黑，花庭忽作青芜国"[⑩]。又云："《后庭》余唱落船窗"[⑪]。又云："《后庭》新声叹樵牧"[⑫]。又云："不知即入宫前井，犹自听吹《玉树花》"[⑬]。吴、蜀鸡冠花有一种小者，高不过五六寸，或红，或浅红，或白，或浅白，世目曰后庭花。又按《国史撰异》，云阳县多汉离宫故地，有树似槐而叶细，土人谓之玉树[⑭]。扬雄《甘泉赋》"玉树青葱"，左思以为假称珍怪者，实非也，似之而已[⑮]。予谓云阳既有玉树，即《甘泉赋》中，未必假称。陈后主《玉树后庭花》，或者疑是两曲，谓诗家或称玉树，或称后庭花，少有连称者[⑯]。伪蜀时，孙光宪、毛熙震、李珣有《后庭花》曲，皆赋后主故事，不著宫调，两段各四句，似令也[⑰]。今曲在，两段各六句，亦令也。

【疏证】

①《后庭花》，唐教坊曲名，又名"玉树后庭花"、"海棠花"。皆为双调仄韵，有 44 字、46 字体，44 字体又有每阕 4 韵和 3 韵

的区别。见《钦定词谱》卷 5。另《后庭花破子》也名《后庭花》，为别一曲牌，见《钦定词谱》卷 2。

② 王灼所引见《南史·后主沈皇后传附张贵妃传》："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大抵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中华书局 1977 年校点本，第 348 页。）

③ 原文见《通典》卷 145。

④ "胥"，多本作"皆"，《碧鸡漫志校正》因二字义同，未作明确判断。按，此处之"胥"也可以理解为指上文的"太乐令何胥"。如此，则应以"胥"为是。

⑤ 此句出自许浑《丁卯集》卷上《金陵怀古》，全诗为："玉树歌残（一作愁）王气终，景阳兵合戍（一作画）楼空。松（一作梧）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四部丛刊本）。

⑥ 此句出自刘禹锡《刘禹锡全集》卷 22《金陵怀古》，全诗为："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⑦ 此句出自刘禹锡《刘禹锡全集》卷 24《金陵五题·台城》，全诗为："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⑧ 见《全唐诗》卷 866《与颜濬冥会诗》，共 4 首，作者署作陈宫嫔妃，可能为唐人假托。此句出自第 1 首："秋草荒台响夜蛩，白杨凋尽减悲风。彩笺曾擘欺江总，绮阁尘消玉树空"。

⑨ 此句出自杜牧《樊川文集》卷 4《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⑩ 见《全唐诗》卷 576 温庭筠《春江花月夜词》："玉树歌阑

海云黑，花庭忽作青芜国。秦淮有水水无情，还向金陵漾春色。杨家二世安九重，不御华芝嫌六龙。百幅锦帆风力满，连天展尽金芙蓉。珠翠丁星复明灭，龙头劈浪哀笳发。千里涵空澄水魂，万枝破鼻飘香雪。漏转霞高沧海西，颇黎枕上闻天鸡。蛮弦代写曲如语，一醉昏昏天下迷。四方倾动烟尘起，犹在浓香梦魂里。后主荒宫有晓莺，飞来只隔西江水。”

⑪ 此句出自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23《金陵怀古四首》之一：“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东府旧基留佛刹，《后庭》余唱落船窗。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四部丛刊本）。

⑫ 此句出自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6《和王微之登高斋三首》之三，原诗较长，此处节录前半部分：“干戈六代战血埋，双阙尚指山崔嵬。当时君臣但儿戏，把酒空劝长星杯。临春美女闭黄壤，玉枝白蘗繁如堆。《后庭》新声散樵牧，兴废倏忽何其哀。咸阳龙移九州坼，遗种变化呼风雷。萧条中原砀无水，崛强又此凭江淮。广陵衣冠扫地去，穿筑陇亩为池台。”

⑬ 此句出自胡曾《新雕注胡曾咏史诗》卷1《陈宫》：“陈国机权未可涯，如何后主恣娇奢。不知即入宫前井，犹自听吹《玉树花》。”（四部丛刊本。）

⑭《国史撰异》，不详其书。云阳县，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泾阳县北和重庆云阳县东北历史上都曾名云阳。此处按王灼“多汉离宫故地”来判断，应为秦代以来就名云阳的淳化县西北，该地有甘泉山，秦时山上筑有林光宫，又名云阳宫，汉武帝时增筑扩建为甘泉宫。

⑮ 扬雄，也作杨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他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也是西汉末年的一代大儒，兼文学家、思想家、语言学家等于一身。成帝时为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天禄阁，官大夫。为人口吃，不能剧谈，以文章名世。《甘泉赋》是扬雄最著名的一篇大赋，通过对汉成帝盛大的祭祀

场面的铺陈和华丽的甘泉宫殿的描绘，表现了扬雄对西汉王朝的颂扬，但也极委婉地寓有讽谏之意。赋有："翠玉树之青葱兮，璧马犀之瞵班，金人仡仡其承钟虡兮，嵌岩岩其龙鳞"之句，其中"翠玉树"指以青绿色的玉所制作的树。王灼理解为"似之而已"，是。左思，约公元250－306年，字泰冲，临淄人，西晋著名文学家，其《咏史》诗开创了借咏史抒怀的新风，影响深远。其《三都赋》曾为人争相传诵，遂有"洛阳纸贵"的美谈。指"玉树青葱"为"假称珍怪"见《三都赋序》："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杨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徵。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而论者莫不诋讦其研精，作者大氐举为宪章。积习生常，有自来矣"。见《文选》卷4。

⑯ 陈后主所作《玉树后庭花》见《乐府诗集》卷47："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同卷也有张祜的同名之作，王灼"诗家或称玉树，或称后庭花，少有连称者"的说法不尽准确。

⑰ 孙光宪今存《后庭花》词2首（见曾昭岷等编《全唐五代词》第624页），两首皆为《钦定词谱》卷5录作《后庭花》词牌46字体的范词。毛熙震存《后庭花》3首（《全唐五代词》第591页），其中"轻盈舞妓含芳艳"一词为《钦定词谱》卷5录作前后各4仄韵44字体《后庭花》的范例词；李珣的《后庭花》词已佚。

5.11 西河长命女

《西河长命女》[①]，崔元范自越州幕府拜侍御史，李讷尚书饯於鉴湖，命盛小丛歌，坐客各赋诗送之，有云："为公唱作西河调，日暮偏伤去住人"[②]。《理道要诀》："《长命女西河》，在林锺羽，时号平调"[③]。今俗呼高平调也。《脞说》云："张红红者，大历初，随父歌丐食。过将军韦青所居，青纳为姬。自传其艺，颖悟绝伦。有乐工取古《西河长命女》加减节奏，颇有新声。未进间，先歌於青。青令红红潜听，以小豆数合记其拍，绐云：'女弟子久歌此，非新曲也'。隔屏奏之，一声不失。乐工大惊，请与相见，叹伏不已。兼云：'有一声不稳，今已正矣。'寻达上听，召入宜春院，宠泽隆异。宫中号记曲小娘子，寻为才人"[④]。按此曲起开元以前，大历间，乐工加减节奏，红红又正一声而已。《花间集》和凝有《长命女》曲，伪蜀李珣《琼瑶集》亦有之，句读各异[⑤]。然皆今曲子，不知孰为古制林锺羽并大历加减者。近世有《长命女令》，前七拍，后九拍，属仙吕调，宫调、句读并非旧曲[⑥]。又别出大石调《西河》，慢声犯正平，极奇古[⑦]。盖《西河长命女》本林钟羽，而近世所分二曲，在仙吕、正平两调，亦羽调也[⑧]。

【疏证】

① 《西河长命女》，《钦定词谱》无此词牌，有《西河》和《长命女》。盖如王灼本文末尾所云，原属林钟羽的《西河长命女》至宋分为二曲（见后注），原曲则渐失传。

② 崔元范，大中时，以监察御史为浙东幕府，存诗1首，《全唐诗》卷563收入，题作《李尚书命妓歌饯有作奉酬》："羊公留宴岘山亭，洛浦高歌五夜情。独向柏台为老吏，可怜林木响余声。"即为此次饯行宴会上所作。李讷，字敦正，河北赵县人。大中

时，为浙东观察使，终兵部尚书、太子太傅。诗1首，见《全唐诗》卷563，题作《命妓盛小丛歌饯崔侍御还阙》："绣衣奔命去情多，南国佳人敛翠娥。曾向教坊听国乐，为君重唱盛丛歌。"鉴湖，在浙江绍兴城南，俗称长湖、大湖、庆湖，雅名镜湖、贺鉴湖。盛小丛，越妓。李讷为浙东廉使，夜登城楼，闻歌声激切，召至，乃得识。时崔侍御元范在府幕，赴阙。李饯之，命小丛歌饯，在座各赋诗赠之。小丛有诗1首，题作《突厥三台》："雁门山上雁初飞，马邑阑中马正肥。日旰山西逢驿使，殷勤南北送征衣。"见《全唐诗》卷802。"为公唱作西河调，日暮偏伤去住人"为参加饯别的封彦卿（《四部丛刊》作封彦冲）所作，题为《和李尚书命妓饯崔侍御》："莲府才为绿水宾，忽乘骢马入咸秦。为君唱作西河调，日暮偏伤去住人。"见《全唐诗》卷566。王灼所引出自范摅《云溪友议》卷上《饯歌序》，其记李讷于鉴湖为崔元范饯行之事颇详，并保存了当时与会多人之饯行诗作。

③《理道要诀》已失传，不详王灼引文出处。

④《脞说》已散失，不详王灼引录的具体情况。按《乐府杂录·歌》一文中记张红红事更详（第6页）。《脞说》应引自该书，王灼从中转引。

⑤《花间集》，10卷，后蜀赵崇祚编。书中收录了从唐开成元年（836）到后晋天福五年（940）的词作500首。晚唐重要词家温庭筠等18人的作品，大多赖之得以保存，是研究我国词学史的重要原始资料。和凝（公元898—955年），字成绩，山东东平人。存词28首，其中有《薄命女》1首，应即王灼所云《长命女》，为单调39字体，与《钦定词谱》不尽同。李珣《琼瑶集》不传，今存词中不见《长命女》词。

⑥《长命女令》，即《长命女》，原为唐教坊曲名，《乐府诗集》卷80所录《长命女》为五言四句之声诗。后发展为长短句词调，又名《长命女令》、《长命缕》、《薄命女》、《薄命妾》。《钦定词谱》卷3以冯延巳作《长命女》为正体：双调三十九字，前段三句三仄

韵，后段四句三仄韵。

⑦《西河》，又名《西河慢》、《西湖》。《钦定词谱》卷 34 归作 6 体，其中 105 字即占 4 体，另有 104 字、111 字 2 体。皆三段。以周邦彦所作前段六句四仄韵，中段七句四仄韵，后段六句四仄韵为正体。

⑧ 林钟羽，林钟均的羽调，刘崇德《燕乐新说》第 84 页“二十八调音位表”中出现在该位置的为正平调，其绝对音高为 B。仙吕调，无射均的羽调，其绝对音高为小字组的 f。《唐会要》卷 33 记“林钟羽时号平调”，平调即正平调。这说明原属林钟羽的《西河长命女》分为《西河》和《长命女》二曲后，其中一曲沿用了原《西河长命女》的林钟羽，只是称为正平调而已。

5.12　杨柳枝

《杨柳枝》[①]，《鉴戒录》云："《柳枝》歌，亡隋之曲也"[②]。前辈诗云："万里长江一旦开，岸边杨柳几千栽。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③]。又云："梁苑隋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④]。皆指汴渠事。而张祜《折杨柳枝》两绝句，其一云："莫折宫前杨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伤心日暮烟霞起，无限春愁生翠眉。"则知隋有此曲，传至开元。《乐府杂录》云："白傅作《杨柳枝》"[⑤]。予考乐天晚年与刘梦得唱和此曲词，白云："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⑥]。又作《杨柳枝二十韵》云："乐童翻怨调，才子与妍词。"注云："洛下新声也"[⑦]。刘梦得亦云："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⑧]。盖后来始变新声，而所谓乐天作《杨柳枝》者，称其别创词也。今黄钟商有《杨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诗，与刘、白及五代诸子所制并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时和声，如《竹枝》、《渔父》，今皆有和声也。旧词多侧字起头，平字起头者，十之一二[⑨]。今词尽皆侧字起头，第三句亦复侧字起，声度差稳耳。

【疏证】

①《杨柳枝》，原为唐教坊曲，又名《折杨柳》、《柳枝》、《杨枝》、《新添声杨柳枝》、《寿杯词》。《钦定词谱》卷 1 只录七言绝 1 体。五代顾夐也有《杨柳枝》词，双调 40 字体，为在原七言绝的基础上每句后加 3 字而成。

②《鉴戒录》，后蜀何光远撰，10 卷。四库馆臣评曰"其书多记唐及五代间事，而蜀事为多。皆近俳谐之言，各以三字标题，凡六十六则。"王灼所引见卷 7"亡国音"："《柳枝》者，亡隋之曲。炀帝将幸江都，开汴河种柳，至今号曰隋堤，有是曲也。胡

曾《咏史诗》曰：'万里长江一旦开，岸边杨柳几年栽。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又韩舍人《咏柳诗》曰：'梁苑隋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那堪更想千年后，谁见杨花入汉宫'"。

③ 胡曾所作，见《新雕注胡曾咏史诗》卷2，题为《汴水》："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和王灼此处所引有部分字句不同。

④ 韩琮所作，题为《杨柳枝》。"梁苑"原引作"乐苑"，因收录或引录该诗的各书皆作"梁苑"（参见《碧鸡漫志校正》第133页），且文意较胜，今改。

⑤ 见该书"杨柳枝"条："白傅闲居洛邑时作，后入教坊。"（第18页）

⑥ 见《白氏长庆集》卷64，题作《杨柳枝词八首》，此其一："《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

⑦ 见《白氏长庆集》卷65，全诗为："小妓携桃叶，新歌蹋柳枝。妆成剪烛后，醉起拂衫时。绣履娇行缓，花筵笑上迟。身轻委回雪，罗薄透凝脂。笙引簧频暖，筝催柱数移。乐童翻怨调，才子与妍词。便想人如树，先将发比丝。风条摇两带，烟叶帖双眉。口动樱桃破，鬟低翡翠垂。枝柔腰袅娜，荑嫩手葳蕤。唳鹤晴呼侣，哀猿夜叫儿。玉敲音历历，珠贯字累累。袖为收声点，钗因赴节遗。重重遍头别，一一拍心知。塞北愁攀折，江南苦别离。黄遮金谷岸，绿映杏园池。春惜芳华好，秋怜颜色衰。取来歌里唱，胜向笛中吹。曲罢那能立，情多不自持。缠头无别物，一首断肠诗。"

⑧ 见《刘禹锡全集》卷27，题作《杨柳枝词九首》，此其一："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⑨ 侧字、平字，即仄声字、平声字。

5.13　麦秀两岐

《麦秀两岐》[①]，《文酒清话》云："唐封舜卿性轻佻，德宗时使湖南，道经金州。守张乐燕之，执杯索《麦秀两岐》曲，乐工不能。封谓乐工曰：'汝山民亦合闻大朝音律！'守为杖乐工。复行酒，封又索此曲。乐工前乞侍郎举一遍。封为唱彻，众已尽记，于是终席动此曲。封既行，守密写曲谱，言封燕席事，邮筒中送与潭州牧。封至潭，牧亦张乐燕之。倡优作褴褛数妇人，抱男女筐筥，歌《麦秀两岐》之曲，叙其拾麦勤苦之由。封面如死灰。归过金州，不复言矣"[②]。今世所传《麦秀两岐》，今在黄钟宫[③]。唐《尊前集》载和凝一曲，与今曲不类[④]。

【疏证】

① 《麦秀两岐》，唐教坊曲名，《钦定词谱》卷 14 以和凝所作为正体，双调 64 字，前后段各七句，六仄韵。

② 《文酒清话》，该书在国内久已散佚，不详编者和卷次，柴剑虹考证其成书时间很可能在 1085 年前后。俄罗斯列宁格勒藏有该书卷 5—卷 9 部分残卷，其卷 8 的目录中有"封舜臣"条（参见柴剑虹《列宁格勒藏〈文酒清话〉残本考索》一文，见《西域文史论稿》，台北国文天地杂志社 1991 年 3 月版，第 335 页）。《类说》卷 55 收录《大酒清话》22 条内容，所谓《大酒清话》即《文酒清话》，其中无王灼所引内容。《太平广记》卷 257 据《王氏见闻录》编"封舜卿"条，记此事较《文酒清话》为详，且为出使蜀中而非湖南，但误将"金州"作"全州"。"封舜卿"，诸本《碧鸡漫志》皆作"封舜臣"，岳珍考证无封舜臣其人，应作封舜卿。见《碧鸡漫志》校正第 134 页。

③ 四库《说郛》本《碧鸡漫志》无后一"今"字，考其文意，似

多余。疑衍。

④《尊前集》,1 卷,为北宋人编选的唐五代词选,书中选录唐五代 39 家词 261 首,以供宴席歌唱,故名“尊前”。所录词的时间、地域较《花间集》为广,且无与《花间集》相重者。书中先列明皇、昭宗、庄宗、李煜四家之词,其次为李白以下至李珣之词。今传本最早者为吴讷编《唐宋名贤百家词》中的《尊前集》1 卷。后出较精审的为朱孝臧所刻彊村丛书本。和凝《麦秀两歧》词:“凉簟铺斑竹。鸳枕并红玉。脸莲红,眉柳绿。胸雪宜新浴。淡黄衫子裁春縠。异香芬馥。　　羞道交回烛。未惯双双宿。树连枝,鱼比目。掌上腰如束。娇娆不禁人拳跼。黛眉微蹙。”

主要参考书目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四部丛刊本。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草堂诗余》，四部丛刊本。

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四部丛刊本。

陈鸿《长恨歌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版，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丛刊本。

陈彭年《广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黄侃《广韵校录》本。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 1971 年版。

陈廷敬、王奕清等《钦定词谱》，中国书店 1983 年 3 月版。

陈旸《乐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耀文《花草粹编》，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4 月版，龙建国、杨友山点校本。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三联书店 2001 年 4 月版。

陈与义《陈与义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8 月版，白敦仁校笺。

陈元靓《事林广记》，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版。

陈祖美《李清照新传》，北京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版。

崔令钦《教坊记笺订》，中华书局 1962 年版，任半塘笺订。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 1983 年 8 月版。

杜甫《杜诗镜铨》，杨伦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7 月新 1 版。

杜牧《樊川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版，陈允吉校点本。

杜佑《通典》，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王文锦校点本。

段安节《乐府杂录》，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

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华书局 1981 年 12 月版。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范镇《东斋记事》，中华书局 1980 年 9 月版，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

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封演《封氏闻见记》，学苑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版。

戈载《词林正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10 月版。

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11 月版。

郭湜《高力士外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版，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丛刊本。

韩愈《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

何光远《鉴戒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何文焕《历代诗话》，2004 年 9 月第 2 版。

何晏、邢昺《论语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7 月版，《十三经注疏》本。

贺铸《东山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12 月版，钟振振校注。

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 2006 年 10 月第 2 版。

胡曾《新雕注胡曾咏史诗》，四部丛刊本。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3 年 10 月版。

黄大舆《梅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皇甫谧《帝王世纪》，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黄庭坚《山谷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马兴荣、祝振玉校点本。

纪昀、陆锡熊、孙士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 1997 年 1 月版，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本。

江邻几《嘉祐杂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7 月版，《十三经注疏》本。

孔凡礼《全宋词补辑》，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 1972 年版。

李德裕《次柳氏旧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版，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丛刊本。

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 1995 年 2 月版。

李昉《太平御览》，四部丛刊本。

李濬《松窗杂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林甫外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版，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丛刊本。

李清照《李清照集》，中华书局 1962 年 9 月版，黄盛璋校注本。

李清照《重辑李清照集》，齐鲁书社 1981 年 11 月版，黄墨谷辑本。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 1992 年 3 月版。

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刘崇德《燕乐新说》，黄山书社 2003 年 7 月版。

刘崇德、龙建国《姜夔与宋代词乐》，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

刘餗《隋唐嘉话》，中华书局 1979 年版，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

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 1977 年校点本。

柳永《柳永词详注及集评》，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2 月版，姚学贤、龙建国评注本。

柳永《乐章集校注》，中华书局 1994 年 12 月版，薛瑞生校注本。

刘禹锡《刘禹锡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5 月版。
龙建国《诸宫调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版。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 1983 年 9 月版。
罗隐《罗隐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6 月版，潘慧惠校注。
马东瑶《苏门六君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3 月版。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 1986 年 9 月版。
马令、陆游《南唐书》，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李清《南唐书合订》本。
《梅妃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版，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丛刊本。
缪天瑞等《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版。
缪天瑞等《中国音乐词典续编》，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2 年 6 月版。
南卓《羯鼓录》，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 1977 年校点本。
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欧阳修《欧阳修词笺注》，中华书局 1986 年 12 月版，黄畬笺注。
彭大翼《山堂肆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彭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 1985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本。
皮日休《皮子文薮》，四部丛刊本。
钱易《南部新书》，中华书局 1958 年 11 月版。
秦观《秦观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 7 月版，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编年校注。
任秉义《诗词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版。
任二北《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10 月版。

阮阅《诗话总龟》，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周本淳校点。

沈括《梦溪笔谈》，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版。

沈亚之《沈下贤文集》，四部丛刊本。

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 7 月版。

施蛰存《词学名词释义》，中华书局 1988 年 6 月版。

史仲文《两宋词史》，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 年 7 月版。

司马光《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5 月版。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宋祁《益部方物略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苏鹗《杜阳杂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8 年版。

苏轼《东坡词编年笺证》，三秦出版社 1998 年 9 月版，薛瑞生笺证本。

苏轼《苏轼诗集》，中华书局 1982 年 2 月版。

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 1986 年 3 月版。

孙光宪《北梦琐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11 月版。

汤草元、陶雄等《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年 9 月版。

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 1986 年 1 月版。

唐圭璋《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6 月版。

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 1998 年 11 月第 7 次印刷本。

唐圭璋《全金元词》，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陶宗仪《说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版，《说郛三种》本。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 1977 年校点本。

万树《词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2 月版。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

王弼、孔颖达《周易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7 月版，

《十三经注疏》本。
王偁《东都事略》，齐鲁书社 2000 年 5 月版。
王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11 月版。
王建《王司马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 1978 年 10 月版。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版，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丛刊本。
王肃《孔子家语》，四部丛刊本。
王易《词曲史》，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8 月版。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5 月版。
王兆鹏《词学史料学》，中华书局 2004 年 5 月版。
王兆鹏《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版。
王灼《碧鸡漫志》，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罗济平校点本。
王灼《碧鸡漫志》，中华书局 1986 年 1 月版《词话丛编》本。
王灼《碧鸡漫志》，四库全书本。
王灼《碧鸡漫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版陶宗仪《说郛》本。
王灼《碧鸡漫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版陶珽《说郛》本。
王灼《碧鸡漫志》，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年 7 月版《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王灼《碧鸡漫志校正》，巴蜀书社 2000 年 7 月版，岳珍校正。
王灼《王灼集校辑》，巴蜀书社 1996 年 9 月版，胡传淮、刘安遇校辑。
王灼《颐堂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
魏征《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
温庭筠《温飞卿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3 月版，曾益等笺注。

吴兢《开元升平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版，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丛刊本。

吴处厚《青箱杂记》，中华书局 1985 年 5 月版，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

吴藕汀《词名索引》增补本，中华书局 2006 年 1 月版。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版。

吴丈蜀《词学概说》，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新 1 版。

吴泽炎、黄秋耘、刘叶秋《辞源》，商务印书馆 1988 年 7 月版。

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萧统《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

谢桃坊《词学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4 月版。

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薛用若《集异记》，中华书局 1980 年 12 月版。

荀况《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9 月版。

晏几道《小山词校笺注》，台北文津出版社 1981 年 6 月版，李明娜笺注本。

杨荫浏《杨荫浏音乐论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 年 6 月版。

杨海明《唐宋词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5 月版。

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

姚思廉《陈书》，中华书局 1972 年版。

尉迟偓《中朝故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

元结《唐元次山集》，四部丛刊本。

元稹《元氏长庆集》，四部丛刊本。

乐史《杨太真外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版，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丛刊本。

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全唐五代词》，中华书局

1999 年 12 月版。

曾慥《类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曾慥《乐府雅词》，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陆三强校点。

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华书局 1996 年 8 月版。

张固《幽闲鼓吹》，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版。

张籍《唐张司业诗集》，四部丛刊本。

张洎《贾氏谭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耒《张右史文集》，四部丛刊本。

张唐英《蜀梼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炎《词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夏承焘注本。

张再林《唐宋士风与词风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 6 月版。

赵崇祚《花间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房开江注本。

郑处诲《明皇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版，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丛刊本。

郑处诲《明皇杂录》，中华书局 1994 年版，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

郑樵《通志》，中华书局 1987 年 1 月版。

郑綮《开天传信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版，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丛刊本。

郑文宝《南唐近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郑玄、贾公彦《仪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7 月版，《十三经注疏》本。

郑玄、贾公彦《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7 月版，《十三经注疏》本。

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7 月版，

《十三经注疏》本。

郑玄、孔颖达《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7 月版，《十三经注疏》本。

周邦彦《清真集校注》，中华书局 2007 年版，孙虹、薛瑞生校注。

周武彦《中国古代音乐考释》，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版。

周祖谟《广韵校本》，中华书局 1960 年 10 月版。

朱胜非《绀珠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朱彝尊、汪森《词综》，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版。

《尊前集》，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3 月版，朱祖谋、蒋哲伦校本。

左丘明《国语》，上海书店 1987 年 1 月版。